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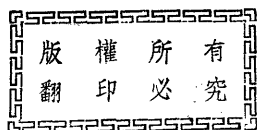
明 太祖 廟 號



吳 晗 編 著

潘 公 展  
印 維 廉  
主 編

勝 利 出 版 社 印 行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一輯

# 明 太 祖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主 編 者 潘公展·印維廉

編 著 者 吳 晗

發 行 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驢一八號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經 售 處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開明書局  
藝新圖書社  
文通書局  
各地分支局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6001-5000

5001-7000



A541 212 0019 9026B



明太祖

第一輯

民族偉人

吳經憲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1655780~~

## 作者小傳

吳晗先生，字辰伯，現年三十五歲，浙江義烏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歷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助教、教員、副教授、教授，暨國立雲南大學教授等職。先生精研明史，歷十餘年，爲海內研究明史之權威學者。著有：「明教與大明帝國」、「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明代之軍兵」、「王茂蔭與咸平時代的鈔法」等書。本書以平易近人而富有文藝情調之筆觸，傳述明太祖顛覆胡元之史跡，對於大明開國規模、政治制度、與夫明太祖之爲人爲事、個性特點，俱有深刻動人之描寫。稿成後，作者送請孫毓棠教授校正，孫氏稱此稿可名之爲「大明帝國開國史」，洵爲不刊之論。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嘖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一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爲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之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崇高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驚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

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靈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誓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共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 自序

寫這本小書，參考的資料少得可憐。過去所曾讀過的有關史籍，如「明太祖實錄」、「高皇帝文集」、「皇明祖訓」、「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御製皇陵碑」、「世德碑」、「紀夢」、「西征記」、「平西蜀文」、「周顛仙人傳」、「皇朝本紀」、「天潢玉牒」、「國初禮賢錄」，和陸深「平胡錄」、「北平錄」、「平漢錄」、「平吳錄」、「平蜀記」、黃標「平夏記」、張統「雲南機務鈔貢」、高岱「鴻猷錄」、唐樞「國琛集」、王世貞「名卿續紀」、顧璘「國寶新編」、徐禎卿「剪勝野聞」、王文祿「龍輿慈記」（從皇陵碑以下有沈節甫「紀錄彙編」本）、葉子奇「草木子」、孔齊「至正直記」、何喬遠「名山藏」、談遷「國權」、劉振「識大錄」、錢謙益「國初羣雄事略」、夏燮「明通鑑」諸書，都因無法找到，不能利用。甚至像郎瑛「七修類稿」之類的普通書，也百計訪覓而不可得！手頭所有的書只有「元史」、「明史」、谷

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權衡「庚申外史」、陶宗儀「輟耕錄」、陸容「菽園雜記」、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耒章「國史考異」、以及作者過去所發表的幾篇論文而已。

寫成以後，請孫毓棠兄修正，他的批評是：這本書最好叫「大明帝國開國史」。因為書中講明太祖的地方實在不够多，文字也有點演講派頭，想是敎書習慣了的緣故。

其實，除了毓棠兄所說之外，文字的拙劣和材料的不够，也是這本小書的最大弱點。不過毓棠兄客氣，不肯說出來罷了。

清本校讀以後的心境是頗爲惆悵的。再三想想，即使算是「大明帝國開國史」，在缺乏一般讀物的今天，這本小書所代表的是作者個人對於六百年前一個大人物的看法，也許可以幫助讀者對這個人和這個時代的了解。

友人毛開凌先生夫人代爲謄錄清本，於此敬致謝意。

書中錯誤疏忽的地方一定很多，切望讀者予以指正。

# 目次

## 第一章 流浪青年

第一節 孤兒……………一

第二節 游方和明教……………七

第三節 逼上梁山……………一三

## 第二章 從士兵到統帥

第一節 紅軍的小兵……………二七

第二節 帶兵官……………三一

第三節 統帥……………四一

第四節 陳友諒和張士誠……………五三

第五節 南征和北伐……………七〇

### 第二章 開國皇帝

第一節 國號大明的意義……………九二

第二節 帝國的規模……………九四

第三節 建都問題和分封諸王……………一一三

第四節 大一統和邊疆政策……………一二〇

### 第四章 恐怖政治

第一節 幾件大案……………一三一

第二節 文字獄……………一四三



第三節 錦衣衛和廷杖……………一四九

第四節 皇室的廢衰……………一五四

## 第五章 家庭生活

第一節 馬皇后……………一六三

第二節 一大羣兒孫……………一六八

第三節 他的教養和性格……………一七四

第四節 晚年的悲哀……………一八七

## 附 錄

年 表……………一九五

# 明太祖

吳 晗編著

## 第一章 流浪青年

### 第一節 孤兒



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春季，淮北一帶，好幾個月沒有下過雨。栽下的苗曬得乾癟枯黃，遍地都裂成了一條條的龜裂。挨到快收割的時候，穗上稀稀的幾顆粟粒，又給灑天漫地的蝗蟲吃得一乾二淨。村子裏有年紀的人都說，幾十年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年成，這日子着實是過不得了。不料禍不單行，村子裏的人接三連三的病倒，起病時只覺得渾身無力氣，上吐下瀉，不到一晝夜便斷了氣。開頭大家還不覺得，到了村東頭劉家一天病死五個大人，隔壁的一家大小三口都同時病倒同時斷氣的時候，才知

道這是可怕的瘟疫。慌得滿村人攜兒帶女，逃往親戚家躲避，連家裏的病人也顧不得了。不過幾天的工夫，這上百人家的村子便鬧得人烟寥落，雞犬聲稀，顯出一片淒涼黯淡的景象。

小河邊的朱家——朱貴珍夫妻和他們的長子朱興隆，便在這次瘟疫裏相繼死亡，次子興盛和他的小兄弟朱元璋（原名興宗），眼看一家人在短短幾天內便死了三口，只急的相對痛哭。尤其傷心的是：家裏沒有一貫鈔，買不得棺木，更買不得塋地。正沒計較處，幸虧隔壁住的劉繼祖是個財主，有慈心，聽得朱家連遭三喪，沒法安葬，慨然捨了一塊地，兩兄弟稱謝了，將就把幾件破衣裳包紮埋了，才算卻一樁大事。

元璋餓了幾日，到處找活計作。誰知大戶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到處碰壁，懶洋洋地不願回家，一逕到村外給他父母上墳。他蹲在父母墳邊，又傷心又着急，沉思日後的出路。

他長得軀幹魁偉，黑黑的臉，下巴比嘴唇長出一寸多，高高的顴骨，卻又大鼻子，大

耳朵；就整個臉盤看，恰像一個橫擺的山字，腦蓋上一塊奇骨隆起，像一個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樣子雖看着叫人不喜歡，卻怪得勻稱，怪得威嚴而沉着。

他今年十七歲了，六七年前才移住到這村子——濠州鍾離太平鄉。他父親老實本分，辛苦了一輩子，才掙得三兩畝薄田，兩間破房子，好容易盼得兒女都長大了，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婦，老三興祖出贅給劉家；老大生了兩個孩子，老二也生了一個男孩，大女兒嫁給王七一，小女兒嫁給盱胎李貞，只剩下小兒子沒成家。要是時和世順，一家子勤勤懇懇，佃幾十畝田，男耕女織，靠着人力多，省吃儉用，倒也過得日子。偏又時運不濟，二三房媳婦都先後病死，大孫子和二房的孩子也夭折了，王家滿門死絕，嫁給李家的小女兒也死了，李貞帶着他的兒子保兒逃荒，不知去向。這時又是一家三口同時疫死，偌大一個人家，只剩下大嫂王氏和二姪文正、二哥和元璋自己了。本來糧食就不够半年，平時一家子都靠力氣血汗換飯吃，今年又旱又蝗，這一闔眼看得打飢荒。估計大嫂還有娘家，借得三斗兩斗的，加上姪兒揀的樹皮草根，還可以對付三兩個月；二哥呢，這幾天臉色也不大對

勁。自己食量大，粗重活計雖幹得，卻苦於這荒年，連大戶人家也都逃荒去了，空有力氣沒處賣。小時候雖曾跟蒙館老師上過幾個月學，認得幾個字，又苦不甚通解，做不得文墨勾當。父親在本地落籍，本是圖着這地方地多人手少，只要不躲懶，靠天吃飯，總活得。沒想到卻受了一輩子田主的氣，三節送禮，陪着笑臉，還是掂斤播兩的嫌麥子太潮，不够秤。那一些管事的更是刁難刻薄，饒是肥雞大肉請他們，還拍桌拍凳，臉上剝不出一絲笑容。這年頭能少交一點租就算恩德了，還敢向他們開口借口糧！本家呢，伯叔父這一房在泗州盱眙縣，是祖父手上起的家，伯父底下有四房，聽說近年也衰落了，幾個哥哥姪兒都先後去世，只剩一個四嫂在守寡，看光景也投奔不得。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朱家巷還有許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戶，本地不出金子，官府卻按年按額定的數目要，只好到旁縣買金子繳納，後來實在賠納不起，沒奈何，只好合家遷居到泗州盱眙縣。那邊幾代沒來往，情況不明。再老的老家原是沛縣，如今隔了幾百年，越發不用說了。

舅家呢，外祖陳公那一嘴的大白鬍子，慣常仰着頭，那叩齒念咒的神氣還依稀記得。外祖死的那年已經九十九歲了，差一年便算人瑞，可以報官領賞銀，據說還有花紅，縣老爺還要和他作揖呢！母親曾翻來覆去的說外祖的故事，這話已有五六十年了：那時外祖在宋朝大將張世傑部下當親兵，韃子兵進來，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張世傑忠心耿耿，和陸丞相保着小皇帝逃到崖山，那年是己卯年，二月間張世傑集合了一千多條大船，和韃子兵決戰，不料崖山海口失守，樵汲路絕，無柴無水，大家只好吃乾糧，喝海水，全軍人都嘔瀉病困。韃子兵乘機進攻，宋兵船大，又都聯在一起，不便轉動，三軍望絕死戰，一霎時中軍也被衝破了。陸丞相眼見事急，義不辱國，仗劍叫妻子兒女都投海殉了國，自己也背着六歲的小皇帝跳下了海！張世傑帶了十幾條船，衝出重圍，打算重立宋後，恢復國土，忠義之氣，實在可佩。不幸船剛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陣颶風，把十幾條船都吹翻，張世傑也淹死了，宋朝也就真個亡了國！外祖也掉在海裏，僥倖被人救起。回家後不願替敵人當兵，遷居到盱眙津里鎮。他原來會巫術，就靠着當巫師過日子。到晚年他常含着淚說這故

事，惹得聽的人也聽一遍哭一遍。外祖只生了兩個女兒，大的嫁給季家，小的就是母親。外祖過繼了季家的大表兄作孫子，外祖死後，這幾年也沒有和季家來往，料想這年頭情形也不見得比自己強。元璋想來想去，竟是無處投奔，左右無路可走。就越想越悶，無精打采地走回家來，蒙頭便睡。

吃了一些日子樹皮草根，半飢半飽，百無聊賴，常時在一起的幾個朋友周德興、湯和年紀都比元璋大，有力氣，有見識，又都出外謀生去了，無人可商量。從四月到九月，半個年頭，還計較不出一條活路。

一天，他猛然想起，小時候因為多病，父親和皇覺寺高彬法師認得，曾把自己捨給寺裏做徒弟，還上了一筆捐，起過法名，後來病好了，也就不提此事。如今何不竟到寺裏出家？一來可以算還了父親許的願，二來總有碗淡飯吃。愈想愈有理，這晚上竟睡得很熟。

九月裏的一天，朱元璋作了皇覺寺裏的小和尚，光葫蘆頭，披了一件破衲衣，居然算是佛門弟子了。他早晚聽得鐘聲、鼓聲、木魚聲，想想自己，想想家，心中無限感慨。

## 第二節 游方和明教

皇覺寺規模不大，十幾間殿閣禪房，八九個僧人，平時靠着有限的一點常住田租米，和施主的樂助，使他們還能吃一碗安逸飯。可是，在這大荒年，連和尚也鬧飢荒了，租米收不到，施主大半逃荒走了。朱元璋的出家，一來是先前有過話，二來鄰居汪嬭——寺的施主——替他送一點人事，又百般說情，才勉強被接受。

粗茶淡飯，有一頓，沒一頓；暮鼓晨鐘，有一天，沒一天。寺裏的存糧吃完了，和尚們只好各奔前程，各自出外遊方掛單。不上一個月工夫，全走光了，寺裏只剩下幾十尊不必吃飯的泥菩薩和一個新來的朱元璋。沒奈何，雖然念不得經典，做不得佛事，也只好學師父師叔們的榜樣，硬着頭皮，出外行腳，混飽肚子再說。聽說往西汝、潁一帶，收成較好，就南下到合肥，又轉西到固始、光州、息州、羅田、信陽，北轉到汝州、陳州，東返由鹿邑、亳州到潁州，前後三年，沿途托鉢，受盡了人生的辛苦，走遍了淮西一帶的名都



大邑。到至正八年（公元一三四八），聽說家鄉一帶盜賊縱橫，人心惶惶，不由得勾引起思鄉之念，一笠一鉢，還是回到皇覺寺。

淮西在朱元璋遊方的幾年中，後來西系紅軍的開山祖師彭瑩玉正在這一帶秘密傳布教義，幾年後這地方又成爲東系紅軍的根據地。在這大元帝國的火藥庫裏周遊了三年，二十歲的朱元璋，濡染了新的宗教、新的意識，嗅飽了火藥氣味，加入了秘密組織，回到皇覺寺後，不久便被發覺他是一個危險分子。

彭瑩玉秘密傳布的宗教，是多元的，並且含有外國來的成分。他們燒香誦偈，禮彌勒佛，主要的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瑩玉生於潯陽，出家於袁州，布教於淮西，可以說是南派。另一個系統是北派，領袖是趙州灤城的韓家。韓家幾代以來都以白蓮會燒香結衆，很得一般農民的信仰，潛勢力很大，爲官府所忌，謫徙廣平永年縣（今河北永年）。到韓山童接手當頭目後，便倡言天下要大亂，彌勒佛降生，明王出世。這兩派在起兵以後，因目標同，信仰同，就混而爲一。他們都以紅巾爲號，時人稱之爲紅軍；因爲燒香禮佛，又

稱爲香軍；所奉的偶像是彌勒佛，也被稱爲彌勒教；倡明王出世之說，又稱明教。

明教的來源可以遠溯到唐朝，原來叫摩尼教（Manichaeism），是波斯人摩尼（Mani公元520—597）所創。係雜糅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成。主要教義爲明、暗二宗，以明尅暗。明爲善爲理，暗爲惡爲欲。神爲明使，亦稱明尊。有淨風、善母二光明使，及淨氣、妙風、妙明、妙火、妙水五明使。明戰勝暗，最後歸宿爲光明極樂世界。這宗教在唐武后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傳入我國，後又傳入回鶻，爲回鶻朝野所信奉。教規不奉像設，不事鬼神，齋食禁殺。教徒白衣白冠，日晚乃食。回鶻當時有大功於唐，因此明教在中國也受到政府的保護。迨九世紀中期，回鶻殘破，爲唐軍大敗，會昌（唐武宗年號）毀佛，明教也被禁黜，從此明教便成爲祕密宗教。因爲在政治上失去護法，又和我國國情不合，只好吸收佛、道二教和民間的原始信仰，成爲一種新宗教。

五代時，明教徒在陳州造反被剿平，一支傳入福建，到北宋時閩南成爲明教最重要的教區，其經典且被編入道藏，安置於亳州明道宮。又由閩入浙，溫州一地就有明教齋堂四

十餘處。其長老名行者，徒衆則有侍者、聽者、姑婆、齋姊等名號。到南宋初年，已徧播於淮南、兩浙、江東西一帶，他們嚴格的在密日（日曜日）持齋，神像爲摩尼、夷數（耶穌），深目高鼻，鄉下人看不慣叫之爲魔，以此這教在教外的人稱作「吃菜事魔」。他們適應農村社會的需要，提倡素食、薄葬，節省消費，使貧苦的農民得以維持最低的生活。同黨的有無相通，大家捐錢來幫助新參加的教友，提高他的生活水準。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錢給教頭燒香，這筆錢匯齊後交給教主作教裏的經費。一家有事，同教的人都出力幫忙，充分的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農民入教的愈來愈多，明教的教區也愈來愈大，有野心的教首就常常利用這勢力來和政府對抗。從北宋末年起，睦州、台州、信州、衢州、東陽、涇縣都會發生明教徒的叛變。

明教又和彌勒教、白蓮會混合。彌勒教和白蓮會都出於佛教的淨土宗，前者爲彌勒淨土，後者爲彌陀淨土。彌勒佛是佛教裏的著名人物，在佛滅度後，世界立入苦境，一切惡趣，次第顯現。到彌勒佛出世時，立成極樂世界，「廣博嚴淨，無諸荊棘，落谷堆阜，平

正潤澤，金沙覆地。處處皆有清池茂林，名花瑞草。及衆寶聚，更相輝映，甚可愛樂。人皆慈心，修行十善。以修善故，壽命長遠，豐樂安穩。士女殷稠，城邑鱗次，雞飛相及。所營農稼，一營七稷，自然成熟，不須耘耨」。彌勒經典之翻譯，盛於兩晉，南北朝時佛教造像最多的是彌勒佛和阿彌陀佛，由之彌勒佛出世的信仰，逐漸普遍於民間。奉彌勒佛的信徒也白衣白冠，也燒香，也相信世界有明、暗兩勢力，大體上和明教極近似，結果這兩教就混合成爲一個。

白蓮會所崇奉的是阿彌陀佛，主念佛修行，其最後之歸宿爲西方淨土。起於五世紀初年。到十二世紀前期，又參合天台宗格言，謹葱乳，不殺，不飲酒，衍變而成白蓮教。因爲儀式和戒條都和明教彌勒相近，所以創教後不久也和他們合流了。

明教和彌勒教都相信目前的現狀不夠好，都不滿意現在，都相信在以後會有一個更好的或最好的世界來到。這理想世界之實現有一個標識，是「明王」或「彌勒佛」的出世，宗教的最後歸宿是政治的革命。因之在現實政治最使人民失望時，「明王」或「彌勒」的

出世便最爲人民所迫切盼望，教徒的叛變在歷史上便層出不窮，雖然都失敗了，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卻堅信總有一天會有真的「明王」或「彌勒」出世來解放、來滿足他們。

遠在朱元璋出生的前三年，元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二五）六月，息州人趙丑廝、郭菩薩就倡言彌勒佛當有天下。十二年後，陳州人捧胡（閩兒）又以彌勒降生爲號召，燒香聚衆，反於汝寧府信陽州，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陳州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叛亂的根據地）。這年朱元璋已經十歲，懂人事了。次年周子旺反於袁州，周子旺是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的徒弟，瑩玉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禮拜，徒衆日多。約定用寅年寅月寅日寅時起兵，參加的人背心寫上一個佛字，就刀兵不能傷。至元四年戊寅是寅年，年月日時都湊齊，周子旺帶了五千多人就開始動了手，這一支未經組織訓練的烏合之衆，雖有信仰，打仗却不中用，剛一點火就被地方兵撲滅了，彭瑩玉僥倖逃脫，躲

在淮西民家，祕密傳教，預備再舉。

朱元璋三年內所涉歷的地方：息州、陳州、信陽和淮西整個區域，前三個是彌勒教徒

舉事失敗的場所，後者則是醞釀起事的火藥庫。

### 第三節 逼上梁山

至正八年底，元璋回到皇覺寺以後，念經禮佛，鋤地種菜，安下心本本分分過了兩整年的溫飽生活。

突然平地一聲雷，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二）五月紅軍起事，東系起於潁州，推杜遵道爲首，奉韓山童，陷成皋（鎮名，屬今河南固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西系起於蘄、黃，宗彭瑩玉和尚，推徐真逸（壽輝）爲首，陷德安、沔陽、安陽、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於湘、漢的，推布三王、孟海馬爲首。布三王號北鎮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鎮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於豐、沛的推芝麻李爲首，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贛壁，西並安豐、濠、泗。前後不過幾個月工夫，東西兩系紅軍，東起徐、泗，西迄均、

房，像腰斬似的把大元帝國切作兩段，從此南北阻絕。

大元帝國的崩潰，有遠因也有近因。

遠因是趙宋三百二十年的統治，德澤在民。後期的幾個君主，雖然孱弱，卻也說不到荒淫無道。一旦被左衽旃裘的外族征服，生活習慣和思想都不同的新的統治者，很使人民發生反感。蒙古人的屠殺、擄掠、野蠻、殘虐的行爲，尤其種下了民族間的深仇大恨。在這外族統治之下的社會組織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漢族落後；在人口方面，蒙古族比漢族少得多，他們只憑武力的優越來控制一切。皇室、貴族、僧侶、官吏、商人、地主所組成的統治階級，和用以維持政權的巨額軍隊，一切的費用都由漢（包括金的國民和高麗、契丹、女真）、南人（宋的百姓）負擔。漢、南人的生命財產由統治者任意處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別待遇，中央和地方各機關的長官必須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蒙古人先征服的欽察、回回、康里、波斯等族的統稱），漢、南人只能擔任不重要的職務。漢、南人一部分被強迫作奴隸，世世子孫都爲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統治階級同時也是大地

主，擁有全國最大部分最好的土地，漢、南人除一小部分例外，都被迫失去土地，降為貧農和佃戶。國內最大的商業經營都被操縱在回國人的手中，他們更替蒙古貴族經營驚人的高利貸，以榨取漢、南人的血汗。蒙古政府又下令沒收漢、南人的軍器馬匹，不許集黨結會，各地遍駐戍軍，武裝彈壓，用以防止漢、南人的叛亂。可是，正因為對於漢、南人箝制的過分精密，越發激起被壓迫者的同仇敵愾，統治者也因之鬆懈了警備征服地的情緒，耽溺於奢汰生活的享受，放恣任性的政治行爲替自己掘下待葬的墳墓。從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張世傑、陸秀夫壯烈殉國後，起兵復國、屢起屢躓、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終於在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十二月就刑燕市，成仁取義。這兩件事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的正氣，感動全民族和後代子孫，使他們自覺的要「驅走韃虜，恢復中華！」才對得起先烈，對得起民族。至元二十年，建寧路總管黃華起義，用宋祥興年號。二十三年，西川趙和尚稱宋福王子，在廣州起事。後至元三年（公元一三三七），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自稱南朝趙王反，都以恢復趙宋爲名。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廣州的羅平國，二十一年的漳、



甯、賓、梧、韶、衡諸州農民之亂，二十三年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之亂，二十五年廣東、浙江之亂，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亂，成宗元貞二年（公元一二九六）的贛州之亂，以迄至元三年（公元一三三七）廣州的大金國之亂，至正八年遼東鎖火奴自稱大金子孫之亂。前仆後繼，起因雖不盡同，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正十一年的紅軍大舉，正是這一連串反抗運動的延續。

近因是元代後期的腐化，引起自身的崩潰。從世祖以後，諸帝都由大臣擁立，政變內亂，相繼不已。西北諸汗國，都各自獨立，離開母國，引起帝國的分裂和統治權的動搖。世祖窮兵黷武，揚威海外，任用輿利之臣，專以掎克斂財爲事，造成一種貪污刻薄的吏治風氣。諸王和僧侶的浪費，使國家無法負擔，只好預賣鹽引，動支鈔本，破壞了健全的財政制度。再加上宮廷的浪費和軍費的支出，專靠發鈔維持，發鈔愈多，鈔價愈跌，物價愈高，到末年用車用船接連的運鈔，鈔價已同廢紙，不值一錢，造成國家財政和國民經濟的總崩潰。政治上則從武宗以來，爵賞太濫，優伶、屠沽、僧道，有作到左丞、平章、參政

等大官，國公、司徒、丞相，多到不可勝數。貴族擅政，諸王家室都有生死人、進退人之權。刑禁太疏，豪民犯法多賄賂僧侶，假借爲君主祈福獲免。又時常大赦，獎勵官吏人民犯罪。末年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蒙古、色目的官吏，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有「拜見錢」，無事白要有「撒花錢」，逢節有「追節錢」，生辰有「生日錢」，管事而索有「常例錢」，送迎有「人情錢」，勾追有「費發錢」，論訴有「公事錢」。覓得錢多說是「得手」，除得州美說是「好地」，補得職近說是「好窠」。甚至臺憲官都先講說價錢，錢多的得缺，肅政廉訪司官所到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和作買賣一般。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民間有詩嘲官道：「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軍隊呢，自從平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徒知自奉，至於武陣，從不講究，但以飛觴爲飛砲，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笙歌爲凱歌，兵士也養尊處優，毫無作戰的意志和能力，元初縱橫歐亞，叱咤風雲的蒙古，色目健兒，到這時已經完全不能用了。這樣

一個千瘡百孔、到處霉爛的架子，自然經不起紅軍雷霆萬鈞的一擊。

紅軍爆發的導火線是元政府對南人加重壓迫和歧視。

元順帝由廣西入京時，河南行省平章伯顏，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卽位後，以伯顏爲丞相。伯顏特寵擅權，家畜西番師婆名昇昇，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昇昇說當死於南人之手，伯顏因此深恨南人。至元三年（公元一三三七）正月，廣州朱光卿反，稱大金國，二月捧胡反於汝寧信陽州。伯顏假借題目，四月間下詔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的都拘收入官。又禁漢人、南人不得學習蒙古、色目文字。五月間又詔汝寧捧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都是漢人，漢人有在省臺院和翰林集賢作官的，應該講究誅捕造反漢人的法子，呈報政府。甚至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因爲這五姓都是大族，人數最多。漢人殺了大半，自然不會造反。五年四月又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之禁。又詔蒙古、色目人毆打漢人、南人，漢人、南人只許

挨打，不得回手。伯顏貶死後，他的兄弟馬札兒台作丞相，又禁民間藏軍器。馬札兒台辭位，他的兒子脫脫繼爲丞相。紅軍起事後，報告到政府，中書省吏把報告案卷加標題「謀反事」，脫脫看了，改題作「河南漢人謀反事」。把河南全部漢人都看作叛徒了。伯顏、脫脫這一家人接連作首相，他們的意見也就代表政府和貴族的意見，這一連串的事實，使漢、南人不由得感覺恐慌，直接的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

點上爆發火藥庫的導火線的是丞相脫脫，時黃河決白茅口，歸德知府觀音奴獻計疏塞黃河，以爲地利。脫脫聽了他的話，命工部尚書成遵去察看。成遵回來報告說，河工太大開不得，而且南陽、安豐盜賊成羣，無端集合了幾十萬伙子，萬一被人煽動，便成大患。脫脫不聽，另用賈魯爲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成十八翼軍二萬，從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從黃陵岡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韓山童得了這消息，便生了主意，叫人四處散播童謠說：「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暗地裏鑿了一個石人，面門上只有一隻眼睛，儼

偷把它埋在黃陵岡當路處。又分撥幾百個黨徒，雇入伕子裏面做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降生，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河南、江、淮一帶的老百姓全信了。山童和他的親信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計較，要讓士大夫們也來入夥，至少也要做到使他們同情，劉福通說有辦法，槌子不得人心，我們上一代都是宋朝的百姓，只要提出復宋的招牌，讀書人沒有不贊成的。賈魯開河開到黃陵岡，果然在當路處挖出一眼的石人，幾萬伕子駭得目瞪口呆，韓山童的人硬從中鼓動，說是天下合當大亂了，大家都入夥去，呆在這裏幹甚！一時人心騷動，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竊竊私語，只等舉事的日子一到，便一齊作反。

劉福通聚合三千人在白鹿莊，斬了白馬烏牛，祭告天地，說韓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是宋朝大將劉光世的後人，該幫舊主起事，恢復天下。大家齊心奉山童爲「明王」，尅期起兵，四處派人通知日期，同時發動，這面正在準備旗幟槍刀，以紅巾爲號，興高采烈的時候，不料消息走露了，永年縣官帶領馬快兵役前來剿捕，團團圍住白

鹿莊，韓山童脫身不及，被擒去殺了，妻楊氏帶着兒子林兒趁着慌亂，逃出重圍，躲入武安山中（在永年縣境內），隱姓埋名，等候外邊的消息。劉福通見情勢不妙，等不到預定的日期，提前起事，先占了潁州，攻破羅山、正陽、確山，分兵進攻武陽、葉縣等處，河俠一得消息，立刻吶一聲喊，殺了監工的官長，頭上裹着紅巾，歸附過來，不上一個月，紅軍的隊伍已有五六萬人，兩淮、江東西的窮苦百姓，趕着參加，真是「從亂如歸」，聲勢一日比一日浩大，接着又攻陷汝寧、光、息，人數增加到十幾萬。各地紅軍聞風響應，徐壽輝起蕪、黃，布王三、孟海馬等起湘、漢，芝麻李、彭大、趙均用起豐、沛，各別攻城陷邑，開倉庫，賑窮民，嚴秉教規，不殺不淫，越發博得人民的愛戴。

朱元璋在寺裏接連不斷地得到外邊的消息，前些日子紅軍占襄陽，元兵死了多少，某日紅軍又占南康，元兵不戰而逃。紅軍的檄文指斥元室的罪狀，最精采的幾句是：「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蒙古人飽得脹死，漢、南人卻餓得要死，什麼好東西，財帛糧食都成船成車給運到北邊去，做活賣力的是一種人，享用的又是

一種人。又聽說徐壽輝已在蘄水建了都，國號天完，年號治平，拜鄒普勝爲太師，竟大做起來了。元兵到處打敗仗，好容易調了六千的綠睛回回河速軍和漢軍來打潁州，才打照面，看見紅軍陣勢大，主將就揚鞭連說：「阿卜！阿卜！」（「阿卜」是逃走的意思），一時所部都退，紅軍傳爲笑談。朝廷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統三十萬大軍收復汝寧，才到城下，尙未交鋒，便躍馬先遁。地方官急得挽住馬不讓逃，就拔刀要斫，說：「我的不是性命！」飛馬先逃，全軍大潰。蒙古、色目、漢軍都不能打，真正和紅軍打的卻是各地官吏地主募集的義兵和民兵，這一些人有的怕紅軍不放過，有的要守住家屋，爲着自己的身家才肯拼命。到十二年二月初，又聽說濠州也給紅軍占了，頭目是郭子興、孫德崖、張天佑等五人。

郭子興是定遠縣有名的豪傑，原是曹州人，他父親到定遠賣卦相命，很有名氣，積了一點錢，有一家大財主的閨女，長得體面，卻是瞎子，再也嫁不出去。他父親娶了，得了一份大財，生下三個兒子，子興是老二。子興一來家產富足，二來素性慷慨，平日交結賓

客，接納壯士，焚香密會，預備做一番大事業。紅軍起事後，各地聞風響應。鍾離、定遠的農民拋去鋤頭，拿起兵器，一闕就聚成幾萬八的一股大勢力，地方官吏平時只知貪贓枉法，到這時便一籌莫展，張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裝不知道。二月二十七日，郭子興集合了幾千人，趁晝夜先後偷入濠州，半夜裏一聲號砲，闖入州衙，殺了州官，遙乘東系紅軍的約束，五人都稱亳州節制元帥。元將徹星不花帶了一支軍隊，遠遠的隔濠州幾十里紮住營，卻怕紅軍厲害，不敢攻城，成天派兵到各村莊騷擾，把老百姓捉去，頭上給包上紅巾，算是戰陣上俘獲來的，向上官報賞。濠州紅軍見官軍不來惹事，樂得安閒，關起城門享福，兩下裏「互不侵犯」。只是苦透了一般老百姓，官軍把他當紅軍，紅軍又把他當官軍的奸細，左右做人難，又得供應糧秣，紅軍要了，官軍又要，鬧得人人自危，有錢有地的人怕事，都投到官軍這邊，無錢無地的人不消說，包上一塊紅巾，投奔濠州，幹反叛的勾當去了。



朱元璋正在思量出路，投官軍呢？官軍的紀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投死路，況且蒙古人的淫暴刻毒，誰都痛恨，外祖父說的崖山的故事，尚清楚的留在記憶中，堂堂男子豈可爲外族爲敵人效命，殘殺自己的兄弟父老！投紅軍呢？聽說濠州的五個元帥，各不相下，羣龍無首，怕也不能成事。留在寺裏呢？遲早被官軍捉去當紅軍，也免不了死。想了又想，三條路都走得，卻都有難處。一天有人給他帶來一個信，原來是個熟人從濠州帶來的，大意是勸他到紅軍隊伍裏來。得信後越發滿懷心事，在大殿上躡來躡去，反覆計較了，猛然想起，把信燒了。過了十天，同房的師兄偷偷的告訴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軍告發，你還是趕快投奔濠州去罷。元璋急得無法，只好出外找一個朋友，和他仔細商量，這朋友勸他向菩薩討一個卦，元璋心裏還是忐忑不定，慢慢踱回寺裏，剛到寺的左近，嗅到一股烟燄的氣味，到了寺門，只見頽垣敗壁，大殿剩了後半進，僧房齋堂全燒完了，燒下的石頭木料兀自冒着白烟。僧衆星散，不知去向。原來官軍以爲僧寺奉有彌勒佛，紅軍中有很多和尚，僧寺難免和紅軍有勾結，便把附近的寺都燒了，皇覺寺自然不能

例外。元璋呆了一陣，走到伽藍神前，默默祝禱，拿起聖琰，祝逃亡外方給陽琰，守住破寺，給一陰一陽，一擲全是陰的。再祝逃到官軍給陽琰，一擲又是陰的。剩下只好投紅軍了，又祝投紅軍給陰的，一擲果然是陰的。二十年後他自撰皇陵碑描寫這時候的心情道：

「住（皇覺寺）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濠州）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障。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繚詳。旁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斃，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默禱以陰相，如其言則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第二天，他離開皇覺寺，投奔紅軍去了。



## 第二章 從士兵到統帥

### 第一節 紅軍的小兵



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閏三月初一日，元璋到了濠州城下。這時元軍仍在濠州附近，雖然按兵不動，紅軍還是不敢大意，城上有滿警戒的部隊，巡邏哨探的更是川流不絕。城門的守兵看見一個醜和尚，衣衫藍縷，頭上卻包着紅巾，大模大樣走入門內，毫不畏怯。盤問他來蹤去路，卻只說來求見郭元帥，更無別話，不由得起了疑心，以爲是元兵派來的奸細，三言兩語，起了衝突，把元璋纏了，派人報告郭元帥，請令旗行刑。子興聽了報告，覺得詫異，心想若是奸細，不該如此從容，頭上包有紅巾，求見自己，許是來投順的好漢，不要枉殺了好人。要知道一個究竟，就騎了一匹快馬，趕到城門，遠遠看見四五十個兵圍着，人頭攢動，指手劃腳在呵斥，連忙喝退衆兵，只見一

個軀幹修偉的和尙，五花大綁，綁在拴馬樁上，像貌醜陋，卻有一股威嚴的神氣，被綁着候令斬決，卻毫無畏懼恐慌的模樣。心裏已有點納罕，下馬上前問了底細，知道果然是來投奔的，子興大喜，立命解縛，收爲步卒。

元璋入了伍，參見了隊長，逐日跟着隊伍上操習技，因爲體格好，記性又強，不上半個月，已是隊裏頂尖頂上的腳色，幾次跟着隊伍出城哨探，他態度安詳，計謀又多，同隊的都聽他的調度，每次出去，總是得了功，卻不損傷一人一卒，慢慢的連隊長也遇事和他商量了。不知不覺過了兩個多月，一天，郭子興帶了親兵出來巡察，經過元璋的營房，全隊都排成一橫列向主帥行禮。元璋個子高大，恰好排在隊首。子興見了記起前事，喚隊長來問這新投效的心地和才幹如何，隊長極口稱贊，子興聽了，就吩咐將元璋升爲親兵十夫長，立刻調回帥府。

元璋遇事小心勤謹，卻又敢作敢爲，幾次奉命出征，臨陣勇往無前，戰勝攻取，所得財帛掃數獻與子興；得有賞賜，又推功分給同伴。說話不多，句句都有斤兩。幾個月後，

不但軍中譽聲四起，子興也視同心腹，言聽計從了。子興次妻張夫人撫養馬公季女，已經成年，子興愛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張夫人商量，招贅元璋，張夫人也聽說元璋才資出衆，滿口贊成，就擇日給兩口成婚。從此軍中就改稱元璋爲朱公子。

和子興同時起事的孫德崖等四元帥，勢均位等，誰也不肯服誰，各自發施號令，沒有一個通盤的調度，占了濠州半年，各人只是帶領部下，向西鄉剽掠，兵力不能出濠州一步。子興素有大志，看不慣這樣行徑，幾次拿話勸導，說得不投機，竟鬧翻了。子興氣極，索性閒住在家裏，一切軍民大政都不聞不問。元璋看出形勢不妙，借一個方便，勸告子興應該照常視事，不可灰心，假如老躲在家裏，他們四個聯合起來，對付你一個，這個虧是吃定了。子興聽了，只是搖頭嘆氣而已。元璋見勸不動，只好背地裏向孫德崖四人解釋，用意聯絡彌縫，免得傷了和氣。

九月間，元丞相脫脫統兵征徐州，招募場下贖丁和城市健兒三萬人，黃衣黃帽號爲黃軍，一口氣把徐州攻下，芝麻李落荒逃走，被元兵所殺，同黨彭大、趙均用率領殘兵投奔

濠州。徐、濠都是紅軍，兩下裏原是一家，彭、趙起事早，兵多，占的地方也大，到了濠州以後，竟反客爲主，郭子興、孫德崖倒要聽客人的調度了。彭大聰明有板眼，和郭子興相處得很好，趙均用則和孫德崖拉攏。兩派明爭暗鬥，心裏都不服氣，孫德崖又把話來挑撥趙均用，說郭子興眼皮淺，只認得彭將軍，百般趨奉；對將軍卻白眼相待，瞧不起人。均用大怒，帶領親兵巡來火併。子興冷不防，被均用的親兵一索子網了，帶到孫德崖家，鎖閉在一間空房子裏。這天元璋恰好出差在外，得信奔回，闔家大小忙亂着，要派兵去搶救，元璋連忙止住，叫出子興二子天敘、天爵，一逕去找彭大，彭大聽了，勃然大怒說：「他們太胡鬧了，有我在，誰敢害你元帥！」卽刻派兵去孫家，元璋也全身盔甲，把空房子打開，救出子興，破開鐐械，背回家裏。趙均用知道彭大出頭，怕傷了和氣，也就隱忍着算了。

元丞相脫脫乘連下徐州、汝寧之勢，分兵派賈魯進圍濠州。大敵當頭，紅軍的幾個頭腦慌了，才釋去舊憾，齊心一志的堅守城池。元璋深得軍心，朝夕上城幫同守禦，從這年

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整整被圍了五個月，幸得城裏糧食豐足，未生他變。一天，元將賈魯病死，軍無鬥志，只好解圍他去。圍雖解了，紅軍卻也折傷不少人馬，吃虧不少。

彭大、趙均用與高采烈，彭大自稱魯淮王，均用自稱永義王，子興和孫德崖等仍然是元帥。

## 第二節 帶兵官

濠州經過五個月的圍攻，不但是糧秣感着缺乏，兵力也衰減得多。元璋細察二王和諸帥，胸襟太窄，眼光太短，都非成事之器。他得了郭子興的允許，回到鍾離，豎起大旗招兵，旬日間得了七百人，鄉人徐達、湯和等聽說朱元璋已做了紅軍頭目，都來投效。子興大喜。至正十三年六月，元璋被署爲鎮撫，從此一躍爲一個帶兵官了。

彭、趙二王恣睢自用，遇下苛虐，子興又兵力衰弱，不能有大作爲。元璋把新兵交代以後，稟准了主將，率領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



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壯士南取定遠，用計降了張家堡驢牌寨的民兵，得兵三千。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夜襲元將張知院於橫澗山，收其卒二萬，軍聲大振。

元璋得到大量生力軍，立刻重新部署，加緊訓練。他最看重紀律，在檢閱新軍時，他懇切的訓誡將士說：「你們原來是一個很大的部隊，可是我很輕易的就把你們躡併過來。原因是你們的將官沒有紀律，士卒缺乏訓練。現在我們要矯正這兩個缺點，加緊訓練，嚴明紀律，共立事功」。三軍聽了，無不踴躍思奮，等候機會，一顯身手。

定遠人馮國用、馮國勝（後改名勝）兄弟因亂團結義兵，立寨保衛鄉里，聽說元璋軍隊的紀律好，率眾歸附。元璋端詳這兩兄弟，裝束很像讀書人，舉止談吐都和衆人不同，就問以定天下大計。國用以爲建康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據建康，以爲根本，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統一天下不是難事。元璋大喜，留兩兄弟在幕府贊兵政，預機密。把兩家軍隊合併編制，南下攻滁陽。

在進軍滌陽的道中，定遠人李善長到軍門謁見。李善長讀書有智謀，學的是法家的學問，善於料事。和元璋談得極爲投機，元璋問他天下何時可定？善長勸他取法漢高祖，以爲漢高祖起於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年工夫，便成帝業。元朝政治混亂，天下土崩瓦解。濠州和沛相去不遠，如能取法這位同鄉，天下也不是定。元璋連聲叫好，留作掌書記，並且告誡他說：「方今羣雄並爭，參謀人才是很要緊的。我看羣雄中，管書記和作參謀的，多毀左右將士，將士不得展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旣去，頭腦也站不住了，自然都被消滅。你要調和諸將，不要學他們的榜樣」。從此元璋心目中時時有一個漢高祖在，事事要學他。善長也悉心調護諸將，量才進用，曲布誠款，使他們都能安心。

元璋率大軍南下，各地豪傑聞風響應。前鋒花雲單騎衝破敵陣，一鼓而下濠州。元璋親姪文正、姊夫李貞帶了他的兒子保兒（後改名文忠）得到消息，奔來投靠；定遠人沐英父母都亡，孤苦可憐；元璋把三個孩子都收爲義子。收養義子是當時流行的風氣，帶兵的

將領要培養心腹幹部人才，喜歡把俊秀勇猛的青年收養，不但臨陣時得其死力，在緊要關頭，還仗他們以監視諸將。沐英在軍中稱爲周舍，又呼沐舍。元璋義子中除文正、文忠、沐英而外，著名的有柴舍（卽朱文剛，後死處州之難）、朱文遜（後死太平之役）、道舍（卽何文輝）、馬兒（卽徐司馬）、保兒（卽平安）等，凡二十餘人。

元璋駐師滁州，時趙均用、彭早住（彭大子，彭大先爲均用所排擠而死，早住代領其衆，仍稱魯淮王）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均用深恨子興，要借題目殺他。又派人來請元璋往守盱眙，元璋推辭了，暗中卻派說客去說均用道：「當大王窮困時，由徐奔濠，郭帥開門延納，恩德至厚，大王不但不思報德，反聽小人挑撥，要自剪羽翼，失豪傑心，怕不合道理。而且郭帥還容易對付，他部下在滁州的兵勢很重，投鼠忌器，大王也得見到這一點」。均用聽了，對子興才放鬆一點。元璋又派人去賄賂他的左右，替子興說好話，子興纔得帶領自己部下萬多人到滁州，元璋把兵權交出，仍聽他的約束。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脫脫總兵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

張士誠小字九四，秦州白駒場亭人。有弟士德、士信，並以操舟、販鹽爲業。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常時賣鹽福富家，受夠了富人的欺侮，專捉私鹽的弓手邱義，尤其作踐得他們很苦。士誠氣忿不過，趁着天下大亂，帶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個壯士，殺了邱義和諸富人，一把火把他們房子燒了，招兵買馬，攻下秦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這是至正十三年五月間的事。

元兵圍六合，六合主帥到郭子興處求救。六合和滁州有唇齒之勢，六合破，滁州也不能倖存。元璋在子興前面說明這個道理，可是元兵勢盛，諸將無人敢去，元璋慷慨請行，奮力血戰，把六合的老弱婦孺撤退到滁州。元兵不久大舉攻滁州，元璋設伏大敗元兵，得了好多馬匹。卻顧慮到孤城無援，元兵如再添兵來攻，勢不可守。只好預備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馬送還，說城中守衛是防他盜攻掠，本底子全是良民，不敢作反。現在願意供祀軍需給養，請大軍併力去滅高郵巨寇，不要殘殺良民。元軍吃了敗仗，眼看一時也打不下，兼又得了好處，也就引兵他去，濠州算是保全了。

脫脫用全力攻高郵，城中支持不住，要投降又怕朝廷不肯赦罪。正在兩難間，外城又被攻破了，內城指日可下。元兵正在踴躍圖功，突然元廷頒下詔旨，解除脫脫兵權，安置淮安路，大軍百萬，一時四散，無所歸附的都投入紅軍。脫脫受詔罷兵後，又詔使西行，鳩死於吐番境上。張士誠因之復振，紅軍也因之而擴充實力，下一年給元朝以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變化簡單說是政權的爭奪。脫脫忠貞計國，元順帝也以全權託付。平徐州後，脫脫威權日盛，順帝也覺得天下無事，應該好好享樂，宣政院使哈麻陰進西天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漲，或伸或縮，號演撲兒法。資政院使隔卜又進西番僧會祕密法的，競相蠱惑，更使順帝沉溺女色。復用十親貴爲倚納，內中有母舅和皇弟，君臣共被，互易妻室，名曰「些郎兀該」（意爲「事事無礙」）。哈麻忌脫脫礙眼，譖之令出外總兵。當脫脫全軍苦戰，正要成功時，哈麻又使人以勞師費財彈擊脫脫，罷其兵權，置之死地。脫脫一死，自壞長城，元朝之亡，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脫脫在政治上是他伯父伯顏的死敵，在對漢、南人的意見上，卻繼承他伯父的衣鉢。當紅軍初起時，凡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有一次入內廷奏事，回顧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忙叫守門人喝住，不許入內。又上奏說，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的都召還京，免得給漢人屠毒。這榜文一出，不但河南，連河北的漢人也被迫加入紅軍，紅軍聲勢，因之愈盛。

脫脫死後，順帝愈無忌憚。時天下囂亂，京師大饑，加以疫癘，人民易子而食。他卻於內苑造龍舟，委內官供奉少監塔思不花監工，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五簾棚穿廊兩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並殿宇，用五采金妝，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從後宮到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內有機括，舂爪自撥水中。帝每登龍舟，用采女盪妝，兩岸牽挽。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寸，寬三四寸，造木爲壺，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壺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懸

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時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墮之西東有日月宮，飛僊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僊自前耦進，度僊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又嘗爲近幸臣建宅，自畫屋椽。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檑，宛轉皆具，付匠者按其式爲之。京師遂稱魯班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由此刮金珠而去。造作不已，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十一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唱金字經，舞雁兒舞，各執加巴刺盤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帝與倚納等十人行大喜樂法，以夜作畫，宮廷中充滿了窮奢極欲的景象。

x

x

x

x

滁州在戰亂後，突然增加了四五萬大兵，糧食不夠吃，軍心恐慌。元璋建議用計取和陽，移兵就食，郭子興答應了。虹縣人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舉家歸附；元璋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正月，克和陽。子興就用檄文派元璋總諸將兵守和陽。時諸將破城，暴橫多殺掠，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元璋故意不把檄文宣露，約日和諸將相會。當時席位以右首爲尊，諸將恃功驕橫，不肯服從，先入都搶右首坐下，元璋後到，坐在左首。等到該處理軍務的時候，元璋卻剖決如流，事事合理，諸將才稍稍屈服。末了約定分工修城，各人認定地位丈尺，三日完工，到時諸將所認定的都未修好，惟有元璋這一段先期完工。元璋這才拿出檄文，坐在南面，對諸將說：「奉主帥令總諸公兵，修城大事，都不齊心；總兵責任大，如無約束，如何辦事！自今以後，凡違令的都軍法從事」。諸將惶恐謝罪，願聽約束。搜出軍中婦女，都放還家。元璋從此又從帶兵官的身分一躍而爲統帥了。諸將多子與魯部，地位和元璋一樣，未盡心服，只有湯和奉令惟謹，李善長又從中盡心調護，方得無事。



元兵十萬圍攻和陽，元璋以萬八拒守兩個多月，糧食快完，城外餉道，又被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野先三支軍隊所阻。元璋率諸將出城，各個擊破。元兵乘虛攻城，李善長督兵還擊，兩下來攻，元兵都渡江逃走。

濠州舊帥孫德崖因濠州缺糧，率領部下到和州就食。子興知道這消息，也從滁州趕到和陽。德崖聽說子興來了，着了慌，即命全軍出發他去，前軍已經啓行，德崖和後軍在城中待發，元璋送前軍出城，忽然城中來報，德崖和子興兩軍起了衝突，德崖被擒，德崖軍忿恨，也扣留元璋作抵。子興聽說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連忙派徐達去交涉互換俘虜，德崖軍放了元璋，子興也放了德崖。

子興深恨德崖，因元璋被留，勉強交換，悒悒不樂，三月，子興病卒，歸葬於滁。孫德崖聽了子興死訊，又捲土重來，要接收子興的兵權，子興的兒子天敘大懼，請元璋幫助負責軍務，加上子興姊弟張天祐，成爲三頭政治的局面。

### 第三節 統帥

元至正十五年（宋龍鳳元年）二月，紅軍統帥劉福通派人在礪山訪得了韓林兒，迎到亳州，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國曰宋，建元龍鳳。拆鹿邑太清宮材，治宮闕於亳。小明王尊母楊氏爲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平章政事，福通弟劉六知樞密院事。軍旗上寫着鮮明的聯語道：「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遵道得寵任事，福通不服氣，暗地裏派甲士搗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東系紅軍軍政大權一歸福通。

郭子興原受亳都節制，子興死後，小明王檄授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子興部將張天祐爲右副元帥，朱元璋爲左副元帥，軍中文移從此遵用龍鳳年號。

虹縣人鄧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死，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決。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初從巨盜劉聚，聚抄掠無遠志，遇春決心離

開，愈歸元璋爲管軍總管，遇春投元璋自請爲先鋒。

和州東南臨大江，城小兵多，糧食大成問題，惟一可能的出路和發展，是渡江直取金陵。渡江必須舟楫，載運大軍過江的舟楫不是三兩日所能造就。元璋正在躊躇思慮，無法解決時，附近巢湖水軍頭目派人來要求歸附。

廬州巢縣人廖永安、永忠兄弟，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淵父子，趙仲中、庸兄弟，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張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盜。紅軍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戰敗，聞元璋兵盛，以水軍千艘歸附，元璋大喜，卽親往撫定其衆。時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阻住出路。元璋率舟師出湖口，到和陽銅城關，忽大雨水漲，從小港逕出，大敗蠻子海牙軍於裕溪口，水軍入大江，從歸和陽，因定渡江之計。

六月初一日，元璋率衆渡江，乘風直抵牛渚，遂據采石，緣江諸壘一齊歸附。諸將爭取資糧，打算運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和徐達商量，第一仗打得不壞，不如乘勝直取太

平，把所有的船纜都切斷，放船在急流中，斷士卒歸路，使其必進。又命李善長預備好戒飭軍士榜文。初二日克太平路，執萬戶納哈出。揭榜文於街，有一小卒違令，立斬以徇，軍中肅然。當地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陶安見元道師有紀律，實在難得，因進言：「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這一般人都不過志在子女玉帛，根本沒有撥亂安民、救天下的志氣。元帥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統一不成問題」。元璋問以取金陵如何？陶安以爲金陵是古代帝王之都，形勢險要，又有長江天險，如以金陵作根基，出兵討伐四方，是絕妙的戰略。兩人說得非常投機，就留陶安在幕府參議機密。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元璋自領元帥，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潘庭堅爲帥府教授。籍鄉民爲兵，以稅戶宋成等爲千戶統領，居民蓄積盡數運入城內，準備固守。

太平在占領以後即被元兵包圍，水路方面由元將蠻子海牙、右丞阿魯灰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熟口，斷絕紅軍歸路及和陽的交通，陸路由山寨民兵元帥陳野先、水軍元帥康茂

才以兵數萬攻城。元璋分兵兩路：一支由湯和率領正面迎戰，一支由徐達、鄧愈潛師由間道繞到元兵後路，從背面夾攻。元兵腹背受敵大敗，野先被擒，蠻子海牙、阿魯灰得到敗訊，也不敢進攻，還軍駐裕溪口。元璋釋野先縛，令作書招降其部隊，第二天其衆皆降。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等地。

九月，郭天敘、張天祐和陳野先率兵進攻集慶（金陵）。野先之降，非其本心，被逼寫信招降部曲時，以爲其衆未必從命，不意全軍歸附，自悔失計，陰謀復與元合。元璋察知其計，故意交還部隊，讓他和元集慶守將福壽勾通，攻城時，郭、張二帥攻東門，野先僞攻南門，城中堅守。二帥不知野先底細，以爲一家。野先邀天敘鳴酒，席間把他殺了，又誘擒天祐獻於福壽，天祐亦被殺。回師追襲紅軍於溧陽，行經葛仙鄉，地方民兵恨野先反覆，使地方糜爛，設計把他殺死，從子兆先代領其衆。郭、張二帥死後，子興舊部都歸元璋，元璋遂獨領都元帥，半年來的三頭局面到此結束。

元璋率大軍渡江，馬夫人率將士家屬仍留和陽。郭、張二帥被誘殺以後，陳兆先屯方

山，蠻子海牙則屯采石，水陸掎角，威脅太平。元璋乘時整頓軍隊，加強實力。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二月親率常遇春等大敗蠻子海牙軍於采石，縱火焚其連艦，蠻子海牙僅以身免，江路始通。三月率諸將進攻集慶，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破陳兆先營，降其衆三萬六千人，釋兆先以爲元帥，令從征討。進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城破，福壽戰死，得了軍民五十餘萬，元將康茂才降。元璋入城，剴切告訴軍民父老官吏說：「元朝政治混亂，戰爭四起，生民塗炭。我來是爲民除亂，大家應該各安職業，不要疑心害怕。賢士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急除之。作官吏的不要貪暴，使百姓吃苦」。簡單的幾句話，把城中人心定下來，恢復了秩序。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以趙忠爲興國翼元帥，守太平。置上元、江寧二縣。辟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以次錄用。亳都得到捷報後，升元璋爲樞密院同僉，以帥府都事李善長爲經歷。不久又升元璋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故元帥郭天敘弟大爵爲右丞，李善長爲左右司郎中，以下諸將都升元帥。元璋這年才二十九歲，已經是獨當一面的人物，統領十萬

大軍的統帥了。

元璋據應天後，他的勢力，以應天爲北境，西起滁州劃一直線到蕪湖，東起句容，南到溧陽，一塊不等邊形，橫擺着的斗形地帶。西線是斗底，東線是斗口。四面的形勢，東邊元將定扼守鎮江。東南張士誠已據平江（蘇州），破常州，轉掠浙西。東北面青衣軍張明鑑據揚州。南面是元將八思爾不花駐徽州，別不華、楊仲英屯寧國。西面池州已爲徐壽輝所據。東南外圍則元將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宋伯顏不花守衢州，真是四面受敵。幸虧這時元兵正用全力對付小明王，前一年十二月元將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小明王奔安豐（今安徽壽縣）。察罕帖不兒和紅軍轉戰河南，都無暇南顧。紅軍勢力暫時銷沉，張士誠又猖獗於東南，徐壽輝臨張於襄漢，元兵左支右絀，已苦無法應付。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紅軍復振，遣兵分出諸地，李武、崔德陷商州，破武關，進圍關中。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三年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

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第一路軍分二路：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破遼、瑯，陷冀寧，攻保定，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部，至陷上都，轉掠遼陽，抵高麗，從西北折回到東北，繞了一個大圈子。第二路軍陷興元，入鳳翔，南入四川。一部又陷寧夏，掠靈武諸邊地。第三路軍陷東平、濟寧、東昌、益都、廣平、順德、濟南，北陷薊州，犯澤州，略柳林以逼大都。福通則陷大名、曹、濮、衛輝，出沒河南北。四年五月，攻下汴梁，迎小明王以爲都城。紅軍所至無不摧破，元州郡長吏聞紅軍來，往往不戰而遁。五六年中，紅軍長驅深入，來回的兜圈子，元軍用全力抵抗和進攻，無力顧到朱元璋，使得這個新進最後起的紅軍小頭目，得以從容鞏固地盤，擴充實力，得以個別消滅羣雄，開闢疆土。而且在地理上，朱元璋和元朝大軍中間恰好隔着，東邊是張士誠，北面是小明王，西邊是徐壽輝，這三個衛星使他無從受到元軍的主力攻擊，等到紅軍主力已被元朝消滅的時候，朱元璋已經廣土衆民，擁有最強大的實力，可以和元軍一決雌雄了。

在這斗形地帶所受到最大的威脅，東邊鎮江如爲張士誠所據，則可以直搗應天，危及



根本。南邊的寧國如爲徐壽輝所占，則後方又失去屏障。元璋在應天經營甫定，卽遣徐達攻克鎮江，分兵下金壇、丹陽等縣。向東伸出一觸角。到六月又派鄧愈攻陷廣德，堵住徐壽輝的來路。在出師時嚴申軍令，毋焚掠，毋殺擄，犯令者處以軍法。破鎮江時，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改鎮江路爲江淮府，置淮興鎮江翼元帥府，以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置秦淮翼元帥府，以俞通海爲元帥。改廣德路爲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爲元帥。分遣諸將攻克長興、常州，自將攻克寧國，得軍士十餘萬，降其將朱亮祖。又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在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這一年中，把四周敵人的軍路據點悉數占領，成爲向外發展的箭前陣地。從江陰到長興劃一條直線，構成堵住張士誠西犯的防線。寧國、徽州則是向浙東進展的門戶。西線主守，東線主攻，北線和友軍接境，形勢已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x  
x  
x  
x  
元璋深知自己的知識太差，對於實際政治尤其隔膜。所以對於知識分子，特別看重，

虛心聽從他們的勸告，完成自己的教育。每克一地，必訪求當地的賢才，羅致於自己幕府中，初起略地定遠時得毛騏典文書機密，下滁州得范常，克太平用宋思顏。從渡江的幕府人才，有：郭景祥、李夢庚、楊元果、阮洪道、汪河、樂韶鳳等。下集慶，王濂來歸。克鎮江，禮聘秦從龍、陳遇。下徽州，召朱升。從龍之來，元璋親到龍江迎接，事無大小，都和他商量，呼爲先生而不名。陳遇畫策帷幄，寵禮之隆，諸臣莫比。兩人都不受官職，自處於賓師之間，元璋也不敢強以名位。朱升告訴元璋三句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奠定了元璋後來的帝業。

從興軍以來，農村壯丁大部分被逼從軍，農田荒蕪，又不斷被戰爭所蹂躪，糧食收成減少。各處軍隊的給養多由掠奪，名爲塞糧，元璋的部隊也不能例外。生產日少，消費日多，百姓被掠奪而餓死溝壑，軍隊還是吃不飽肚子。揚州的青軍甚至演出吃人的慘劇。元璋聽了朱升的勸告，洪武四年（至正十八年）二月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專負責修築隄防，經營水利，恢復農田生產，供給軍需。又分命諸將部兵屯田江等處，以生產的多少

定其賞罰。幾年內就顯著成績，倉庫充實。軍食既足，就明令禁止徵收寨糧，民心歸附，足食足兵，兩件事都做到了。這年十一月，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把所定郡縣，簡拔民間武勇之材，編織爲戶，由民兵萬戶府管領。農時則耕，閒時則加以軍事訓練，有事則徵調入伍，事定後，有功的一體升擢，無功的仍還爲民戶。實行寓兵於農的制度，使作戰力量 and 生產力量合而爲一。

外圍的威脅解除，內部的生產問題有了辦法，元璋的眼光立刻轉移到浙東西的穀倉。先命李文忠進取皖南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鞏固了後方的防務；再會合鄧愈、胡大海兩支軍隊，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一鼓攻克，改建德路爲嚴州府，先頭部隊東達浦江，構成側面包圍婺州的形勢。十二月元璋親率軍十萬出徽州進攻婺州，大敗元處州撥兵於城下，婺州降，改爲寧越府。置中書分省，於省門建二旒大黃旗，上面寫着：「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下揭二牌：「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寶圖」。辟儒士范祖幹、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三人分直講經史。立郡學，延儒士葉儀、

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喪亂之餘，學校久廢，元璋在這個兩百年來的理學中心，號爲「小鄒魯」的地方，復興儒學，不但表示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同時也是收拾人心——尤其是士大夫——的最好辦法。由此也可看出這個劃時代的巨人，紅軍的頭目，這時已開始反叛，傾向儒家，雖然中書分省省門的標語還是復宋。

寧越既下，分兵取浙東未下諸路，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正月克諸暨，五月汴都升元璋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六月自寧越還應天，留胡大海守寧越。八月元察罕帖木兒攻陷汴梁，劉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豐。浙東駐軍先後克衢州、處州，元璋的領土，遂成北鄰張士誠、西鄰陳友諒、東鄰方國珍、南鄰陳有定的局面。士誠最富，友諒最強，國珍和有定都齷齪自保。因之在整個戰略上，又改採東南取守勢，西北線取攻勢的策略。以士誠和友諒比較，士誠遲疑顧慮，友諒輕佻猛鷲，士誠保守，友諒進取，以此，在西北的攻勢又分輕重，對士誠是以守爲攻，扼住江陰、常州、長興幾個據點，使士誠不能西邁一步。對友諒則以攻爲守，使友諒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攻擊。

浙東雖已大部平定，可是浙東的幾家豪族，尤其是原來在元將石抹宜孫幕府的名士劉基、葉琛、章溢等，有重名，得民心，都避不肯出，元璋遣使致書禮聘，總制孫炎又陳書開諭，基等不得已，和宋濂於龍鳳六年三月應徵到應天，元璋大喜，築禮賢館以處基等。這幾個人，在思想方面繼承宋儒的傳統，和明教和紅軍無淵源。在社會地位方面，是浙東的豪紳巨室，聲望籠罩一方。他們遵禮法，重保守，在行動上的表現是團結士著，保衛地方。元璋千方百計把他們拉攏到手，固然地方問題是解決了，「山越清寧」。可是他們的思想 and 主張都自成一系統，和紅軍格格不相入。被逼出山以後，也就改變作風，利用元璋的雄厚軍力，擁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幾千年來的傳統的秩序、習慣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紳的利益。結果，自然和出自明教紅軍的諸將，成地主與流氓，儒生和武弁相持之局。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紳之護持，儒術之粉飾，建立他的萬年基業。在紅軍實力尚存、對元仍須利用紅軍擁護的時期，他是紅軍的別部，不免兩面敷衍。一到小明王軍力完全被元軍消滅以後，他就完全傾向儒生，剝去宗教的外套，自命為舊秩序之恢復者和舊文化的護法人了。

從這時以後，他深受這幾人的影響，和紅軍的關係逐漸疏遠，和儒家日益接近。

#### 第四節 陳友諒和張士誠

西系紅軍的組織人彭瑩玉經營十數年，到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三七），才和麻城鄒普勝糾集徒黨，以紅巾爲號，約期舉事。

羅田人徐壽輝（又名真逸、真一）以販布爲業，生得魁梧奇偉，一表人才，被彭瑩玉看中了，推爲頭目。這年九月間發動，陷蘄水及黃州路，以蘄水爲都城，擁壽輝爲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分兵陷湖廣、江西諸郡縣，出昱嶺關，陷杭州，又陷太平等路。天完軍隊所到處，宣揚彌勒佛出世救民的教義，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登記姓名，單只運走府庫金帛。相對的所占城池被元軍克復後，卻大殺大掠，放火焚城。尤其是從湖廣調來的苗軍，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屯軍之所，毒過寇亂，民間有謠曰：「死不怨秦州張（士誠），生不謝寶慶楊」。政府刑賞不當，民間豪傑傾家起兵，保衛鄉里，剿捕寇盜的，百

戰辛勞，因爲是南人，便恩賞不及。反之，如方國珍、張士誠起兵叛亂，政府無力平定，只好招安，撫以好官高爵，反一次，官爵便高一次。因之，平民都相率從亂，像火燒荒山一般，蔓延日廣。

徐壽輝到底是賣布出身的，沒有多大的見識，所占的地方雖大，卻不能守住，隨得隨失，像拉鋸一樣，只苦了老百姓。不久遷都到漢陽，爲其丞相倪文俊所制。倪文俊兵權在手，謀殺壽輝自立不成功，奔黃州。文俊部將陳友諒，原係沔陽人，家世打魚營生，他自己在縣裏當一名小吏，不甘心理沒，投身紅軍。學文俊的榜樣，用計把文俊謀殺，奪過兵權，自稱宣慰司，不久又改稱平章政事。龍鳳四年陷安慶、龍興（南昌）、撫州諸地，和元璋境壤相鄰。江南羣雄以他爲最強，野心也最大。龍鳳六年，挾徐壽輝東下克太平，進駐采石磯，殺壽輝，自立爲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盡有江西、湖廣之地。

友諒兵精地廣，氣吞一世，遣使於張士誠，約夾攻應天。自引兵從江州東下。應天大震，諸將或議出降，或議出奔，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友諒兵勢，元璋都置不答，獨引劉基

於內室間計。劉基以爲主降和主出奔都該殺：友諒兵驕，引其深入，以伏兵圍殲，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定霸，以建王業，在這一戰！元璋決定了戰略，惟一的困難，是怕友諒和士誠同時進攻，首尾受敵，如能設法使友諒先來，便可集中軍力，個別擊破。友諒破，則士誠膽落，東線便無問題。

元璋一面派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擾亂友諒的後方，一面派康茂才騙友諒速進，茂才和友諒甚故舊，茂才的關人從前跟過友諒，茂才便遣關人帶書信給友諒約降，告以城中虛實，勸其分三路進攻。友諒問關人：「康將軍現在何處？」關人回說：「現守江東橋」。問：「橋是什麼材料？」回說：「是木頭的」。友諒大喜，約進兵江東橋時以呼「老康」爲信號。元璋派人趕夜把江東木橋毀了，新建石橋，以惑友諒。分遣兵埋伏各要地，準備水陸夾攻。

到了約定時日，友諒果然親統大軍來攻，逕到江東橋，一看是大石橋，情形不對，連喊：「老康！老康！」也無人理會，情知中計。元璋軍奮起，水陸夾攻，友諒軍大敗。元



璋軍乘勝克復太平，下安慶。胡大海亦取信州，改爲廣信府。徐壽輝舊將恨友諒殺主，亦以袁州來降。

龍鳳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一三六一），元璋以功封吳國公。

七月，友諒復遣將陷安慶。時友諒降將具說友諒自弑徐壽輝後，又殺驍將趙普勝，將士離心，政令不一。元璋因定計西伐，以友諒降將作嚮導，以巨艦溯流西上，連克安慶、江川，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友諒奔武昌。南、康、饒、蘄、黃、廣濟、撫州、龍興、袁、瑞、臨江、吉安都相繼歸元璋掌握。

次年六月，元大將察罕帖木兒遣使招諭元璋。前一年，察罕復闢、隴，平山東，降田豐，軍威大振。幾年來山東都在毛貴治下，毛貴立屯田，設賓興院，把山東治理得很好。原來自徐州奔濠州的趙均用，和彭早住縱橫淮、泗好幾年，早住死，均用遂北上和毛貴合夥，兩人鬧別扭，火併起來，均用殺了毛貴，毛貴部將續繼祖又殺了均用，自相殘殺，軍力衰減，只剩田豐還站得住。田豐一降，察罕軍鋒就可指日南下，不惟安豐岌岌可危，即

便應天也有唇亡齒寒之勢。元璋見形勢不好，只得派使人去和察罕通好，察罕時方圍攻益都，元璋見益州固守，料察罕暫時不能南下，才敢抽空西伐陳友諒。到這時候，察罕的報聘使人才到，乘戰勝之威，勸告元璋歸附。不久得到消息，說是六月間察罕已被田豐所刺死，養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元璋這才放心。到十二月間，元遣尙書張昶航海到慶元，授元璋爲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兵內訌，大將擴廓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互爭地盤，更無暇南顧，一發置之不理了。

當察罕報聘使人到了應天之後，寧海人葉兌獻書元璋，指陳平定天下大計說：

「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滌、和至廣陵，皆吾所有，

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僂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定鼎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今吳縣）爲巢穴。今欲攻之，莫名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搗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銷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則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縣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斷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越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

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顯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與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之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脅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宜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糧，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臨城陷，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聲威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說得頭頭是道，元璋心服，要留用他，不肯，力辭去。後幾年平定東南和兩廣的規模和次第，果然和他所說的差不多。

小明王從稱帝以來，徒擁虛名，一切軍政大事都決於劉福通。諸大將原來和福通同時起事，擁兵在外，不聽調度，兵雖強盛，威令不行，得地雖多，卻不能守。從三路出兵以後，轉戰萬里，兵多走死，餘黨又被察罕帖木兒和李羅帖木兒所消滅。只剩山東一部分軍力，掩護安豐。到益都被擴廓包圍後，劉福通親自引大軍援助，大敗走還。益都破，安豐勢孤，龍鳳九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乘機攻圍安豐，城中糧盡援絕，小明王危迫，告急於元璋求救。

在元璋赴救前，劉基力諫，以爲大兵不應輕出，若救出小明王來，發放何處？作何安頓？是自作頭目，還是讓他？而且陳友諒虎伺於後，如乘虛來攻，便進退無路。元璋則以爲安豐破，應天失去屏蔽，孤立可慮。士誠日益坐大，將不可制。不聽勸告，親自統兵赴援，劉福通突圍，乘黑夜疾風暴雨奉小明王居滁州。三月十四日降制贈元璋曾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考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妣皆吳國夫人。

元璋於三月間赴援安豐，陳友諒果然乘虛進攻，於四月大舉圍洪都（南昌），並分兵陷吉安、臨江、無爲州。他這次因疆土日蹙，氣忿不過，大治樓船數百艘，都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櫓箱皆裹以鐵。載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用全力攻南昌。守將朱文正率將士誓死固守，友諒用盡攻城的方法，被圍八十五日。到七月元璋親率二十萬大軍來救，友諒才解圍，東出鄱陽湖迎戰。

這一戰決定了兩雄的命運，兩軍的主力前後大戰三十六日。在會戰開始的前四天，元璋先在鄱陽湖出長江的口子安置了幾道伏兵，把湖口封鎖了，堵住友諒的歸路。兩軍的形勢，友諒軍號六十萬，元璋二十萬。友諒聯巨舟爲陣，樓櫓高十餘丈，綿亙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元璋方面都是小船，相形見絀。論實力和配備都是元璋方面吃虧。但卻也有占便宜處：第一，友諒軍攻圍南昌三月不下，空國而來的必勝信念已經動搖，元璋卻是千里赴援，決存亡於一戰，士氣大不相同。第二，友諒船大，又聯結爲陣，不便轉動。元璋船小，操縱自如，在體積上吃虧，在運動上卻占優勢。第三，元璋善於統帥，將士上

下一心，人人效死。友諒多疑暴躁，將士自危，內部發生裂痕，不但不肯力戰，反而解甲投順。第四，交通線被封鎖，元璋軍隊數量少，有南昌和後方接濟，友諒軍則鏖戰數月，糧盡士疲，軍無鬥志。血戰三十六日，友諒終於身死軍殲。

元璋軍主要的戰術是火攻：一種方式是用火炮，焚燒敵方大船；另一種是用火藥和蘆葦裝滿七條船，用敢死士操船，衝入敵陣，縱火焚舟，和敵方的幾百條戰艦同歸於盡。接戰時分舟師爲十二隊，火器弓弩，以次排列，在接近敵人時，先發火器，次用弓弩，最後是短兵接戰。全軍躍踴死戰，友諒軍大敗，他的左右金吾將軍率部來降，軍又乏糧，只好冒死突圍，打算衝出湖口。元璋軍從後用火舟火筏衝擊，前面伏兵迎頭截擊，友諒中流矢死，其部將以其子理奔武昌。

元璋完成殲滅戰後，對劉基說：「我真不該到安豐，假如友諒趁我出去，應天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幸他不進攻建康，而圍南昌，南昌堅守三月，給我以充分的機會，一戰功成。這戰雖然打勝，卻是够僥倖的了」。

友諒敗死，勁敵已除。龍鳳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正月，元璋遂自立爲吳王，建百官。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立子標爲世子。二月親帥軍征武昌，陳理降，漢、沔、荊、岳皆下，立湖廣行中書省，分兵撫定諸未下郡縣。到這年年底，友諒疆土，東至贛州，西到辰、澧，南到韶州，都爲元璋所有。

元璋既滅漢，第二個目標是吳張士誠。張士誠在前一年九月稱吳王。兩雄接壤，前後相隔不過三個月，都稱吳王，這中間也有一個故事。原來幾年前民間有一個童謠說：「富漢莫砌樓，貧漢莫砌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張士誠和朱元璋的領土都是從前吳地，爲着應這童謠，這兩雄便先後都稱吳王。

元末羣雄可分作兩個系統：一是紅軍系，一是非紅軍系。紅軍系分東、西兩支：東支從小明王到郭子興、朱元璋，西系從徐壽輝到陳友諒，以及壽輝別部割據川峽的明玉珍。



非紅軍系如吳張士誠，浙方國珍。紅軍系有政治理想，有民族思想，和元政府勢不兩立，決不妥協。從韓、彭起事到朱元璋建國，始終和元政府作戰。非紅軍系相反，他們起事，只爲了個人的動機，政府招撫的條件合式就投降，政府也就承認既成事實，任爲占領地區的軍政首長，投降後對政府要求不能滿足，就再度叛變，每反覆一次，他們的地位和地盤都有變化。

張士誠時叛時降，到龍鳳九年九月復自立爲吳王。所據地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有汝、潁、濠、泗，東到海，有地二千餘里，有兵數十萬，據有全國最富饒的一角。士誠爲人遲重寡言，無遠圖。既據有吳中，戶口繁盛，物產豐富，漸漸奢縱，怠於政事。諸大將也聚斂財物，日夜歌舞自娛，上下窮奢極侈，不以軍務爲意。從龍鳳二年（公元一三五六）起和元璋接境，便互相攻伐。士誠多少次進攻常州、江陰、建德、長興、諸全（諸暨），都得不到便宜。元璋進攻湖州、紹興、杭州，也是不能得手。到武昌還師以後，西線已無問題，這才集中軍力，進攻士誠。

元璋對張士誠的攻勢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起於龍鳳十一年十月，目標是士誠北境淮東區域，到十二年四月間，半年工夫把泰州、高郵、淮安、濠、徐、宿、安豐完全占領，使士誠的軍力侷促於長江之南。

第二個階段起十二年八月，分兵兩路攻湖州、杭州，切斷士誠的兩臂，到十一月間湖州、杭州投降，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圍的局勢。

第三個階段起十二年十二月包圍平江，到十三年九月克平江，執士誠，前後一共十個月。

在第一個階段攻勢順利收到戰果以後，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元璋以檄文列數士誠罪狀，在這檄文中說明元末形勢，和自己起兵經過，不但攻擊元政府，連紅軍也被斥為妖術、妖言了。檄文說：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

數千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傷言之妄誕，誤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死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餞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託香軍為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

以下列數士誠罪狀。檄文聲討張士誠，卻跑出題外，攻擊元政府還可說，連培養自己的紅軍也牽到了，一筆抹殺紅軍的革命意義，指斥其殺人放火，罪大惡極。使人看了以為這檄文必出於非紅軍系統的手筆。顯然的這是劉基、宋濂這一儒生系統的策略，他們過去幾年的努力，到這時才具體化，一脚踢開紅軍，自建一新系統，以求獲得地主及士紳的支持，士大夫的同情。這一檄文把元璋的一生劃為兩段，過去他是貧農和窮人的領袖，此後則是

地主、巨紳的保護人；過去他一力破壞現狀，此後則一轉而為最保守的現狀維持派了。

紅軍的宣傳和教義都被這一紙檄文所打倒，紅軍最高領袖宋皇帝小明王兵將都無，放在滁州，毫無作用，自然也該跟着淘汰。這年年底元璋派廖永忠到滁州接小明王到應天，船到瓜步，在江心把船鑿沉，永忠逕回應天覆命。小明王、劉福通死，宋亡。

第二個階段的攻勢，所用軍力達二十萬人。統帥是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在出師前商討戰略，常遇春力主直搗平江，以為巢穴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元璋卻決定採取葉兌的次策，他說：「士誠起自鹽梟，和湖、杭諸州守將都是愨不畏死之徒，相為手足。如先攻平江，湖、杭必然齊心併力來救根本，軍力集中，不易取勝。不如先分其勢，枝葉既去，根本動搖，使士誠疲於奔命，必然可以成功」。於是分兵攻湖州、杭州。元璋親御戟門營師，申誡將士以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丘壟。士誠母葬在平江城外，毋侵毀。

第三個階段攻勢用葉兌的銷城法，築長圍把平江團團圍住，士誠外無救兵，突圍又不

成功。城破後被執到應天，自縊死。

士誠晚年不理政事，國事全交給其弟丞相士信，士信荒淫無識，信用王、蔡、黃三個參謀，三人弄權舞弊，以致國事日非。元璋聽得這情形，就說：「我向來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一年到頭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收的道理！」士誠的百姓也有一個民謠：「丞相做事業，專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癟！」

平江合圍後，元璋又遣將討方國珍。

國珍在羣雄中最先起事。他是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至正八年（公元一三四八）被仇人告他和海盜通謀，幾兄弟殺了仇人，逃入大海，結集了幾千人，四處搶劫。地方官發兵追捕，吃了敗仗，官也給他俘虜了，只好招安，授定海尉，不久又起兵造反，元兵又吃敗仗，統帥被俘，只好再度招安，授以大官，國珍也就聽命。如此時降時叛，反覆一次，官高一次，到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一直做到浙江行省參知政事，開治所於

慶元（寧波），兼領溫、台，全有三州之地。

元都北平，糧食仰給於東南，平均每年由海道運糧三百萬石。東南亂起後貢賦不供，京師闕食。好容易張士誠、方國珍都歸附了，士誠有糧，國珍有船，經過多次的接洽，由國珍每年替政府運糧十幾萬石，元因累進國珍官爲浙江行省左丞相衛國公。到至正二十三年士誠和元政府鬧別扭，不肯再供給糧食，海運由此停止，給元政府以極嚴重的打擊。

元璋攻取婺州後，和國珍鄰境相望，國珍爲人狡猾反覆，在地理上北有張士誠，西有元璋，南有陳有定，三面受人包圍，見元璋兵盛，不敢多樹敵人，只好卑辭投順，同時又受元官爵，替元運糧，兩面討好。到元璋攻取杭州後，國珍更加害怕，北通擴廓帖木兒，南聯陳有定，打算結成掎角的形勢，和元璋對抗。倚仗着有多數海船，事急時奔入大海，一逃了事。

元璋的攻勢分水陸兩路：陸路軍進克台州、溫州，直逼慶元；國珍逃入海中，又爲水軍所敗，窮蹙無法，只好哀辭求降。從進攻到凱旋，前後不過三個多月。

## 第五節 南征和北伐

當元璋遣將平定方國珍的時候，同時決定了南征和北伐的大計。

元璋的領土，大體上據有現在湖北、湖南、河南東南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中部最繁盛，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恰好把元帝國切斷作南北兩塊。

南部除元璋以外，分作幾個勢力：以四川爲中心的有夏國明玉珍，原是西系紅軍徐壽輝的部將，略地入蜀，得壽輝被弑的消息，自立爲隴蜀王，以兵塞瞿塘，不與陳友諒通。至正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六二）卽皇帝位於重慶，國號夏，建元天統。二十六年玉珍死，子昇嗣位，是一個十歲的孩子。

雲南有元宗室梁王鎮守。兩廣也是元朝的勢力範圍。福建陳有定雖然跋扈，仍矢忠於元。

夏主幼弱，雲南太遠，暫時可以放開，成問題的是福建和兩廣。

北部在表面上都屬於元朝，可是情形更複雜。大概的說，山東是王宣的勢力範圍，河南屬擴廓帖木兒，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諸軍。擴廓和李、張不和，當元璋用兵江浙的時候，他們正在同室操戈，拚個你死我活。目的是爭軍權，搶地盤，長期混亂的內戰和政變，誰也管不到大局，各人都在想先把內敵消滅，統一軍權，再來對付外敵，兩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正如鵲蚌相爭，便宜了漁翁。朱元璋趁機會東征西討，擴大地盤，充實實力。等到敵人兵臨城下，這幾個內戰英雄才停止殘殺，卻又不甘合作，聽任友軍被個別擊破，終之同歸於盡，國亡家破。

元軍的內訌可以追溯到幾年以前。

紅軍起事後，政府軍隊完全無用，真正有作戰能力的是由地主、巨紳所組織保衛鄉里的義軍。義軍中最強的有兩支：一支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幾年中連定河北、關、陝，復汴梁，定河南，檄書達江、浙，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屯重兵太行，正預備大舉恢復山東時，和另一支義軍發生衝突。



另一支是以義丁恢復襄陽的答失八都魯，接着克復亳州，和劉福通作戰有功。答失八都魯死，子孛羅帖木兒領其衆，移鎮大同。晉、冀之地都由察罕帖木兒平定，察罕東征，孛羅帖木兒要強占晉、冀，兩軍交戰幾年，政府幾次派人講和調停，至正二十一年（公元一三六一）冬，雙方才答應罷兵。察罕被刺，子擴廓領兵平山東，孛羅帖木兒又來爭晉、冀，內戰又起。

同時元政府和宮庭間也發生重大的政變。名相脫脫斡死，倖臣哈麻代其位。哈麻作了宰相，天良發現，覺得從前進西天僧，勸帝行祕密法，都不是見得人的事。陰謀廢帝立太子，事發被誅死。太子母奇皇后和太子也不滿意順帝，仍舊陰謀廢立，派宦官朴不花和丞相太平接洽，太平不肯，太子恨太平不肯幫忙，把他害死。這時擴廓帖木兒正和孛羅帖木兒相持不下。於是太子派丞相搠思監和朴不花倚擴廓爲外援，皇帝派老的沙則爲太子所痛恨，逃奔孛羅軍中。太子怨孛羅收容老的沙，搠思監、朴不花等就誣害孛羅帖木兒和老的沙圖謀不軌。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四月詔命擴廓帖木兒出兵討伐，孛羅知道這

命令不出於順帝之意，先發制人，舉兵向闕。皇帝派只好殺拗思監、朴不花謝罪，李羅才回大同。太子失敗逃出，再徵擴廓軍討李羅，進攻大同。李羅還是老文章，又舉兵進攻都城，太子戰敗，逃到太原。李羅入都，拜中書右丞相。二十五年太子又調擴廓及諸路兵進討。李羅戰敗，被刺死於宮中，戰事算是結束了，擴廓入都代爲丞相。

太子奔太原時，打算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爲帝，擴廓不從。到擴廓入都城時，奇皇后授意，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逼順帝讓位，擴廓又不肯。因之，太子母子都深恨擴廓，結了仇。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一三六五），擴廓奉令統帥全國軍隊，平定江淮。檄令關中四將會師大舉。李思齊得檄大怒說：「我和你父親同起義兵，名位相等，你一個小孩子，乳豸未乾，敢命令我！」下令部下甲不得出武關，張思道、孔興、脫列伯三軍亦不受節制。擴廓無法，只好把南征一事暫且擱起，西入關攻李思齊，思齊等四人也會兵，盟於含元殿舊基，泝力拒擴廓，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順帝再三令擴廓罷兵南征，擴廓不聽。恰

巧擴廓部將貊高部兵多孛羅舊部，脅貊高叛，聲討擴廓。順帝心忌擴廓兵權太重，太子又從中挑撥，廷臣也上章攻擊擴廓跋扈，順帝乃下詔解除擴廓兵權，分其兵隸諸將，置撫軍院，以太子統帥全國軍馬，專備擴廓。

元璋派人偵探元政府和元軍內訌的詳細情形，決定趁機會南征，北伐同時並進。十月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伐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取廣西。

取福建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輝率步騎從江西度杉關爲正兵，湯和、廖永忠由明州（寧波）以舟師取福州爲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寧（建甌）爲疑兵。有定的根據地延平（南平）和福州犄角，建寧則爲延平外線據點，駐有重兵。三路大軍分別出發，正兵使敵人以主力應戰，奇兵使敵人不測所以，疑兵分敵人兵力。

陳有定，福清人，徙居汀州清流，農人出身，沈勇喜游俠，輕財好義，頗爲鄉里所畏。

服。地方寇亂，投軍立功平賊，友諒遣將入閩，有定擊敗之，悉復所失郡縣，元授官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不久又分省延平，以有定爲平章，盡有八郡之地，威福自擅，威震八閩，對元朝始終恭順，年年由海道運糧食到大都，恪盡臣節。元璋克婺州後，就和有定接壤。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有定進攻處州，爲參軍胡深所敗，深乘勝追擊，連下浦城、松溪，元璋調度江西駐軍南下，兩路會師，準備一舉而下八閩，胡深兵敗被俘，爲有定所殺，平閩計劃因之暫緩實現。

方國珍降後，戰勝的舟師就趁勢南下，有定和元朝本部隔絕，孤立無援，只好分兵固守，慷慨誓衆，以死報國。福州、建寧相繼失守，延平被圍，城破，有定和僚屬訣別，服毒自殺不死，被俘到應天，元璋責備他攻處州，殺胡深。有定不屈，厲聲回說：「國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說！」和他的兒子一起被殺。

從出兵到克復延平，一共費時四月。從克復延平到平定全閩，又費了八個月工夫。

平定兩廣的戰略，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楊瑄、周德興、張彬由湖南取廣西；第二路

陸仲亨由韶州搗德慶；第三路是平閩舟師，以廖永忠、朱亮祖統領，由海道取廣州。第一路軍於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出發，第二、三路軍於洪武元年二月出發，所遇抵抗以第一路軍最烈。由衡州入廣西的進軍路線，第一個名城永州（零陵），第二是全州，都經激烈血戰才能占領。時寶慶、武岡猶爲元守，爲了免除後顧之憂，也次第分兵攻下，軍鋒直指靖江（桂林）。第二路軍於三個月內平定北江和西江的三角地帶，英德、清遠、肇慶、德慶、連江都歸掌握，隔斷廣州和靖江間的交通。第三路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廖永忠在福州奉命後，先派人向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勸告投降，行軍到潮州，何真即遣使上印章、圖籍、戶口，奉表歸附。廣州附近州縣都不戰而下。沿西江入廣西，梧州、容、藤諸州以次降順，北上會合第一軍圍攻靖江。合圍兩月，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廣西平。兩廣俱歸入版圖。

福建、兩廣平定後，南部除掉四川、雲南以外，都已統一，打成一片。大後方的人力和財力供給北伐軍以無限的助力。

北伐軍在出發前，元璋和劉基等籌定了作戰的計劃後，又和諸將縝密研究。常遇春提出意見，以爲南方已定，兵力有餘，如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其勝可必。都城既克，乘勝長驅，以建瓴之勢，餘地可不戰而下。元璋的作戰計劃恰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險性，以爲元建都近百年，城守必固，如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回集，進退不可，非我之利。不如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牖，天下形勢入我掌握。而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然後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常遇春還是抱持着前次直攻平江的見解，以爲巢穴根本一下，支幹自然迎刃而解。他卻沒顧慮到孤軍深入，後方的交通線如何保持，萬一被敵人截斷，兵員和糧食的補充便陷絕境。奇兵突擊，固然可以僥倖取勝，卻非萬全之計。元璋的計劃卻是穩紮穩打，立於不敗之地，步步擴大，占領地和後方聯成一體。諸將都同聲諫好。

北伐軍的統帥機構，也經嚴密組織。在平陳友諒以前，諸將都直屬元璋，不相統率。九華山之役，常遇春坑殺漢降卒，徐達不能止，始以達爲大將，盡護諸將。至是以達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以爲征虜大將軍，統帥全軍。常遇春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以爲副將軍。又擔心遇春健鬥輕敵，復諄諄告誡，如遇大敵當前，以遇春領前鋒，和參將馮勝分左右翼各將精銳進擊。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冠諸軍，使獨當一面。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又復申嚴紀律，告諭將士，以這一次北伐，目的不在略地攻城，而在平削禍亂，解救生民疾苦，凡遇敵則戰，所經地方和攻破城邑，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如有遺棄孤幼存營，父母親戚來求，即時付還。

爲使北方人民明瞭大軍北伐的動機和目的，元璋命宋濂草了一道檄文，馳諭齊、魯、河、洛、秦、晉、燕、薊各地，這檄文是中華民族革命史上有名的文獻，檄文道：

「自古帝王臨馭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

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匪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雉，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爲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既得，志驕氣盈，無復尊元、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鄧，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汚

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羣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這是元璋幕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文字指出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強調夷夏的分別，中國人民應由中國人自己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應該「驅逐胡虜，恢復中華」。這比之紅軍初起時，以復宋爲號召的狹隘的恢復家族政權，進而爲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爲號召，自然更能廣泛的博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第二是文化系統的恢復，禮義爲御世大防，換言之，即人生的行爲軌範，此軌範實我民族所以生存所以發展之生命力量。蒙古入主中國，初時尚能遵守此軌範，以綱維天下。中期以後，此軌範乃被破壞，瀆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屬不可容忍。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恢復

此世世相承之傳統文化、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之彌勒佛或明王出世空幻的理想世界，進而爲更切實具體的文化的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更能廣泛的博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

指斥元廷則分作兩點：第一是破壞傳統文化，第二是政治貪污和腐化。

指斥元將，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爲漢人王保保，爲乃舅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名。關、陝指李思齊、張思道等。擴廓斥其以夷變夏，反用虜名，跋扈要君。李、張斥其製造內亂，不忠負國。妖人指紅軍，說妖人已滅，事實上無異表白十三年來在紅軍系統下作戰的這一實力，並非紅軍，至少也已和紅軍脫離關係。

末了說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遂虜雪恥之使命。

最後爲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聲明只要他們願意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他是中國的公民，和中國人一樣看待。

前一年討張士誠的檄文只是消極的踢開紅軍系統，空洞的指斥元政府。到此方才積極

的、具體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這是儒生系統的第二次勝利，也是朱元璋的第二次轉變。

這一檄文的影響，使北方的儒生士大夫消釋了對紅軍破壞的恐懼心理，使北方的農民瞭解這支軍隊之來，是爲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使北方的官吏明白他們並非被消滅的對象。也使蒙古、色目人明白，只要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便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帝室和貴族，全被這檄文所吸引和感動，或則甘心降附，或則停止抵抗，或則起兵參加，使北伐軍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淪陷已經四百三十年的燕雲舊壤，平定西北，統一全國。

北伐軍分爲兩路：徐達一軍由淮入河是主力；另一路以鄧愈爲征戍將軍，由襄陽北略南陽以北州郡，分元兵力。

北伐軍的進展分爲四個步驟：

第一步從出師到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正月平定山東，前後三個多月，沂州、益

都、東平、濟南、東昌以次平定。

第二步由山東西進：一路由南面克永城、歸德、許州，和鄧愈軍聯絡，拊汴梁之背；一路由北面出鄆城，渡黃河，抵陳橋，汴梁不戰降。進敗元軍於洛水，河南（洛陽）降，河南全境平定。別將馮勝克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遁走。這是洪武元年三四兩個月間的事。魯、豫既定，潼關一軍堵住張、李的出路。四月元璋親到汴梁，大會諸將，重新檢討戰局和戰略。

當北伐軍運克齊、魯、河、洛的時候，元軍正忙於內戰，政局反覆和軍權轉移，交相影響，糾纏不清。擴廓解除兵權後，退兵澤州，其部將關保乘機歸附政府。元廷一面命高協同諸將守禦山東，以關係一軍赴援；一面以李思齊爲副總統，守禦關中。脫列伯、孔興等出潼關渡河迎戰，諸將互相觀望，都不奉命。政府無法，只好作和事老，劃分防區，以潼關爲界，以東屬擴廓，以西屬李思齊，各守分地。又命關保總統諸軍，如擴廓拒命，卽和貊高、李思齊東西合擊。擴廓憤極，引軍據太原，盡殺元延所置官吏，於是順帝下詔

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圍討。時北伐軍已下山東，取汴梁，元將望風降附，無一人抵抗，無一軍堵截。小城降，大城也降；漢官、漢將棄城逃走，蒙古、色目也棄城逃走。真是所謂「土崩瓦解」，勢如破竹。

北伐軍克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逃走，貂高、關保也爲擴廓所擒殺。順帝大恐，歸罪於太子，罷撫軍院，盡復擴廓官爵，令和李思齊分道南征，兩人這才着了忙，正準備整軍出發，可是事勢已非，北伐軍已經進軍元都，挽救無及了。

第三步攻勢，起於這年閏七月，徐達檄會諸將，會兵臨清，水陸步騎沿運河直上，連克德州、通州，元兵數敗無鬥志。順帝大懼，恐被俘虜，蹈徽、欽二帝的覆轍，二十七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開平，今察哈爾多倫縣地）。八月一日北伐軍入大都（今北平），淪陷四百三十年的名都，到這一天才光復舊物！從宋太祖、太宗、神宗以來未能實踐的整個民族的願望，算是達到目的了；歷史上的恥辱的污點，算是湮雪了；戰國、秦、漢以來對北族的國防線——長城，從這一天起，又成爲我民族生存自衛的堡壘了。中

華民族重新作自己國土的主人，不但得救，而且復興了！

元都雖下，元軍實力依然完整。徐達、常遇春奉命西取晉、陝。從洪武元年八月起到第二年八月，整整一年，才完成第四步的戰果。在這一年內，元軍不但抵抗較烈，而且幾次大規模反攻，在整個北伐戰役中，可說是最艱苦的一段。

當西征軍南取保定、真定，連下懷慶、澤、潞時，擴廓遣將以兵來爭澤州，西征軍大敗。擴廓乘北平空虛，親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攻北平。徐達得到消息，也不回救北平，逕率大軍直搗擴廓的根本太原。擴廓東進到半路，只好回軍救援，半夜裏被襲擊，軍潰，擴廓遁走，山西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軍入奉元路（西安），李思齊奔鳳翔。西征軍進抵鳳翔，思齊又奔臨洮。追到臨洮，思齊勢窮力迫，舉衆降。時元將攻通州，北平無重兵，於是分軍，以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騎九萬還救，直搗元都開平（上都），元帝北走。遇春暴卒，文忠代領其衆，回師會大軍併力西征。值元軍圍攻大同，文忠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殺孔興。

元帝見屢次圖謀都告失敗，知道不行，從此打消了南向恢復的妄想。徐達一軍克蘭州、平涼，曠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已而良臣復叛，固守了三個多月，援絕糧盡，城破被殺，陝西平。

李思齊、孔興、脫列伯、張良臣兄弟，或降或死，元大將中只剩擴廓帖木兒還擁兵寧夏，時時出兵攻擾，邊戍不得寧息。劉基對元璋說：「不可看輕擴廓，此人真是將才！」洪武三年又命大將軍徐達總大兵走西安，搗定西。擴廓方圍蘭州，回兵赴救，大敗於沈兒峪，擴廓奔和林。五年又分道出塞取擴廓，到嶺北爲擴廓大敗，士卒死了幾萬。八年擴廓死，西北邊戍從此才得安睡，元璋和他的將軍暗地裏都吐了一口氣。

察罕死後，擴廓繼掌兵權，元璋遣使通好，七次去信，使人都被扣留，也不回信。出塞後，又再三遣人招諭，還是不理。最後派李思齊去，見面時以禮相待，辭回時還派騎士送到交界地方，正要分別，騎士說：「奉主帥命令，請留一點東西作紀念！」思齊回答：「我是一個使人，遠道將命，那來貴重東西呢？」騎士直說：「我要的是你一隻手臂！」



思齊知道不免，只好砍了一隻手臂給他，回來後不久就死了。元璋以此益發心敬擴廓。有一天大會諸將，問以誰是天下奇男子，諸將都說：「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真奇男子！」元璋笑說：「遇春雖然是人傑，我還可以臣服他；可是我不能臣服王保保，這人真是奇男子！」

×

×

×

×

北方既定，洪武四年正月遣兵伐夏，兵分兩路：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爲副將率舟師由瞿塘攻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爲副將軍率騎兵由秦、隴攻成都。

明玉珍，隨州人，農人出身，以信義爲鄉黨所推重。徐壽輝起兵，玉珍集鄉兵結棚自固，被逼加入紅軍。據蜀稱帝後，折節下士，節儉愛民，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取一，下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不務遠略。天下大亂，四川獨能休兵息民，百姓安居樂業，可說是當時唯一的樂園。在位五年，死時才三十六歲。子明昇以十歲小孩繼位，諸將爭權，互相殘殺，大權旁落，國勢漸衰。

夏國小民弱，聽說大兵壓境，恃瞿塘天險，以鐵索橫斷關口，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平放，置礮石、木竿、鐵銃，兩岸也置礮，層層設險，以爲舟師決不能過。湯和水軍果然被阻，三個月不能前進一步。

夏人以爲敵人進攻路線必由瞿塘，把重兵都分配在東線。北邊防務空虛，傅友德軍乘機進破階州（武都）、文州，逕趨綿、漢，以克地時日寫木牌數千投漢江，順流而下。夏東線軍分兵回援漢州失利。廖永忠得到木牌，也從間道繞過敵後，和正面軍前後夾攻，斷飛橋，燒鐵索，直下夔州，水陸並進，明昇乞降。傅友德進圍成都，成都和重慶歸附，也降。十月湯和等悉定川蜀諸郡縣，夏亡。

明  
太  
願

九  
〇

### 第三章 開國皇帝

#### 第一節 國號大明的意義



至正二十七年的年底，北伐軍和南征軍分路出發，底定山東，降方國珍，入閩軍也南北兩路獲勝，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僚屬感覺非常興奮。揆量軍力、人事，元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元將的內訌，蕩平全國已有九成把握。苦戰了十幾年，總得有個着落。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朱元璋決定建國稱帝，成立一個新朝代。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正月初四日，合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爲明太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第二個平民出身的開國皇帝。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分別命官進爵。新朝廷上充滿了歡欣的空氣、蓬勃的熱線。

大明這一國號的決定，事先曾經過長期的考慮。

歷史上的朝代稱號，都有其特殊的意義的，大別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用初起時的地名，如秦、漢；第二類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唐；第三類用特別的物產，如遼（鑛鐵）金；第四類用文字的含義，如大真、大元。大明非地名，也非爵邑，更非物產，應該歸到第四類。

大明的國號出於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其主要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祕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爲民間所熟知、所深信的預言。這傳說又和彌勒降生混合，彌勒佛和明王二位一體，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韓林兒自稱小明王，西系明昇也稱小明王。明太祖原爲小明王部將，繼小明王而起，國號也稱大明。

明太祖部下分紅軍和儒生兩個系統，這一國號的採用，使兩方面人都感覺滿意。就紅軍方面說，他們大多數都起自淮西，受了彭瑩玉的教化，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餘黨，或夏和漢的降將。國號大明，一來表示還是繼承小明王這一系統；二來告

訴人「明王」已出，不必再費心多事；三來使人民安心，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就儒生方面說，他們固然和明教無淵源，和紅軍處於敵對地位，他們用盡計算，勸誘明太祖脫離明教，遣棄紅軍，暗殺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對於這一個國號，卻用儒家的看法去解釋：「明」意爲光明，分之則爲日月；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之文。千多年來「大明」和日月都列爲正祀，無論是列爲郊祭或特祭，都爲歷朝所重視，儒生所樂於討論。而且新朝起於南方，和歷史上的以北制南者異勢，以陰陽五行之說附會之，則南方爲火爲陽，爲祝融，色爲赤；北方屬水爲陰，爲玄冥，色爲黑；元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以火尅水，以陽消陰，以明制暗，都是漢以來的儒生所津津樂道的。歷史的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裏「朱明」一名詞把國姓和國號聯在一起，尤爲巧合。以此儒生一系統也贊成用這國號。一從明教教義，一從儒家經說，並行不悖，人人都以爲合乎自己的理想。這是明太祖的權術——一石兩鳥的巧妙手段。

元末二十年的混戰，導源於「明王出世」、「彌勒降生」兩個宗教預言。明太祖深深

了解這種預言的意義，他自己因此得到機會和成功，卻不願別人來利用。而且「大明」已經成爲國號，應該保持國號的尊嚴，建國的第一年就下詔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明教因爲名犯國號，更被政府所注意，教產被沒收，教徒被逐歸農，明教徒只好又改換名稱，藏形匿影，暗地裏活動，漸漸衰微，不爲人所注意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明太祖的先見，紅軍在西北的餘黨並沒有完全消滅，過了四十多年又四處起事，領袖田九成自稱後明皇帝，改元龍鳳，帝號和年號都直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認這一新興的朝代。一百年後，貴州苗人又自稱夏國明家的後人，自稱明王作亂。此外白蓮教、彌勒教的教徒在各朝、各地的暴動和變亂，更是史不絕書。雖然都被政府用武力削平，卻可看出這個時代裏宗教和政治的關係。

## 第一節 帝國的規模

明太祖經過了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隊裏，在作戰時，在後方，

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徵求專家的意見，因此他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最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復宋，恢復狹隘的家族政權，暫時的固然可以發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一則這時去宋亡已九十年，宋遺民故老死亡已盡，第二三代的子孫對歷史上的皇朝，不會太感覺依戀。二則韓家父子假託趙氏子孫，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假串的戲劇只能在開幕時作宣傳的資料，事後也就人我兩忘，不再有人提起了。明太祖北伐時，嚴正的提出民族自主獨立的新政策，漢族應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法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政策，博得全民族熱烈的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並且更進一步指出，蒙古、色目人只要參加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視爲國家的公民。這一舉措，把蒙古、色目人也吸引過來了，至少做到使他們停止抵抗的地步。在開國以後，這革命政策仍然被尊重爲國策，對於參加漢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



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中央有做到尚書、侍郎的，地方則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在軍隊中更多，甚至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給賜姓名，和漢人無別，婚姻則制定法令，聽其與漢人通婚，但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聽其同類自相嫁娶。在這制度下，蒙古、色目人薰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爲中華民族的成員，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國家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塞外的部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叫他們各安生理，不要疑懼。

相反的，卻下詔恢復衣冠如唐制，其辮髮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元俗喪葬作樂娛尸，禮儀尙右，也逐一改正，復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級的生活、服用、房舍、興從種種規模標準，使人有所遵守。

x

x

x

x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明朝的興起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的情形已經糾正過來，而且更進一步，一切平等，並不歧視外族。在經濟方面，雖已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控制特權，但就整個中華民族說，則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糾紛，尙未覓得解決的途徑。

元末大部分農民參加紅軍的破壞工作，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維護秩序，保全生命財產，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混亂的局面之下，他們用盡可能的力量，組織私軍，建築堡寨，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分子包括着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他們有知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並不統一，卻是一個潛在的最大力量，他們攻擊紅軍，也不和無政治色彩的草寇和割據的羣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新政權是能够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擁戴這一新政權。同時新朝的一批新興的貴族、大臣、官吏，也因勞績獲得大量的土地，成爲新的地主。新興的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不能不加考慮，因之農民的生活問

題就被擱淺，永遠不能提出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

明太祖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他們過去曾身受過地主的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得不靠地主的人力、物力，和他們合作。在這樣一種微妙的矛盾關係下，產生了對地主的雙層的政策：正面是利用地主們的知識和社會聲望，收羅作政治幹部和向民間徵收糧糧的政府代理人——前者因為建國後政治機構刷新，內戰二十年，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只好以有教養的地主來補充；後者因為地主和農民接近，情形較熟，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吏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前者往往由布衣任用，方面大吏，甚至中央的九卿；後者則普遍任爲糧長，管理本鄉的賦稅。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排除不肯合作的地主。一種常用的方法是逼迫遷徙，把各地的地主遷徙到濠州或京師——南京，根本剷除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瓜蔓，一網打盡，族誅籍沒。在洪武一朝，浙東西故家巨室幾乎被消滅淨盡。

爲了對付農民的要求，其實是爲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明太祖用了二十年的功夫，大規

模舉行土地丈量 and 人口普查，六百年來若干朝代若干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目的是過去六百年未經實地調查，土地台帳和實際不符，而且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逃避國家租稅，半數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等，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由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丈量以後，製成文冊，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號、田主姓名，名爲「魚鱗圖冊」，政府據之定賦稅標準，不但政府因之而增加大量的收入，地主和貧農的負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比過去公平一點。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黃冊。組織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的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十甲，每甲十人，每年以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理一里、一甲的事，先後以丁糧多少爲序，從第一甲到第十甲每年輪流替國家服役，一甲服役一年，便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把黃冊編定一次，使它合於實際。

魚鱗圖冊以土地爲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逐一詳細記載。黃冊以戶爲主，每戶的家業，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式分別登錄。以魚鱗圖冊爲經，解決土地

的爭訟，以黃冊爲緯，規定賦役的法制。這法度雖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隨之而進步，農民仍然和過去一樣，要負幾重義務，生活之困苦，並不因政權之轉換而稍減。

x

x

x

x

新朝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各級幹部人才，徵用地主和前朝舊官僚，只能暫時應急，非久遠之計。遠在克婺州那年，明太祖卽已重開郡學，建國前三年設國子學，後來改爲國子監，分六堂，擇府、州、縣學諸生和品官子弟入學，由國家供給膳宿、衣服、零用錢，皇后也於監中積糧，養諸生妻子，務使諸生不操心於家事，安心向學。每月有月考，每日有日課，衣冠、步履、飲食都有法度，每年考試成績滿八分爲及格，送交政府任用，不及格的仍留監讀書。府、州、縣也設有學校，教師由政府任命，師生膳宿都由政府供給。鄉村則有社學，教育民間子弟，卽使是下邑荒僻，由陬海涯，也一樣有學校，一樣有受教育的機會。全國學校都頒發有學規和禁例，嚴厲執行，犯規的輕則責處，重的甚至處死刑、充軍。中央的國子監爲政府儲才之地，管理尤爲嚴格，掌教的多爲耆宿大儒，洪武初年大規

模丈量土地的工作，和地方學校的教師，政府各部院的事務官，大多以監生充任，末年甚至以監生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等官，平常的才任爲府、州、縣六品以下官，當時布列中外的官吏，以國子監生爲最多最盛。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制度。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科舉則必須經由學校。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爲鄉試；及格的爲舉人，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爲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覆試，地點在殿廷，叫作殿試，又稱廷試。及格的分作一、二、三甲：第一甲只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由布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都爲翰林官。他們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舍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府、知縣等官。舉人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作小京官，或授府佐，州、縣正官或學校教官。

學校功課以四書五經爲主，和劉向「說苑」、律令、書、數、「御製大誥」。各級考試專以四書和五經命題，文章有一定格式，用古人口氣說話，只能根據幾家指定的註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體裁排偶，普通叫作八股，又稱制義。這制度是明太祖和劉基商量決定的，五百五十年來的政治上一切人物都由這制度培養訓練出來。學校和科舉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又必由科舉，科舉的敲門磚是專重形式毫無內容的八股，甚至連古人的經典也經過檢查，孟子書中有一段話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一些違反君主利益的話一概剷去，孟子也被攆出孔廟，不許他吃冷豬肉。在這十分嚴厲的統制之下，學校的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在參加考試時，即使古人所說的所解釋的不合真理，也只能被牽着鼻子走，將錯就錯。於是整個士大夫階級，整個思想界，上自當國的執政，下至社學的童生，都成爲皇帝的崇拜者、擁護者，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系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

x

x

x

x

太祖在攻克集慶以後，就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他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徵兵制的優點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國家在平時無養兵之費。缺點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即影響到農村的生產，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適於大規模的作戰。募兵制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游民，當兵是職業，數量和時間都可不受農業生產的限制；壞處是國家經常要維持巨額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而且募兵來源不明，他們沒有宗族鄉里的牽掛，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理想的辦法是折衷於兩者之間，具有兩者的優點，卻避免兩者的缺點，使戰鬥力量和生產力量一致。

劉基創立的辦法是衛所制度。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第一是從征，即起事後諸將所統率的部隊；第二是歸附，包括削平羣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降兵；第三是謫發，指因犯罪被謫發當兵的；第四是聚集，即徵兵，家出一丁為兵。前兩種是定制時原有的軍隊，後兩種則為補充軍。這四種來源的軍員都是世襲的，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



組織分作衛、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爲衛，衛有指揮使。衛分五千戶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戶。千戶所分十百戶所，所百十二人，有百戶。百戶下有總旗二，小旗十，小旗領軍十人，大小聯比以成軍。衛所的分布，根據地理險要，有的地方設所，關聯幾個地方的設衛。集合一個區域的若干衛所，又設都指揮使司爲地方最高軍政機關，長官是都指揮使。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司，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分別隸屬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於屯田，大略係倣漢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且耕且守，一來省去運輸之勞，二來充實軍食。接着內地衛所也紛紛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官給耕牛農具，教種植，復租賦，墾闢後每畝稅一斗。邊地守軍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則以二分守城，八分屯種，自足自給，養軍兩百萬，不費國家一錢。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邊軍糧食發生問題時，政府就用開中法來接濟，國家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太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鹽，兩下裏交換一下，商

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就可向政府領到相當價值的鹽，自由販賣，博取重利，商人會打算盤，也嫌運費太大，索性自己雇人在邊境開屯，就地繳納。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去運費，商人也借此發財，真可說一舉而三得。而且邊防荒地開闢了，不但增加國家的財富，也造成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於兵部。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運籌。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種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所軍集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長官充任將軍，統帶出征，戰事結束後，立刻復員，衛軍各回原衛，將軍解除兵權，也回原任。將不專軍，軍無私將，上下階級分明，嚴守軍紀，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是完全根絕了。

x

x

x

x

由於歷史的繼承和衍變，隋、唐以來的三省制度——中書出命令，門下管封駁，尚書主執行——中書和皇帝接觸的機會最多，權也獨重，漸漸的門下省不能執行職務，尚書也

只能平決庶務，不能與聞國政。到元代索性取消門下省，把尚書省的官屬六部也歸併到中書，成爲一省當政的局面。地方則分設行中書省，總攬軍、官大政。其下有路、府、州、縣，管理軍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就這個度本身說，把政治中樞分作三部分：一個專管設計，一個負責執行，而又另有一個糾核的機構，駁正違誤。三權並峙，在理論上是無可非議的（三省制和皇權的衝突——或者可以說限制，筆者將於下文「皇權的極峯」一節說明之）。可是在事實上，第一由於人的關係，如上文所說，中書獨秉大政，門下無足重輕，尚書也不能與聞國政，到元代三省簡化爲一省。第二由於事的關係，從唐以來，便適應環境，因事設官，例如尚書都省原有戶部，專管戶口、財政，在國計困難時，政府要張羅財帛，爲慎重其事，便特設鹽鐵使、戶部使、租庸使、國計使等官，這些官都是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戶部位祇權輕，職守都爲諸使所奪，變成閒曹。兵部專管軍政，後來又設樞密使，兵部又無事可做。禮部專掌禮儀，卻又另有禮院。重床疊屋，千頭萬緒，甚至

名實俱紊，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冗官太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愈來愈低。到元代更把蒙古的部族政治機構和宋制混合，便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了。而且就替國家服務而論，也有官、職、差遣之分；國家的賞功酬庸，又有階、勳、爵、食邑、功臣號等名目。其實除差遣（實際所任事務）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干的。以上兩個相反的趨勢，前一個由繁而簡，後一個由簡而繁，卻發生同樣的惡果，政治機構混亂複雜，不但浪費國家的人力、財力，而且臃腫不靈，心臟麻痺，癱瘓的病象在顯露了。

明太祖初起時，也因承元制，無所更動。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改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省之政令。布政使是中央派駐地方的代表，稟承中央，宣布政令。全國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五年置交趾布政司，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二）罷交趾布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司。布政使司的分區大體上繼承元的行

省，布政使的職權卻只管民政、財政，和元代行中書省的無所不統，輕重大不相同。而且就地地位論，行省官是以中央都省的機構分設於地方，布政使則是中央派遣於地方的使人。前者是中央分權於地方，後者則地方集權於中央，更不可同日而語。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長官爲按察使，主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布按二司和掌軍政的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是地方的最高政府，民政、司法、軍政三權分立，直接受中央統制。其下有府，長官爲知府。有直隸州，地位等於府，長官是知州。府下有縣，長官是知縣。州、縣是直接臨民的政治單位。

中央機構的革新，稍晚於地方。洪武十三年（公元一三八〇），胡惟庸案發後（詳下章），廢中書省，倣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的地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吏部掌全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甄別人才。戶部掌戶口、田賦。禮部掌禮儀、祭祀、宴饗、貢舉（教育和考試）和外交。兵部掌軍令和衛所、官軍選授、簡練。刑部掌刑名。工部掌工程、造作、水利、交通。這六部都直接稟承皇帝，奉行

政令。

統軍機關則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各領所屬都司衛所，和兵部互相表裏。都督府長官雖掌軍旅政事，卻不直接統帶軍隊，遇有征討，才奉令出爲將軍，指揮作戰，事定後交還將印，仍回原府辦事。

監察機關原來是御史臺，洪武十五年改爲都察院。長官爲左右都御史，其屬有監察御史，分掌十二道（按照布政使司政區分道）。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學術不正，和變亂成憲，都可隨時舉劾。監察御史在內監視各所屬機關，在外有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鹽、茶馬、監軍等職務，就中巡按算是代皇帝巡狩，按臨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是最威武的一個差使。

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分立，官吏內外互用，其地位以級規定，官品一致，陞遷調用都有一定的法度。百官分治，由皇帝總其大成，在這一新機構下，系統分明，職守固定，

法令詳密，組織簡單，奠定下近六百年的政治基礎。在過去，政事由三省分別處理，取決於皇帝，皇帝是國家的元首。在這新制度下，六部府院直屬於皇帝，皇帝不但是國家的元首，而且是政治的領袖，君權、相權的合一，使皇權由之達於極峯。

x

x

x

x

歷史的教訓使明太祖深切的明白宦官和外戚對於政治的禍害。他以爲漢、唐禍亂，多由閹侍。這一種人只可供灑掃、給使令，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爲耳目心腹。如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心腹，則心腹病。駕馭之道，是使之畏法，不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因定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置宮門，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又令內臣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不得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廷。外廷諸司不許和內監文移往來。這幾條規定都針對着歷史上所曾發生的弊端，使內侍名實相符地作宮廷的僕役。對外戚干政的對策，是不許后妃干政。洪武元年三月卽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后妃的故事，教育宮人。又定制皇后只得治宮人

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得和外間通信，犯者死。羣臣命婦朔望期見中宮，無故不得入內，人君無見外命婦禮。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私進者勿受。太祖母族和妻族都絕後，後代也都遵守祖訓，后妃必選自民家。外戚只是高爵厚祿，衣租食稅，絕對不許預聞政事。在他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內臣小心守法，宮禁和外廷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次之，元人重吏，法令極繁，案牘冗泛，吏得夤緣爲奸，爲弊最甚，而且正因爲案牘過於冗繁，非學習經年不能通曉，吏事成爲專門之學，掌印正官不明格式，只好唯吏之言是聽，結果是治國治民的都是吏而非官。小吏唯利是圖，不明大體，政治（其實是吏治）自然愈鬧愈糟。遠在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便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諭臺省官立法務須簡嚴，選深通法律的學者編定律令，經過縝密的商訂，去煩減重，前後經過三十年，更改刪定了四五次，編成「大明律」。條例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在整個立法史上說，



可說是最重要最偉大的一部法典。又於洪武十二年立案牘減煩式頒示諸司，使明白易曉，文吏無法舞弊弄權。從此吏員在政治上被斥為雜流，不能作官。官、吏完全分開，官主行政，吏主事務，這是政治史上一個很大的變化。

和文吏相同的是文章的格式，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從上面下的制誥，從下達上的表奏，照例用駢儷四六，儘管有若干人主張復古，提倡改革，民間是成功了，政府卻仍然用老套頭。同一時代，卻用兩種文字：廟堂的駢儷文，民間的古文。明太祖很不贊成這辦法，他以爲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經典上的話都明白好懂，像諸葛亮的「出師表」，何嘗雕琢爲文，而誠意溢露，至今讀了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然艱深，用意卻極淺近，即使寫得和司馬相如、揚雄一樣好，別人不懂，中什麼用！以此他要他的祕書——翰林——作文字，只要說明白道理，通世務，不要浮辭藻飾。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用對偶文辭，選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和韓愈「賀雨表」作爲範表法式。這一舉措，不但使政府文字簡單化，把廟堂和民間打通，現代人寫現代話，就文學的影響說，也

可以說極大——韓、柳以後提倡古文，他是最成功的一個人。

唐、宋兩代還有一個壞習慣，政府任官令發表後，被任命的人照例要辭官上辭表，一辭、再辭，甚至辭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不許，下詔敦勸，一勸、再三勸、六七勸，到這人上任才算罷休。辭的固不是真辭，勸的也不是真勸，只是雙方在玩文字的把戲，誤時誤事，白費紙墨，明太祖覺得這種做作太無聊，也把它廢止了。

### 第三節 建都問題和分封諸王

自稱爲淮右布衣，出身於平民而作皇帝的明太祖，在得了勢力、稱帝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中心；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

遠在初渡江克太平時（公元一三五五），陶安便勸他先取金陵，撫形勢以臨四方。馮國用也勸他定都金陵，以爲根本。葉兌上書勸他定都建康，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臨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明太祖參酌諸謀士的意見，經過長期的考慮後，龍鳳十二年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一三六六）六月，拓應天城，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到次年九月新宮成，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第二年稱帝，北伐南征，所向勝利，到洪武二十年遼東歸附，全國統一。在這二十年，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局面大不相同，吳王時代的都城是否可以適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面，便大成問題。而且元帝雖已北走，仍然是蒙古大汗，保有不可侮的實力，時刻有南下恢復的企圖。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軼，也是國防上重大的問題。以此國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是朝野所最矚目的兩大問題。

基於天然環境的限制，東南方面沿海數千里，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東北和西北方面呢？長城外便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鐵騎奔馳，黃河以北便非我有。可是防邊須用重兵，如把兵權交給諸將，又怕尾大不掉，有造成藩鎮跋扈的危機。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國防前線，才能收統轄指揮之效。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北方為國防關係，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則北邊空

虛，無法堵住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設在北邊，則國用仍須仰給於東南，轉運勞費，極不合算。

帝國都城問題以外，還有帝國制度問題，是郡縣制，還是封建制呢？就歷史說，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藩國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個。可是周代封建藩國，卻又枝強幹弱，威令不行。這兩個制度的折衷辦法是兩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設官分治，集大權於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爲國家捍禦。把帝國建都和制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封子弟於北邊國防線上，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可以得到完滿的解決，這是明太祖的折衷政策。

明太祖定都應天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的限制：第一因爲江南富饒爲全國冠，「財富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不願輕易放棄，若另建都邑，則又須重加一番勞費。第三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不願輕去鄉土。洪武元年四月攻取汴梁後，他曾親到汴梁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適中，可是四面受敵，形勢還不及應天。而在

事實上，則西北未定，爲轉餉屯軍計，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前線供應站，以便策攻。於是做效成周兩京之制，八月以應天爲南京，開封（汴梁）爲北京。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帝都重建問題又再度提出。廷臣中有人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有人主張洛陽爲全國中心，四方朝貢道里適均。也有人提議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又有人提出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就可省民力。太祖以爲這些建議都有片面的理由，只是都不適應現狀。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建國，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蘇，若重新建都，供給力役都出江南，未免勞民。在北平，宮室也得略有更動，還不如仍舊在南京，據形勢之地，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立國。次之臨濠（濠州）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也是一個可以建都的地方。於是定議以臨濠爲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從洪武二年九月開始營建，到八年四月，經劉基堅決反對，以爲鳳陽雖是帝鄉，但就種種條件說，都非建都之地，方才停工，放棄了建都的念頭。到洪武十一年正月（公元一三七七）才改南京爲京師。躊躇了十年的建都問題，到這時才下

決心正名定都。

京師雖已奠定，但爲了防禦蒙古，控制北邊，明太祖仍時時有遷都西北的雄心。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和洛陽。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命皇太子巡視西北，比較兩地的形勢，太子回朝後獻陝西地圖，提出經略建都的意見。次年四月太子薨，遷都問題只好暫時擱下。

京師新宮原來是燕尾湖，填湖改造，地勢中下、南高而北低，就地理家的看法是不合建造的法則的。皇太子死後，明太祖很傷心，百無聊賴中把太子之死歸咎於新宮的地勢，這年年底他親撰祭光祿寺龜神文說：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

六十五歲的老皇帝，受了這嚴重的打擊，失去勇氣，就從此不再談遷都問題了。

分封諸王的制度，決定於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四月編「祖訓錄」的時候，皇第二子到皇第十子的封王在洪武三年四月，可是諸王的就藩卻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師之後。從封王到就藩，前後相隔九年，原因第一等候諸子成年，第二都城未定，牽連的立國制度也不能決定。到京師決定後，第一批就藩的是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晉王。以後諸子逐一成立，也都分王出外，遍布在全國各軍路要地。

諸王分封在國防前線、防止蒙古入侵的有九王，都敷險隘，控要害，有塞王之稱。就長城的起訖，又可分作外、內二線：外線東渡榆關，跨遼東，西被朝鮮，聯開原，控扼東北諸夷，以廣寧爲中心建遼國。經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熱河），斷絕蒙古南略道路，以大寧爲中心建寧國。北平天險，爲元故都，建燕國。西按古北口，瀕於雍河，鞏居庸，蔽雁門，以谷王駐宣府（察哈爾宣化），代王駐大同。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以慶王守寧夏。又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以甘州爲中心建肅國。內線則是太原的晉王和西安的秦王。內地則開封有周

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齊王，長沙有潭王，兗州有魯王，成都有蜀王，荊州有湘王。

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置官屬，冕服車旗邸第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地位雖然極高，卻沒有土地，更沒有人民，不與民政，王府以外，便歸中央所任命的各級官員統治。每年有一萬石米的俸祿和其他賞賜。唯一的特權是軍權。每王府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設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阨邊諸王，兵力尤厚，如寧王所部至有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宋顏三衛皆饒勇善戰。秦、晉、燕三王的護衛特別經中央補充，兵力也特強。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守鎮兵有中央的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並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這規定使親王成爲地方守軍和中央軍令機關的聯繫人，親王是皇帝在地方的軍權代表，平時以護衛軍監視地方守軍，單獨可以應變，有事時指揮兩軍也可抵抗外來的侵襲。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邊，遠涉塞外，校



獵而還，謂之蕭清沙漠。凡塞王都預軍務，內中晉、燕屢次受命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軍中小事專決，大事方請示中央，軍權獨重，立功也最多。

以親王守邊，專決軍務，內地各大都會，也以皇子出鎮，屏藩翼衛，星羅棋布，國都雖然在東南，也安如磐石，內安外攘，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

#### 第四節 大一統和邊疆政策

明太祖以洪武元年稱帝建國，但是大一統事業的完成，卻還須等候二十年。

元順帝北走以後，蒙古人殘留在國內的勢力還有兩大支：一支是雲南的梁王，一支是東北的納哈出，都奉元正朔，雄踞一方。雲南和蒙古本部完全隔絕，勢力孤單，明太祖的注意力便先集中在西南。從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消滅了割據四川的夏國後，便着手經營，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雲南自動歸附，先後派遣使臣王禕、吳雲到雲南招降，都被梁

王所殺。到洪武十四年便決意用武力平定，派出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將軍分兩路進攻。這時雲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個系統：第一是直屬於蒙古大汗以昆明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隸屬於蒙古政府，卻又享有自治權利，以大理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屬的地域都被區分為路、府、州、縣。第三是在上述兩系統底下和南部（現今思普一帶）的非漢族諸部族，就是明代人叫作土司的地域。在這三系統中，漢化程度以第一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淺或竟未漢化。現在貴州的西部，在元代屬於雲南行省，其東部則另設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管理羅羅族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明太祖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貴州土人頭目思南（今思南縣）宣慰和思州（今思縣）宣撫先後降附。平夏後，四川全境都入明版圖，和四川接境的貴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貴州宣慰和普定府總管即於第二年自動降附。貴州的土司大部分都已歸順明朝，雲南在東北兩面便失去屏蔽了。

明兵從東北兩面進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烏撒（今雲南鎮雄、貴州威寧等地），這地

方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接壤處，恰似犬牙突入，在軍事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軍呼應，並且是羅羅族領域的中心。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貴州安順），進攻昆明。從明軍動員那天算起，不過一百多天的工夫，明東路軍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敗自殺，明軍再回師和北路軍會攻烏撒，把蒙古軍消滅了，附近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芒部（今雲南鎮雄）諸羅羅族都望風降附，昆明附近諸路也都以次歸順。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和雲南都指揮使司，樹立了軍事統制的中心。二月又置雲南布政使司，樹立了政治的中心。又分別派官開築道路，廣十丈，以六十里爲一驛，把川、滇、黔三省聯繫起來。布置既定，又再向西進攻大理，經略西北和西南部諸地，招降麼些、羅羅、掸、僂諸族，分兵南下，以次勘定各土司。分雲南爲五十二府、六十二州、五十四縣，在要害處設兵置衛。雲南邊外的緬甸和八百媳婦（今暹羅地）都遣使內附，置緬中、緬甸和老撾（今暹羅）八百諸宣慰司。又令沐英以西平侯世守雲南。沐家世代都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人才，他們竭力輸入漢文化，興學校，修水利，墾荒地，雲南的經濟因之開發，人

文因之日盛。

納哈出是元朝世將，太平失守後被俘，明太祖放他北還。元亡後擁兵虎踞金山（在開原西北，遼河北岸之懷德，境鄰吉林），養精蓄銳，伺機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軍，擴廓帖木兒的西路軍，互相呼應，形成三路對明的局面。在東北，除金山納哈出軍以外，遼陽、瀋陽、開原一帶也都有蒙古軍屯聚。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元遼陽守將劉益降後，即置遼東指揮使司，七月又置遼東都指揮使司，總轄遼東軍馬，逐漸把遼、瀋、開原等地征服。同時又從河北、陝西、山西各地幾次分兵大舉深入蒙古，擊破擴廓的主力。時元順帝於前一年死，子愛猷識里達臘繼立（年號宣光，廟號昭宗）。明兵進擊，克應昌（今熱河經綽縣以西、察哈爾北部之地），元主遠遁漠北。到洪武八年擴廓死後，蒙古西路和中路軍日漸困敝，不敢再深入內地侵掠。明太祖乘機以次經營甘肅、寧夏一帶，更進一步招撫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給以土司名義或王號，使其分化，不能合力入寇，

同時也利用他們來阻擋蒙古人的南下。在長城以北今內蒙地方，則就各要害地點設置軍事中心，逐步把蒙古人趕往漠北，不使近塞。西北的問題解決，再轉回頭來對付東北。

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七），命馮勝、傅友德、藍玉等將軍率兵北征納哈出。大軍出長城松亭關，築大寧（今熱河黑城）、寬河（今熱河寬城）、會州（今熱河平泉）、富峪（平泉之北）四城，留兵屯守，切斷納哈出和蒙古中路軍的呼應。再東向用主力軍由北面包圍，納哈出孤軍無援，只好出降，遼東全定。於是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東和遼陽、西和大同相望，為國防前線的三個據點。又西和開平衛（元上都，今察哈爾多倫縣地）、興和千戶所（今察哈爾張北縣地）、東勝城（今綏遠托克托縣及蒙古茂明安之地）聯成長城以外的第一道國防線，從遼河以西數千里，設衛置所，聲勢聯絡。到洪武二十二年，蒙古主脫古思帖木兒被弑，部屬分散，以後篡亂相尋，勢力日衰，帝國北邊的邊防也因之而博得一個短時期的安寧。

×

×

×

×

東北蒙古軍雖已消滅，還有女真族的問題急待解決。女真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後裔，分爲建州、海西、野人三種。過去兩屬於蒙古和高麗，部落分散，時時糾合同內地侵掠。明太祖所採取的對策：一面封韓王於開原，寧王於大寧，以控扼遼河之首尾；又封遼王於廣寧（今遼寧北鎮），以阻止蒙古及女真之內犯。另一面採分化政策，把遼河以東諸女真部族，個別招撫，分爲若干衛所，使其自成單位，給其酋長以軍官名義並指定住處，許其世襲，並且給以璽書爲進貢和互市的憑證，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使其不能團結爲患。到明成祖卽位後，越發遣使四出招撫，拓地至今黑龍江口，繼續設置衛所，連太祖時代所設的共百八十四衛，置奴兒干都司以統之，現在的俄領庫頁島和東海濱省都是當年奴兒干都司的轄地。

遼東平定後，大一統的事業遂完全告成。

和前代一樣，這大一統的國家還有許多屬國和藩國，圍拱在它的四周。從東面算起，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發生政變，大將李成桂推翻親元的王朝自立，改國號爲朝鮮，成爲大明帝國最忠順的屬國。東南有琉球。藩國則西南有安南、真臘、暹羅，占城和南洋羣島諸國，在內地和邊疆則有許多羈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屬和帝國的關係，照歷代傳說的辦法，在帝國方面有三道手續：第一是宣告新朝成立，叫他們繳還元代所頒的印綬冊誥，表示他們已和元室斷絕關係。第二是遣使重新頒賜新的印綬冊誥，表示他們自此受新朝的冊封，在名義上是新朝的藩國。第三是逐年頒賜大統曆，使之遵奉正朔，永爲藩臣。在藩國方面則必須遣使稱臣入貢；新君卽位，必須請求帝國承認，遣使冊封。所享受的權利是通商，和皇帝的優渥的賞賜。和他國發生糾紛或被攻擊時，得請求帝國調解和援助。至於藩國的內政，則可完全自主，帝國從不加以干涉。帝國在沿海特別設三個通商口岸，名爲市舶司，和藩國通商：寧波市舶司指定爲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廣州市舶司則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明太祖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敗的教訓，並且瞭解一個自足自給的國家，沒有理由發

動侵略的戰爭。除非是無故被侵略，不能不起來作戰。以此立定主意，和各國和平相處，保境安民。生怕後世子孫不能遵守這政策，又特別在他的「皇明祖訓」中鄭重告誡說：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可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國名列後：

東 北 朝鮮國。

正東偏北 日本國——雖朝貢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小琉球國。

西 南 安南國、真臘國、暹羅國、占城國、蘇門答刺國、西洋國、爪哇國、潞亨國、白花國、三弗齊國、渤泥國」。



內地的部族和土司也和藩屬一樣，要進貢，繼承要得帝國承認，內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國接待屬禮部主客司，冊封承襲都用詔旨；部族土司領兵的則直屬兵部，土府縣屬吏部，體統不同。平時有納稅、開關驛路的義務。遇有大征伐，有出兵從征的義務。內部發生糾紛，政府得隨時改變他們的組織，甚至收回治權，直屬中國，即所謂「改土歸流」。土司銜號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土知府、土知縣等名目，地位都是世襲，有一定的轄地和土民。土司和政府的關係，在土司方面是借中央所給予的地位和威權，來鎮懾部下百姓；在中央方面，則用爵賞政策牢籠土司，使其約束土民，維持地方安寧，可以說是互相爲用的。

大概地說來，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貴州三省接壤處是苗族活動的中心，向南發展達到貴州。廣西則是僜族（在東部）、僮族（在西部）的根據地。四川、貴州、雲南三省接壤處是羅羅族的大本營。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則有麼些族。雲南南部有越族（即擺夷）。四川北部和青海、甘、寧有羌族（番人）。

在上述各區域中，除純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而外，還有一種參用流官的制度。流官即中央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非世襲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司爲主官，另外派遣流官去幫他治理地方。相反地，在設立流官的州、縣，境內卻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縣，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縣，也有土官的州、縣。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縣內，也有漢人和非漢人雜處的情形。中央政府對付這些部族的政策，在極邊區域，只要他們稟承朝命，治民合理，和漢人相安無事，便聽任其世襲相承，不加干涉。在內地則採逐漸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治，和開設學校，建設道路，派遣士人子弟到京師國子監讀書，提高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水準，使之加入大文化集團，享受國民的一切權利。

治理西北羌族的辦法分兩種：一種用其會長爲衛所長官，世世承襲；一種因其土俗，建寺並賜番僧封號，使悉心內向。羌族的勢力日益分化，兵力愈弱，西邊的問題也就解決了。現在的西藏和西康，當時叫作烏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僧侶兼掌政事，也

因仍元制，按照宗教地位，封爲國師、法王等名號，令其撫安番民，定期朝貢。又以西番肉食，對茶葉特別愛好，於邊境創立茶課司，令番人以馬換茶，對入貢的賞賜也以茶和布匹代替。西邊諸族國，一來貪入貢和互市的利益，二來要保住世代襲官的權利，三來有僧侶勸導，共尊中國，都伏伏貼貼，不敢生事。有明一代，西邊太太平平，無寇亂之患，不能不歸功於這種邊疆政策的實施。

## 第四章 恐怖政治

### 第一節 幾件大案



太祖繼元立國，有懲於元代之以縱弛失敗，矯枉過正，特用嚴刑治國，誅殺屠戮，幾無虛日。用恐怖的手段，肅清貪污官吏，排除有野心的文武臣僚，恐嚇知識分子，造成至高無上、森嚴可怖的皇權。

在他在位的三十一年中，根據他自己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和「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凌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以下的有一萬多案，三篇所定算是最寬容了，所記進士、監生罪名，從一犯到四犯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優待的辦法是暫赦死刑，仍回原職、戴斬罪辦事！內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屬於政治陰謀，後兩案則為貪污。前兩案株連被殺者有五萬人，後兩案也有

好幾萬。從開國元勳到列侯、裨將，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富人、地主，僧道、屠沽，甚至親姪、親甥，一有不是，立刻喪身滅族。在他這一朝，差不多各階層的比較有作爲的領袖人物，都被殺完了，殺得全國寒心，人人戰戰兢兢，不知命在何日。尤其是在朝的官吏，和皇帝最接近的，死的機會也最多。朝官每天上朝，先和妻子訣別，立下遺囑，幸而不死，居然活着回來，便舉家相慶。有的被判處作苦工或充軍，親朋也都來道喜。在這緊張慘酷的空氣下，貪污是絕跡了，行政效率是提高了，國家的綱紀是建設起來了，治權是穩定了，可是國家民族的元氣也被斲喪了！

胡惟庸案發生於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生於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三年，主犯雖不同，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太祖初起兵占領和陽時的帥府僑部，和李善長同鄉，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進用，洪武三年就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軍、民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司，只對皇帝

負責。這制度對於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不敢作主的丞相，或是一個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什麼問題。或者一方面性情謙和退讓，一方面性情剛斷果決，柔剛互濟，也許可以適合。但是胡惟庸是一個幹練有爲的野心家，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自任，不肯放下。明太祖呢？赤手建國，英明果斷，苦戰幾十年才得到的大權，豈肯輕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權力，從來沒有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事實上如一切庶務都歸丞相處決，皇帝只好高拱無爲，簽字蓋印。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則丞相也成爲虛設，伴食畫諾。這兩個人都好攬權，又都剛性，不肯相讓，結果相權和皇權發生摩擦，皇帝有兵權，失敗的當然是丞相。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衝突還不明顯（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來，堅決不幹）。接着是汪廣洋，數黜數進，終於賜死。中書官稍有權的如楊憲，也不免一死。胡惟庸是任期最長、衝突最久的一個，惟庸死而中書省遂廢，相權和皇權合一。洪武二十八年太祖立下政治遺囑說：「朕能丞相，

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就整個歷史說，胡惟庸是最後的一個丞相。

胡惟庸之死只是這件大案的一個引子，他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以後明太祖要消除有野心的文武臣僚，便把這案情放大：一放爲通倭，再放爲通元。倭寇和蒙古是國家當時的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三放爲串通李善長謀逆，四放爲藍玉謀逆案。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愈多，由甲及乙，由乙及丙，一網打盡，名爲株連，被殺的都是以家族爲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昇、申國公鄧鎮（愈子）、濟寧侯顧敬、淮安侯華中（雲龍子）、臨江侯陳鏞、滎陽侯楊通（璟子）、毛驥、李伯昇、丁玉和宋濂之孫慎，宋濂也因此被貶死茂州。坐藍黨死的除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昇（遇春子）、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眞子）、普定侯

陳桓、宜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漢瑁、東平侯韓勳、全寧侯孫恪、瀋陽侯察罕（納哈出子）、徽先伯桑敬、都督黃輅、湯泉等。胡案有「昭示姦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紀錄，讓全國人民都知道這些人是該殺的。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替明太祖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媳婦是太祖的女兒——公主，和皇帝是兩親家，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他死後一年，有人替他上疏訟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齋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激變，大不



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明太祖看了，句句都有道理，無話可駁，只好算了。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有德慶侯廖永忠——謀殺小明王的兇手，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臨川侯胡美以犯罪伏誅。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修伏誅。二十七年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潁國公傅友德誅。二十八年宋國公馮勝賜死。周德興是太祖孩提之交，傅友德、馮勝功最高，他們的被殺，別無罪過，正合着古人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不但列將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親姪朱文正，也只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的罪過被鞭死。親甥李文

忠南征北伐，從十幾歲起便替他打仗，也因為左右多儒生，好賢下士，有政治野心的罪過被毒死。劉基運籌帷幄，不但有定天下的大功，並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卻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又因為隔得太遠，太祖不放心，硬拉回到南京，終於把他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鵝，病重時皇帝卻賜蒸鵝，只好流着淚，對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

武臣之外，文臣被殺的也着實不少，有紀載可考的，有：宋思顏、夏煜、高見賢、凌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時的幕府僚屬。朝官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懌、工部尚書薛祥、秦達、刑部尚書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御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汝輝、御史王朴；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真話，幾次爲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一天，太祖在便殿賜宴，賜他酒吃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接着說：「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太祖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幾日又得罪，和同官十二人都帶着腳镣辦事，後來還是被殺。李仕魯勸太祖不要太尊崇佛道，太祖不理會，李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立刻被武士擗死階下。陶凱起了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觸了忌諱被殺。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國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

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涸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笞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息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

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  
是非用刑之類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  
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  
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  
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  
變自消矣。

此書一上，立被逮捕，死在刑部獄中。

照規定，每年布政司府州縣派計吏到戶部覈算錢糧軍需諸事，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  
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到部裏審核通過，才算完事。省府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  
的一二千里，如有問題改造新冊，必得用印，來回就得一年。爲免往返麻煩，照例都帶有

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空印文書。洪武十五年，太祖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全國地方長吏，凡是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方。其實計吏所預備的空部文書只有半邊印，不一定用得着，而且也不能作為別用。全國各機關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也照例默認，只是差一點沒成為法律。可是案發後，政府中人誰也不敢說明這情形，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拚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清楚，也無用處，末了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寧知府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儒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這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太祖懷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到諸直省官吏，繫死者又數萬人。追贓所牽連徧全國，中產階級幾乎全被這案鬧得人亡家破。這案激動了全國人心，大家都指斥告發此案的御史和審判官，議論沸昂，太祖只好用手詔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明這些人的該死，又把原審官也殺了，再三申說，求國民的諒解。

嚴刑重法，接連的發生這幾次大案，凡是作官的隨時隨地都有死的威脅和恐怖，提心吊胆，過不成日子，有的人實在受不了，只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這又觸了皇帝的忌諱，以爲他們不肯替國家辦事，看不起他，答覆是殺頭！沒有做官的讀書人，或者前朝遺老，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以爲這些人看不起他，不肯替國家做事，下命令叫各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立下一條法律，叫作「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處置的辦法也是殺！例如貴溪儒士夏伯啓叔姪斷指立誓不做官，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肯出來，都被處死，並且全家籍沒。總之，在太祖一朝的讀書人和官吏，恰像被合圍的鳥獸，緊緊地困在幾層圈子裏，出去是死，不出去也得死，不死的是太渺小的虫蟻和聰明一點的狐狸，有法不讓人注意。大將中湯和最乖覺，知道皇帝對武人不放心，趕緊交還兵權，回家養老，算僥倖老死。文臣中袁凱一看顏色不對，立刻裝瘋裝瞎，吃盡苦頭，也得善終。

吳人嚴德珉由御史升左僉都御史，因病辭官，太祖發脾氣，把他黥配南丹，後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誰也不知道他是官。到宣德朝，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

下，供說：「我也曾在臺勾當公事，通曉三尺法度」。御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臺長嚴德珉」。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早已挑着鋪蓋走了。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子，問老人家犯什麼罪，德珉說了詳情，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不保首領，這破帽子真不容易戴呢！說完還北面拱手，嘴裏連說：「聖恩聖恩！」洪武一朝的歷史可以說是血寫的。

## 第二節 文字獄

明太祖雖然通文，卻苦於識字不多，學問不到家，往往以文字疑誤，發脾氣殺人。他是窮和尚出身，最忌諱被人揭穿，例如光頭、禿頭、僧人等字樣。當和尚不安分，又去跟紅軍造反，作賊、強盜等字樣也使他難受。其他方面的嫌忌，想入非非，更不一而足。總之，他的出身太寒賤，儘管他自己口口聲聲說什麼「淮右布衣」、「出身寒微」、「江石匹夫」，賣弄他同符漢高，平民皇帝，卻絕不許人家對他如此說。洪武一朝文人被殺的特



別多，追究原因卻都不過是語言文字的過失，而且就文字字面論，或者就作者的寫作動機論，都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惡意的。

地方三司和衛所逢年過節或爲特殊事由上呈皇帝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當時以文字嫌疑被殺的，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他替海門衛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庸爲都司作萬壽賀表，有「垂子孫而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瓌爲按察使撰賀冬表，有「儀則天下」一語。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有「建中作則」四字。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有「容性生知」一語。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有「聖德作則」一語。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爲本府作萬壽賀表，有「壽域千秋」一語。懷慶府學訓導呂容爲本府作謝賜馬表，有「遙瞻帝扉」一語。祥符縣學教諭賈竊爲本縣作正旦賀表，表文內有「取法象魏」一辭。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有「式君父以班爵祿」一語。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兩句。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有「永紹億年，天下有

道，望拜青門」三句。爲了這幾個字、幾句話，這一些爲人師表的教官，禍從天上來，到死還不明白他的罪過是什麼。原來明太祖把字念別了：把「則」念成「賊」，「作則」卽「作賊」，「生」和「僧」同音，「帝扉」讀成「帝非」，「取法」讀成「去髮」，「式君父」讀作「失君父」，「法坤」有點像「髮髯」，「有道」又像是「有盜」，「藻飾太平」念成「早失太平」！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太祖讀了大怒說：「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薙髮，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又罵我作過賊！」立刻傳旨把他殺了。嚇得禮部官魂不附體，求皇帝降一表式，使臣民遵守，太祖就親撰一文傳播全國。

有一個和尚叫來復，上了一首謝恩詩，有「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字樣，太祖又大生氣，以爲「殊」字分爲「歹朱」，明明罵我；又說「無德頌陶唐」，是說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又把他殺了。

其他文人被殺者，如：蘇伯衡任處州教授，以表箋誤論死。戶部侍郎高啓告歸後，以爲蘇州知府魏觀作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至布政使，下獄死。程賁任經歷，王蒙知泰安州，和王行都以黨案死。郭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仕至僉事，傅佑爲博野令，謝肅爲福建僉事，都坐事死。戴良被徵後自殺。不死者如：張宣謫爲驛丞，楊基謫輸作，烏斯道謫役定遠，唐肅謫佃濠梁，都算萬分僥倖了。

明太祖本來不是挑剔文字、使小心眼的性格，他之所以這樣做，有一個故事的背景。在開國以後，他很看重文人，以爲治國非用文人不可。一般勳臣很不平，太祖告訴他們，世亂用武，世治用文，並非偏心。有人就說：「不過文人好挖苦毀謗，譬如張九四厚禮文儒，把文人捧得極高，但替他起名字，卻起爲『士誠』」。太祖說：「這名字就很好」。那人說：「不然，孟子裏有『士誠小人也』這句話，把這句話割裂，罵他是小人，他那裏懂得，被人家叫了半輩子！」太祖由此起了戒心，惟恐人借古書、借成語損他，全國章奏全都一一過目，文字獄就是這樣引起來的。

晚年，他所最喜歡的青年才子解縉，說他對文人「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說得一點也不錯。

已入網的文人被如此殘殺虐待，使在網外的加倍警戒，不肯上做官這一鉤，如楊維禎之「白衣宜至白衣還」，抵死不肯做官。胡翰、趙壘、陳基修元史成後，卽刻回家。張煜被徵，以老不仕。王逢以文學被徵，其子爲通事舍人，叩頭乞免，都得逍遙耕外，終其天年。開國謀臣陳遇、秦從龍只肯出主意，不肯露面做官，也是這個辦法，果然明太祖對他倆始終優禮，和劉基之功成被毒，宋濂之白髮謫死，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明太祖初期幕府裏的主要人物，還有一人名田輿，在功成後卽隱遁江湖，太祖幾次派人找他，他都不理會。到洪武三年，又專使以手書敦勸說：

「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遊之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之喜不可仰，兩次詔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僧，兄長

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跡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爲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才無德，何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敍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脾色！」

結果還是不理，神龍見首不見尾，是第一等人物，也是最瞭解明太祖個性的一個人物。

## 第三節 錦衣衛和廷杖

在舊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個人和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階級的利益，比較被統治的萬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醞釀着待爆發的火山。爲圖權威和利益的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鎮壓的法子。公開的律例和刑章、公開的軍校和法度不夠用，他們還需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着每一個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官吏。他們用祕密的方法偵伺、搜查、逮捕、審訊、處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集會場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樣人在活動。執行這些任務的「特種」組織，在漢有「詔獄」和「大誰何」，在唐有「麗景門」和「不良人」，在宋有「詔獄」和「內軍巡院」，在明初則有錦衣衛。

錦衣衛是內廷親軍，是皇帝的私人衛隊，不隸於都督府。其下有鎮撫府，專治刑獄

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過外廷法司。錦衣衛的正式職務是「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主要的是「偵察不軌妖言」。不軌指政治上的反動或黨派，妖言指宗教的集團如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等。明太祖出身於紅軍，深知「彌勒降生」和「明王出世」等傳說，對於渴望改造生活的一般農民，所發生的政治作用，他尤其了解聚衆結社對現實政權是有如何巨大的威脅。他已掌握政權，也已爲這政權立下基礎，惟一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永遠，子子孫孫都能不費事的繼承這政權。他所感覺的嚴重危機有兩方面：其一是並肩起事的諸將，個個都身經百戰，梟悍猛鷲。其二是出身豪室的文臣，他們有地方的勢力，有政治的聲望，又有計謀，他自己在位一天，固然鎮壓得了，但也還軌輾不安，身後的繼承人呢，太子忠厚柔仁，只能守成，不能應變。到太子死後，他已是望七高年，太孫不但幼稚，而且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和一批腐儒接近，景慕三王，服膺儒術，更非制馭梟雄的腳色。他爲要使自己安心，要替他兒孫斬除荆棘，便不惜用一切可能的殘酷手段，大興黨案，鋤殺功臣；又用整頓吏治、亂世用重刑的口實，把內外官

吏、地主、豪紳也着實淘汰了一下。錦衣衛的創立和授權，便是負擔這個作用。經過幾次的大屠殺以後，臣民側足而立，覺得自己的地位已經安定了，爲着緩和太過緊張的空氣，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九），下令焚燬錦衣衛刑具，以鑿因付刑部。再隔六年，胡黨、藍黨都已殺完，不再感覺到政治上的逼脅了，於是又解除錦衣衛的典詔獄權，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案件都由法司治理，天下從此才算太平了。

和錦衣衛互相表裏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是明太祖始創的一個傑作，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不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代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爲。「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瞭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朝廷的莊嚴。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的臣僚也就是軍隊的將校，一有過錯，拉



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復漢官之威儀」，擯棄胡俗胡化，對於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親族被杖死的有朱文正，勳臣被鞭死的有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大臣被杖死的有工部尚書薛祥，部曹被廷杖的有茹太素。從此殿陛行杖，習爲故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的恩意也因而蕩然無存了。

這兩件事，到後來都爲他的兒孫所取法，以爲是「祖制」。而且變本加厲，錦衣衛之上又來一個東廠或西廠，或在東西廠之上又加一個內行廠。都由太監提督，連錦衣衛也在被偵緝之列，明人合稱爲廠衛。使一般士大夫都嚇得提心弔膽，常晏起早闔，不敢偶語，騎校過門，如遇大盜。廷杖則去衣受笞，血肉橫飛，皇帝用之以箝制言官，闖人刑之以誅鋤異己。一直到亡國，這個「祖制」才與國同亡。

太祖不但用錦衣衛來偵伺臣下，甚至親自主持，不管大臣小臣、現任官卸任官，都在被偵伺之列。例如羅復仁官至弘文館學士，說一口江西話，質直樸素，太祖雖叫他作老實羅，但還是不放心。有一天忽然一個人跑到羅家，羅家在城邊一個小胡同裏，復仁正爬在牆上粉刷牆壁，見皇帝來慌了，趕緊叫他女人抱一個小凳子請皇帝坐下。明太祖見他實在窮，不過意，說：「賢士豈宜居此！」即刻賞他城中一所房子。宋濂以文辭經術受知爲侍從，性格最爲誠謹，有一天請客喝酒，太祖也派人偵察，第二天當面問他，昨天喝酒了沒有？請的客是誰？備了什麼菜？宋濂一五一十老老實實說明，他方釋疑，笑說：「全對，你沒有騙我」。又如吳琳以吏部尚書告休回家，太祖特地派人去暗中察看，見一農人坐小凳，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便是」。使者回去告訴，太祖甚是高興。又如南京各部皂隸都戴漆巾，只有禮部是例外。諸司門前都有圍額，只有兵部沒有。據說這也是錦衣衛邏卒幹的事，因爲各機關都常用有專人在祕密偵察。有一天，禮部皂隸睡午覺，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未守夜，也被

取去門額。發覺後都不敢作聲，也就成爲典故了。

#### 第四節 皇權的極峯

就整個歷史的演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明太祖可以算是達到了最高峯。

第一，在明太祖以前，在三省制度下，政府的領袖是三省長官（中書省爲中書令，門下省爲侍中，尙書省爲尙書令，唐、宋以來以三省長官官高不除人，多以他官兼任，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名目），六部屬於尙書都省。到元代改三省爲一省，明太祖殺胡惟庸後，又廢中書省，提高六部的地位，直屬於皇帝，皇帝除爲國家的元首外，又爲事實上的政府領袖，一切庶務都直接由皇帝處理，皇權和相權合一，加上原有的軍權、立法權、司法權，舉凡人類政治社會中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這種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明太祖以前，在三省制度下，皇權是有限制的。三省的職權是中書取旨，門

下封駁，尚書施行。中書省有中書舍人掌起草詔令，中書省在得到皇帝同意或命令，就由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得詞頭（命令大意）後，認爲不合的便可以繳還詞頭，不給起草。在這局面下，皇帝就得改換主意，如堅持不改，雖還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發下，但舍人仍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繳還，除非皇帝罷免他的職務，否則還是拒絕起草。門下省有給事中專掌封駁，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而請施行，小事簽名頒下。其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叫作塗歸，又稱批敕。這制度規定皇帝所頒詔令，得經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中書省專主起草的中書舍人，他認爲不合的可以拒絕起草，舍人把詔令草成後，必須經過門下省的第二次審查，由給事中簽名副署，才行下到尚書省施行。如被封駁，便當作爲罷論。倘兩省官都能盡職，堅定地執行他們的職權，便可防止皇帝的過舉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爲。元廢門下省，給事中併入中書省，到明廢中書省後，中書舍人成爲鈔錄文件的書記，給事中無所隸屬，只好兼領諫職，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即爲法律，任何人都得遵守，直接頒下，雖然給事中還保持有名

義上的副署權和封駁權，卻本末倒置，以待從規諫和稽察部司爲主。皇權不受任何限制，這也是過去所未有的局面。

第三，在明太祖以前，守法在理論上是皇帝的美德。法有兩種：一種是成文法，即歷朝所制定的法典；一種是不成文法，普通政治上的相沿傳統屬之。兩者都所以綱紀政事，維持國本。皇帝地位雖高，也不能以喜怒哀憎，憑個人的感情來破法壞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法的制裁，然後運用皇帝的特赦權或特權來補救。著例如漢文帝的宰相鄧通，在帝旁有意慢之禮，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求救於帝，帝令詣嘉，免冠頓首徒跣謝，嘉謂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預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够了，才遣使向丞相說情，說這是我弄臣，請你特赦他。通回去見皇帝，哭着說：「丞相幾殺臣！」又如宋太祖時有朝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爲請，太祖生氣說：「我偏不給他遷官，你怎麼辦？」普說：「刑以懲惡，賞以酬功，是古今來的通道。而且刑賞是天

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可以個人的喜怒來破壞！」太祖生氣極了，不理趙普，竟自走開，趙普也跟着走，太祖走入宮門，普立於宮門口不肯走，太祖沒奈何，只好依他。到明太祖，他一方面制定法典叫人遵守，犯法者必死，他自己卻法外用刑，在「大誥」裏所規定的十種死罪，都出於法典之外。他專憑喜怒殺人，完全不依司法程序。他在政治上的設施也不依成法，自我作古。他的性格，他的權力，和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沒有人敢拿法來限制或勸告他。他這種反法壞法的行徑，他自己也知道不對，晚年屢次訓誡太孫，以自己治亂世當用重刑，以後治平世則當用輕刑，又禁止使用他所常用的種種非刑。洪武二十八年詔：「朕起兵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荆、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自己不守法，卻強迫別人守法，皇帝的感情決定人類和社會的命運，這種局面也是前所未有的。

他用殘酷的、恐怖的屠殺手段，推翻八百年來的傳統政治制度，組織新的分部負責政府，而由自己綜攬大權，乾綱獨運。又接連不斷地興起大獄，殺了十幾萬社會上層的領袖

人物，利用錦衣衛來偵伺臣民，用廷杖來折磨士氣，立「寰中士夫不爲君用」之法，強迫知識分子和他合作。在三十年爲一世的長期統治下，開國功臣被殺完了，謀臣、策士也非死卽被放逐，社會上層的豪紳、地主也被淘汰得差不多了。舉國上下都誠惶誠恐，拱手聽命。他不但是國家的元首，也是國軍的最高統帥，政府的最高負責領袖，同時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審判官，他有無限的財政支配權，他用學校和科舉來造成忠順的幹部，他用里甲輪役的方法來使國民爲他服務，他收復了淪陷於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漢族自治的大帝國，他是大明帝國的主人，也是幾十個屬國和藩國的共主，同時也是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

他統治這帝國三十一年，誠然過於嚴酷，過於殘暴，可是這也有個分野，他用一條線來劃分：一邊是有勢力和有錢的，一邊是被欺侮的窮人。他的嚴酷和殘暴，似乎專用以對付「有」的階級；對於「無」的窮人，他使用另一種態度、另一種方法。

他瞭解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無幾，一遇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出於農民，力役也出於農民，要使國家富強，必須使農民能够安居樂業。

安撫農民的辦法，積極的爲農民興利，消極的爲農民除害。

興利的事業主要的是增產，他在立國後，卽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末年又令戶部勸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棉花，蠲其稅，使農民的衣的問題得以自給。棉花的種植由此遍於全國，過去平民常服的麻衣，遂漸爲棉布所代替。其次是水利，在國初卽詔所在地方官，民以水利條上者卽具奏。又特諭工部官，凡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水旱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分遣國子生及人才遍到全國各處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復次是勸導農民合作，就里甲的基礎，由戶部負責勸諭，一里之間，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



耕秋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貸之。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每里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

除害的事業是天災的賑免，和貪官污吏的肅清。

太祖定制，凡四方有水患，蠲免賦稅。豐年無災傷，也擇地濟民貧的地方特別優免。凡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或賜以米布和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旱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奏，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極刑。二十六年又諭戶部，凡歲饑，許地方官先發倉廩存米賑貸，然後奏報，著爲令。在位三十多年中，所賜布鈔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地方官貪酷害民者，許人民到京師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坐旁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洪武十八年詔遠各地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官吏有罪，皆以上悉謫鳳陽屯田，至萬餘人。地方官就任都賜予路費，其家屬也賜予衣料，使其不致

侵漁百姓。考績以農桑和學校爲準。來朝時又特別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財力都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由此，一時地方守令都惴惴畏法，潔己愛民，吏治風氣，煥然不變。

洪武一朝，政虐於上，民安於下，恐怖政治的作用，就肅清貪污一點說，是非常成功的，後來的仁、宣之治，就是這時代打的基础。



## 第五章 家庭生活

### 第一節 馬皇后



到明太祖的家世，他的祖父原是逃亡的淘金戶，父親是貧農，外祖是巫師。家世寒微，父、祖以上的名諱都記不得。馬皇后的父親馬公是宿州人，和郭子興是好朋友，犯了殺人罪，逃亡到定遠，把小女兒託子興撫養，他的名字也無人知道。一個是親兵，一個是養女，就家世和身份說，真是門當戶對。

至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郭子興和他的次妻小張夫人主張，替兩人擇吉完婚，親兵升格爲元帥營塔，這婚姻提高了明太祖在軍中的身份，被人稱爲朱公子，對他日後事業的影響很大。這一年明太祖二十五歲，馬皇后二十一歲，照那時代的習俗，兩人都已過了結婚年齡了。

女人讀書識字，在從前只有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才有偶然的例子，馬皇后自然不能例外。那時代的女人照例纏足，但她卻是天足，原因是：一則淮西地瘠民貧，窮人家婦女都得下田工作，小腳做不得活；二來她是養女，成天要操作，沒爹娘替她照顧，長大了也只好聽其自然。爲了這雙腳，十幾年後，她作了全國第一個女人，母儀天下時，還被她的臣民所挖苦。有一次，明太祖祕密出外察訪，看見牆上一幅漫畫，畫了一個大腳女人懷裏抱着一個西瓜，認得是譏諷他的太太——淮西婦人好大腳。查不出是誰幹的，一生氣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她雖沒有受過教育，長得也不大好，但卻是一個好妻子、賢內助。

郭子興秉性遲疑猜忌，直性不能容人，耳朵軟，好聽信讒言。明太祖則英斷果決，善撫士卒，兩人性格不相合，又有人從中挑撥，感情一日比一日壞。當有事時，對明太祖親信如左右手，等到事情解決，又立刻疏遠，不大理會。太祖左右親信將校謀士逐漸被召離去，兵權也被解除一部分。太祖曲意小心，侍奉愈謹，還是不能消釋子興的疑懼心理。在

這種危難情形下，多虧馬皇后從中調解，以私蓄和將士所獻賂遺給小張夫人，請她在子輿面前說好話，兩下裏的感情才不致破裂。有一次，太祖被子輿禁閉起來，餓得發昏，馬皇后偷偷懷了炊餅救他，把胸口都燙焦。平時也進備了乾糧醃肉，寧願自己挨餓，使丈夫吃飽。太祖渡江，她率將士家屬留守和州，克復慶後，和吳、漢戰爭無虛日，她親治甲士衣鞋，供給軍隊。陳友諒入寇，應天形勢危急，她盡出宮中金帛犒師。到洪武元年，明太祖卽帝位後，冊爲皇后。

馬皇后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不但認得字，而且讀得書史，替他丈夫管理劄記，臨時要查問什麼事，立刻翻出應用，節省了皇帝不少的精力。明太祖常常對羣臣稱述她的賢德，比之於蕪蕪豆粥、滹沱麥飯，可和歷史上的唐長孫皇后比美，回宮後說起，她說：「我怎麼敢比長孫皇后？我聽說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和我同貧賤，也願不忘和羣臣同艱難，始終相保」。

她心地仁慈，明太祖在前殿辦事，有時發脾氣，回宮後她總是用好話勸諫，太祖雖然

嚴酷，有時也強不過，敷衍一下，救活了無數的人命。朱文正得罪，將置重刑，經她苦勸才不將事情鬧大。李文忠守嚴州時，有人誣告他有異心，也經她極力解釋，才得保全。宋濂因孫慎坐胡黨，被逮論死，她在太祖前替宋濂求情說：「民家替子弟延師，尚且要講禮貌，全始全終，何況皇帝家的師傅？而且他住在家裏，也一定不知情」。太祖不理，到吃飯時，她不喝酒，也不吃肉，說是替宋先生作福事。太祖惻然，也吃不下飯，宋濂才因此得特赦免死，安置茂州。李希顏是一個老學究，規範嚴峻，被徵爲諸王師，他還照教蒙童的老辦法，諸王有頑皮不聽話的，就打額角，諸王哭了，跑到父親前告訴，太祖一面用手摸兒子，一面生氣，正要發作，她又勸說：「先生用聖人之道教育我們的兒子，怎麼可以生氣！」太祖才釋然，不把這事掛在心上。吳興富民沈秀，綽號沈萬三，家資富可敵國，他見同時的地主、豪紳，不是被邊徙，就是滅族，自動捐出家產一部分，助築都城三分之一；後來又自動請求犒軍，他本意是想免禍，不料更觸忌諱，罪狀是以一匹夫而犒賜皇帝的軍隊，必有陰謀，非殺不可。她又多方勸解，這個全國第一的富翁才得免死充軍雲南，

他的家產當然收歸國庫。

她平時常勸太祖不要以喜怒加刑賞，賑災不如先備蓄積，得寶不如得賢，仁厚愈於刻薄。又說：「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她注意朝官會食殿廷的飲食，求皇帝便光祿寺改善。替國子監生立紅板倉，積糧養活學生的家屬。她個人的生活卻力崇節儉，穿的衣服直洗到破都不肯換新的。太祖的飲食每次親自省視，對妃嬪不妒忌，對諸子不偏愛。太祖要訪求他的族人作官，她力辭以爲爵祿不可私外家，可是每次提到父母早死，都悲哀流涕。

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八月，馬皇后病死，年五十一歲。病時怕連累醫生得罪，不肯服藥。臨死還勸太祖求賢納諫，慎終如始。謚爲「孝慈皇后」。太祖慟哭，從此不再立后。義子沐英鎮守雲南，得到消息，痛哭至於嘔血。宮人追念慈愛，作歌追頌她道：

「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慈彼下

泉，悠悠蒼天！」



## 第二節 一大羣兒孫

舊時代的舊習俗，多妻是處高位者應有的特權，皇帝的配偶除正妻爲皇后以外，其他妾御有貴妃、妃、嬪等不同名目。多妻的結果是多子，明太祖有二十六子、十六女，孫、曾輩更多得不可勝數。

太祖諸妃，就種族論，有高麗妃，有蒙古妃，漢族的更不用說。就來源論，有初起時撈來的，有出自元宮的，有陳友諒的妃嬪，有即位後用正式法令采選的。內中郭惠妃是他舊主郭子興次妻小張夫人的女兒。子興三子：長子先已戰死，次子天敘被殺於集慶，三子天爵以天敘枉死，其父舊部盡歸太祖，不免怨望，也爲太祖所殺。子興絕後，孤女自然只好作她父親帳下親兵的妾媵了。蒙古妃和高麗妃都生有子女，傳說明成祖即蒙古妃所生，太祖子孫中有蒙古的、高麗的血統，是毫無問題的。

太祖本人在早年沒有機會受到好教育，因之他對諸子的教育特別注意。特建大本堂，

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和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諸子師傅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宋濂，專負責教育皇太子，先後十幾年，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和前代興亡事，必拱手剴切說明，并且指出這事論理應該如此作，不該那樣。皇太子也悉心受教，言必稱師父。又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也令入太學讀書，太祖把教育的方針指示出來說：「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

學問要緊，德性尤其要緊。學問方面有名儒經師啓迪訓導，德性方面也要有端人正士來陶鎔默化，於是又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庸、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把職務

告訴他們說：「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

到皇太子成年以後，果溫文儒雅，儼然是個儒者。太祖對他的第三步教育是政事的實習，洪武十年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他面諭太子道：「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楛，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認者。故吾時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叫太子學他的勤勞，學他的明斷，作一個守成的仁王。

他鑒於前代不立儲貳，以致引起家庭慘變和政治危機之失，在爲吳王時卽立長子爲世子，卽皇帝後又立爲皇太子。他鑒於前代宮僚自成系統，和廷臣分開，易生嫌隙之失，以

政府重臣兼任東宮官屬。他一心一意的用盡思慮，要替國家訓練出一個第二代的好皇帝，他的理想的繼承人。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九月立太子第二子允炆爲皇太孫。他對太孫的教育還是和對他父親一樣，也是學問、德性並重，裁決庶務，學習辦事的方法。

諸子中，除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殤，第四子燕王後來舉兵靖難，篡位爲明成祖外，其他二十三子都封王建國。

因爲太祖對於教育特別注意，諸子成立後都有所表現。洪武二十六年以後，開國諸將誅夷殆盡，北邊對蒙古的防務，就由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晉王、第四子燕王負責，其他封在邊境的諸小王也領兵跟着幾位長兄巡邏斥堠，校獵沙漠。在文學方面有表現的也有好幾個，如第五子周王好學能詞賦，著「元宮詞」百章；又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疏之，名「救荒本草」，對植物學很有貢獻。十七子寧王撰「通鑑博論」、「漢唐祕史」、「史斷」等著作數十種。八子潭王、十子魯王、十一子蜀王、

十六子慶王都好學禮士。十二子湘王尤文武全才，讀書每至夜分，開景元閣，招納俊乂，日事校讎，志在經國。膂力過人，善弓馬刀槊，馳騁若飛。在行軍時，標囊載書以隨，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尤善道家言，自號紫虛子。風度襟懷，在諸子中最爲傑出。

相反的，不爭氣的也有兩個：一個是十三子代王，早年多過失是不用說了，到晚年頭髮白了，還帶着幾個不肖子弟，窄衣禿帽，遊行市中，袖錘斧傷人，幹些不正經的勾當。末子伊王封在洛陽，年少失教，好武不樂居宮中，時時挾彈露劍，馳逐郊外，奔避不及者手擊之，髡裸男女，以爲笑樂。

太祖對諸子期望大，管教嚴，決不姑息。二子秦王以多過失，屢受責備，以皇太子救解，得免廢滅。死後他親諡爲「愍」，冊文說：「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諡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諸子，以爾年長，首封於秦，期永綏祿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其諡曰『愍』」。十子魯王餌金石，毒發傷目，太祖很不喜歡，死後也追諡爲「荒」。八子潭王，王妃於氏父兄都以胡黨被殺，被召入朝，夫婦闔宮自焚死。

皇族的祿餉一概由政府支給。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五百疋，冬夏襦各千疋，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立爲王世子，長孫立爲世孫。諸子封郡王。郡王嫡長子承襲，諸子封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帝女封公主，親王女封郡主，郡主女封縣主。凡皇族出生，由政府命名，成人後由國家主婚，一生的生活到死後的喪葬全由國家負擔。郡王以下的祿餉照比例遞減。到洪武二十八年皇族人數日益衆多，國家財力感覺困難，乃更定爲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二千石，以下以次遞減。不到兩百年工夫，皇族孳生蕃殖，竟到了使國家無法維持的地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時統計，全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地方的糧食百五十二萬石，可是宗祿就要二百十二萬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宗祿卻要百九十二萬石。即使把地方經費，不作別用，全數都拿來養活皇族，也還不够一半，只好打折扣和欠支，郡王以上的底

數大，還可過好日子，至於以下的就不免饑寒了。政府無法應付，又就原數裁減，再打折扣，國家的預算算是勉強作好，可是皇族疏遠的越發無法過活。他們既不能應科舉作官，又不許作工行商，壞皇家的體面，窮極無聊，一部人便欺騙敲詐，無惡不作，使社會秩序大受影響。同時人數過多，政府照顧不過來，窮皇族無錢賄賂禮部官吏的，不但一輩子沒有名字，甚至到頭髮白了，還不能婚嫁。到明朝末年，政府覺悟到過去的不是辦法，才把科舉和政治的大門打開，皇族可以應科舉，可以作官，讓他們自謀出路。可是太晚了，不久就亡國了。

到明亡時，據不完全的統計，明太祖的直系子孫，有十幾萬人。

### 第三節 他的教養和性格

明太祖的出身是窮和尚，起事後和儒生接近。自以出身寒賤，要震炫世人耳目，神道設教，又和幾個道士往來，讓他們來裝點神異。在他的一生中，和尚、儒生、道士，都替

他盡了最大的作用。

### 先就儒家的影響說。

從渡江到建國，在他幕府中的儒生，如：范常、陶安、夏煜、孫炎、楊憲、秦從龍、陳遇、孔克仁、范祖幹、葉儀、吳沈、許幹、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劉基、宋濂等人，都和他朝夕討論，講述經史。經過十幾年的薰陶和自己的努力，他不但瞭解經義，不但能寫通俗的白話文，並且能作詩，能欣賞文學的優美了。

在未稱帝以前，閒時常和儒臣列坐賦詩，范常詩每先成，太祖笑說：「老范詩質朴，像他的爲人」。初下徽州，朱升請題字，卽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和陶安論學術，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閏所題詩，大爲愛好。鄱陽湖戰勝，和夏煜等草檄賦詩。宋濂喝不得酒，強把他灌醉了，製楚詞以賜，又賜以良馬，親製白馬歌。

卽位後，更加喜歡弄筆墨，毛騏、安然、陶安死，他親寫祭文。桂彥良作晉王傳，又



作文送他。宋訥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自作文勸戒。張九韶致仕，作文送行。

他會寫散文，他主張文章應該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讀魯文後，非常高興，說：「讀陶凱文後，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運其昌乎！」以劉三吾主考會試，疑有弊，親撰策問覆試。

他喜歡研究音韻，元末「陰氏韻府」是他常讀的書。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定，名「洪武正韻」。他甚至會作賦，和儒臣歡宴大本堂，自作「時雪賦」；親撰「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也會作駢文，徐達初封信國公，親製誥文說：「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尾說：「太公韜略，當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儼然是個四六作家了。

對歷史尤其熟悉，他嘗和太子討論漢七國反事，太子以爲曲在七國，太祖說：「這是講官偏說。景帝作太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此七國所以反也」。論內官則以爲言之宜豎，不過司晨昏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

人爲常侍等官，從此權傾人主。讀宋史見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他批評說：「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未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更不必深責也」。論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爲職，則引唐陸贄、崔羣、李絳等爲訓。教官吳從權不知民事，則論以宋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到處引徵史實，作爲當前問題的參考。

對經學，他跟宋濂讀「春秋左氏傳」、陳南賓讀「洪範九疇」。他讀蔡氏「書傳」，以其所說象緯運行和朱子「書傳」相反，特徵宿儒訂正。以孟子書中有草芥寇讎等不利皇權的民主論調，特命儒臣刪去，編爲「孟子節文」。他自己的著作有「御註洪範」，多用陳南賓說。

x

x

x

x

對釋教，他在卽位後又非常接近，常時用詔旨徵東南戒德僧，在蔣山大開法會，他和羣臣去頂禮膜拜。僧徒中有應對稱意的，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講論。吳印、華

克勤等都還俗做到大官。他以為和尙與塵世絕緣，無所牽涉，寄以心腹，用作耳目，使其偵察官民動靜，由此其徒得意橫行，讒毀大臣。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都與和尙有關。僧徒恃寵，請立職官，於是改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高其品秩。道教也照樣設官，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他自己並著有「集註金剛經」一卷。

道士替太祖幫忙的有周顛和鐵冠子。

周顛十四歲時得了狂疾，在南昌市中乞食，說話語無倫次，人家都叫他為顛。常跑去見長官說：「告太平」，無人懂得。太祖克南昌時，他瘋頭瘋腦來見，回南昌又跟回來，一天又來求見，問他何事，又回說：「告太平」。太祖膩了，叫人拿銅缸把他蓋住，用火燒，等柴炭燒完，打開缸看時，他正在出汗。太祖覺得奇怪，叫他到蔣山寺裏住去，過了幾天，和尙來說，顛和小沙彌搶飯吃，鬧脾氣有半個月不吃東西了。太祖去看，一點也看不出他餓，請他大吃一頓，又給關在一間空房子裏，一個月不給他東西吃，還是不在乎。

這事情傳說遍了，諸將爭着請他吃酒饌，隨吃隨吐，只有跟太祖吃飯，才規規矩矩，像個樣子，大家都信服了，以爲他是仙人。

太祖大舉征陳友諒，行前問他，這次如何？說：「行」。又問：「友諒已經稱帝，消滅他怕不容易？」他仰頭看天說：「天上沒有他的座位」。到安慶舟師出發無風，又找人問他，回說：「只要走，風就來了」。果然一會兒大風起來，一口氣直駛到小孤山。

鐵冠子姓張名中，談禍福多中。佯狂玩世，征陳友諒時也在軍中。事先尅定南昌解圍和大勝的時日。

周顛後來不知所終，時人以爲仙去，太祖親撰「周顛仙人傳」紀其事。

太祖所常讀的道教經典是「道德經」。

太祖利用神道設教的真意，當時即已被人指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一三八八）解縉上萬言書說：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誕妄，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

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興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與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驗者哉！」

果然，一切已都不成問題，從此以後，他對釋、道兩教的興趣減低，不再侈談神異了。

他這狡猾的利用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現在，隔了快六百年了，民間還流行着許多洪武皇帝的神異故事，以爲他是真命天子。傳說中主要的一個是：天上有二十八宿，輪流下凡作人主，元天曆元年（公元一三二八），天上婁宿不見，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三九八），婁宿復明。他所頒發的洪武錢，鄉間百姓很看重，以爲可給小兒辟邪。他的兒時故事，也最爲鄉童所樂於傳說。

用天命真主之說，來補救他的出身和門第的缺陷，他除利用佛道之外，又巧妙地把元朝詔書的開頭，自詠文的「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文言的「上天眷命」，改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云云，表示他確是上天所命、應運而生的皇帝。

他是窮措大出身的，對於飲食起居，似乎並不十分奢侈，一體作皇帝的享受，在他是認爲滿足的。至正二十六年建宮室時，典營繕者打好圖樣請他看，他把雕琢得太考究的都去掉了。宮殿造成後，樸素無飾，他叫人寫了許多可以鑒戒的歷史故事和「大學衍義」。有人提議某處產一種很美的石頭，可以鋪地，他拿節儉的大道理痛切教訓了一頓。凡是乘輿服御諸物應該用金的，都用銅代替。他不但自己厲行節儉，對人也是如此。有一次，他看見有一個內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行走，一個舍人穿着一套值五百貫的漂亮衣裳，都着着實質的責備了一頓。司天監把元順帝費盡心機作成的自動宮漏進獻，他看了說：「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把它打碎了。陳友諒嘗造鏤金床，極爲工巧，既亡，江西行省以床進，太祖嘆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也把它打碎了。

他的父、祖都是貧農，他的思想也徹頭徹尾是貧農的保守思想。他只願安分的省事的保有舊有的一份，決不願冒險地費力的開拓新鮮的一份。有人告訴他山東有銀場可開發，

西戎有水銀坑，磁州有鐵鑛，他都不接受，或訓斥，或杖責，甚至把提議人充軍。

他不喜無謂的恭維，禁止臣下箋文頌美，也不喜歡浮辭虛文，禁止表章四六駢偶。在朝會時不用女樂，在宮廷中不事興建。

他雖神道設教，自詡神異，卻不相信神仙，他告訴宋濂說：「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假使他們移這份心思來治國，國家怎會不治？以我看來，人君能清心寡欲，使百姓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也就是神仙了」。有道士獻長生術，他說：「我所要的是全國人民的長壽和快樂」。置之不理。有人迎合他的心理，學宋朝大中、祥符年間的辦法獻天書，用上天的意旨證明他是真命天子，他把這人殺了。他也不信祥瑞，洪武二年有瑞麥一莖三穗和五穗的，羣臣稱賀，他說：「我作皇帝，只要修德致和，寒暑適宜，就算國家之瑞，倒不在乎以物爲瑞。歷史上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使海內空虛。後來宣帝時又有神爵甘露之瑞，都鬧得山崩地裂，漢德於是乎衰。由此看來，祥瑞靠不住，災異卻是不可不當心的」。他命令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

論大小，皆令有司，及時飛奏。

他對失敗的敵人並不加以侮辱，洪武三年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知元主已死，捷報到南京，百官稱賀，太祖命禮部榜示，凡曾經仕元的不必參加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北走，諡爲順帝，親自作文致祭。俘虜到京，禮臣請行獻俘典禮，以爲唐太宗嘗行之，太祖說：「唐太宗是待王世充的，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我的祖先，亦預享其太平」。只令服本俗衣入朝。這話雖然具政治作用，使蒙古族消釋反感，卻也充分表示他的政治家的風度。對以死殉節的敵人則表示欽佩，元將石抹宜孫、福壽、余闕、李黼戰死，都爲立祠於所守城邑，讓後人永遠紀念他們的忠烈。對始終不屈的敵人尤其中心敬禮，擴廓帖木兒擁兵犯邊，百戰不撓，是他最大最危險的敵人，他卻許爲天下第一奇男子，以不得臣之爲恨。反之，危素是元朝老臣，文章頭袖，投降後爲翰林侍讀學士。一天，太祖在東閣，忽聽履聲橐橐，問：「樓上何人？」答是：「老臣危素」。太祖說：「原來你？我說是文天祥！既是元朝老臣，何



不測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這老臣被譴去替元朝死節的忠臣看廟，不一年，就羞愧死了。

他執法極嚴，令出必行。初起兵時，因糧食不足，下令禁酒，胡大海方統軍攻越，其子首犯令，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說：「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法不行」。遂親殺了他。趙仲中爲起兵時勳舊，命守安慶，陳友諒來攻，仲中棄城走，常遇春替他講情，太祖不許，說：「法不行，無以懲後」。還是把他殺了。平章邵榮百戰功高，和徐達齊名，也以細故立被誅殺。馮勝攻高郵，城中詐降，勝使康泰等先入城中，高郵人關門盡殺之。太祖召勝還，決大杖十，令步行至高郵。勝愧憤，竟攻克高郵。末年駙馬都尉歐陽倫以販帶私茶違犯國法，雖貴爲帝婿，也不免賜死。

和歷代皇帝比起來，明太祖對於女人算是最不留意的，雖然事實上他有幾十個妃妾。

在他的著作「大誥」中有過一次極有趣的自白：「朕當未定之時，攻城略地，與羣雄並驅十有四年餘，軍中未嘗將一婦人女子。惟親下武昌，怒陳友諒擅以兵入境，旣破武昌，故

有伊妾而歸。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爲，果色乎？豪乎？智者鑒之！」這一個故事不久便演變成另一個傳說，說是陳友諒妻閻氏沒入掖廷後，未幾生遺腹子潭王，到封國時，閻氏哭告他說：「兒父是陳友諒，兒父被殺，國被滅，我被俘辱，忍死待兒成人，兒他日當爲父報仇」。後來潭王果然舉兵造反，太祖遣太傅徐達的兒子去討伐他，潭王堅閉城門，抱着他的幼兒繞城行走，並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攜其子投墜壑而死。其實這傳說是冤枉太祖的：第一，潭王是達定妃所生，和齊王同胞。第二，陳友諒死於至正二十三年（公元一三六三），潭王生於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前後相隔六年。第三，潭王因妃父於顯坐胡黨死，被詔入朝，疑懼自焚，和陳友諒全不相干。

x x x x x  
他的理想的模範人物是漢高祖，第一個提醒他的是李善長。

他心目中時時有個漢高祖在，處處事事都以漢高祖自比。他所常讀的書是「漢書」，

常提到的古帝王是漢高祖。

當滅陳友諒後，兵勢日盛，他便取法漢高。他嘗和他的幕僚孔克仁閒談說：「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羣雄蠱起，可是都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說了很幾嘆息。有一次讀「漢書」時，宋濂和孔克仁都在座，太祖問：「漢治道不純者何故？」克仁以爲「王道霸道相雜」。太祖又問：「誰應負責？」克仁說：「責在高祖」。太祖說：「不然，高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來不及講究。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問：「漢高祖起布衣而爲帝，所操何道？」克仁對說：「知人善任使」。太祖說：「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道這毛病，承以柔遜，濟以寬仁，所以把他打敗。現在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如徒與角力，一時怕也不容易成功」。

他研究漢高祖的個性和行事最爲透徹，在他自己有所作爲時，自然有意地或無意地要受漢高祖的影響。舉例說，漢高當天下未定，卽命蕭何營未央宮，他也在南征北伐軍未出發前，先建金陵宮闕。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以實關中，他也徙江南富人十四萬戶於中都。漢初分王子弟，他也分封諸子於各省。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他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漢高薤醢韓、彭，他也大殺功臣，一殺再殺，殺到後來他的子孫無人可用。

「前王後王，其揆一也」。相隔一千六百年的兩位同鄉開國皇帝，竟是一脈淵源的師生，也是歷史上的趣事。

#### 第四節 晚年的悲哀

明太祖的智力是絕人的，他長於高瞻遠矚，當機立斷，在衆多謀士將軍的意見中，採取最健全的一說。在平定羣雄後，他和羣臣論取天下大略說：「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士，

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特富，友諒特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這是說明他的戰略的成功。

在另一個場所，他又說：「當元之季，君宴安於止，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

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於元氏之手」。這是說明他的戰略之所以成功。

以後，洪武四年的滅夏，十四年的征雲南，二十年的定遼東，事前都由他親授妙算，制敵決勝，事後的撫靖布置，也由他發蹤指示，諸將只是奉行而已。

x

x

x

x

他的勵精圖治的精神，夙興夜寐，幾十年不懈，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屈指可數的。他未明求衣，秉燭治事，全國大小一切事務，都由他一人作最後決定。歷史上紀載他在某八天中曾處理批閱諸司奏劄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冗長空洞的奏摺，當然容易使他發怒，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太祖叫人念了，大發脾氣，打了一頓，第二晚叫人再念，覺得內中有四件事還有理，五百字已够，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不許繁文亂聽。此後議奏劄雖然省一點事，可是從中書省廢後，六部府院直隸皇帝，政務越發繁忙，他雖然精力過人，拚着命幹，畢竟也覺得不濟了。

他是赤手起家的，除他自身外，兩個哥哥和幾個堂房兄弟，都在壬辰起兵那年死去，父系親屬只有親姪文正一人，真够上「門單戶薄」四個字。母族絕後，妻族也絕了，無期功強近之親。到文正得罪被殺後，諸子都還幼弱，國是未定，一人獨踞高位，前後左右，沒有一個可以寄託心腹的人。他要撐持着，時刻提防着、警戒着，保衛自己，不使被人暗算。他白天整天緊張，晚上也不得安睡，他把所有的人都假定是敵人，他猜疑人人都對他懷有惡意，雄鷲梟厲的將軍想篡位，舞文弄墨的文臣要攬權，咬文嚼字的儒生諷刺他。從他得了大權、作了皇帝以後，他害了猜疑病。

他早年過的是衣食不足的窮苦生活。中年馳驅軍中，在兵火喧天、白刃相接的極度緊張的勞苦的生活中，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四十歲以後，又操勞於政務，把全副精力整個時間都爲國家工作，體力的消耗之外，再加上對人對事的不安，精神永遠集中在這一點。他容易暴怒，甚至於失常態，他的性格變得更加殘酷，他極少機會微笑，在他的臉盤上，絕無溫和的表情，正和他的心中缺少温情一樣。他用屠殺來減輕他的不安，他殺一個人或殺

一批人，正如他在散步時踢開一塊擋路的石頭那樣輕易。

可驚的是他的精神雖有點失常，他的智力卻並不減退。他的大兒子標忠厚仁弱，有點像漢惠帝。他用全副力量來教育他，使這一個候補皇帝將來能繼承他，制禮作樂，作一個守成令主。到他五十歲左右的時候，體力有點來不及了，便讓他兒子來幫忙，裁決庶務，一來減輕自己的工作，二來也借此機會訓練兒子，教他如何作皇帝。可惜的是父子倆性格恰好相反，一個要嚴，一個要寬，不免引起衝突。老皇帝眼看着下一代不如自己，也只好嘆一口氣，悶在肚子裏。免不了自己動手，大興黨獄，把一些平素不順眼的和靠不住的文武臣僚，一網殺盡，替他兒子斬除荊棘，將來好作現成皇帝。

好容易皇太子的學業和政治教育都已完成，太祖自以為付託得人，國和家都可繩繩繼繼，長治久安了。卻又變生意外，太子於洪武二十五年（公元一三九二）病死，六十五歲的老皇帝受了這致命的打擊，傷心的程度是可以想像的。

太子死後，立太子嫡子允炆為皇太孫，才十六歲。



皇太孫仁弱像他的父親，年齡又小，沒有經過歷練。太祖雖然也叫他幫自己辦事，終是替他發愁，生怕自己一旦死去，諸將、大臣不服這孩子的調度。只好又勸辣手，借題目殺了幾個將軍；又與藍案，把他平日所猜疑的、當時戰功最高、最了得的大將藍玉和他的部將一起殺完，最後連開國元勳僅存的傅友德、馮勝，也無故誅夷，將帥一空。他想這小孫子將來再不會有人來和他爲難，作祖父的算用盡心血了。

他的政治教育：一半出於實際經驗，另一半則得之於歷史教訓。他明白皇位繼承是維持帝國和平最重要的制度。皇位繼承必須有一個規定的合理的法則，才不致引起家族的糾紛和政變。最合理的法則無過於宗法制度下的嫡長承襲。在皇太子正位後，他要使諸王安分，翼衛中朝，洪武六年命羣臣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編作一書，名爲「昭鑒錄」，二十八年又頒布「皇明祖訓」條章，把一切作皇帝、作藩王和臣下所應遵守的和應該做的事都詳細記載，並定制後代有人要更改祖訓的以奸臣論，殺無赦。他希望用教育、用制度使各藩王忠心於這未來的小皇帝——朱家的族長。

可惜他的心思自用了，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晉王都雄武有英略，見太子仁懦，都有異心，也都被他發覺，要治重罪，虧得太子友愛，盡力解救，方才無事。秦王死於洪武二十年，晉王死於洪武三十一年，都死在他之前，算是沒有出事。他費盡了心機，父子兄弟間卻還不免鉤心鬥角，這對他自然也是一個精神上的打擊。

他的猜疑病愈來愈重，成日成年生活在憂疑恐懼之中，體力愈來愈壞，脾氣也愈來愈大，體力和精神互相影響。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三九八），他已達七十一歲的高齡，這年五月間，便病倒在牀上，不能動彈，病了整整三十天，終於離開他手創的帝國，離開他的繼承人，離開他的臣民，結束了一生的恩怨，安靜地死去。

他被葬在南京城外的孝陵，廟號太祖，諡曰「高皇帝」。

死後遺詔說：「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汝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憂危積心」四

字真可說是形容他這三十一年生活的最恰當辭句。

太孫繼立後不久，他的第四子燕王棣果然起兵造反（公元一三九九），以靖難爲名，建文四年（公元一四〇二），篡位自立，是爲明成祖。離太祖之死，還不到五年。

他的像貌不甚體面，晚年尤其嚴厲，看着叫人害怕。他曾找了很多畫工，給他畫像，他都不喜歡。有高手畫師把他畫得十分逼真，以爲一定可以得賞了，他還是不說好。後來有一個聰明畫師畫得一像，有點像他，卻滿面溫和，充滿慈祥。他看了極高興，還叫傳寫幾本，分賜諸王。他的真像，現在南京城外明孝陵享堂裏還有一幅。

附

年表

紀年公元元璋年齡

元天順帝天曆元年 一三二八 一歲

元順帝至元三年 一三三七 十歲

紀 九月丁丑元璋生。

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僞稱大金國，旋討平。

二月棒胡反於汝甯信陽，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

命河南行省左丞慶童討之。己丑汝甯獻所獲棒胡獼勒佛

小旗、僞宣勅等。四月禁漢人、南人不得執持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同月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

南朝趙王。同月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

器，拜戴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命江西行省

左丞沙的捕之。

至元四年 一三三八 十一歲

六月袁州民周子旺反，僞稱周王，尋擒獲伏誅。漳州

至元五年 一三三九 十二歲

四月申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十一月開封

杞縣人范孟反，僞傳帝旨，殺河南平章政事月祿等，已而捕誅之。

至元六年 一三四〇 十三歲

五月禁民間藏軍器。

至正元年 一三四一 十四歲

湖廣、山東、燕南強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至正四年 一三四四 十七歲

七月益都縣鹽徒郭火你赤作亂，上太行，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是年春淮北大旱，繼以瘟疫，元璋父、母、長兄次兄皆病死。

至正五年 一三四五 十八歲

秋九月入皇覺寺爲沙彌。一月後雲遊淮西潁州一帶。在淮西遊方未歸。

至正六年 一三四六 十九歲

盜扼李開務之闡河，劫商旅船，官兵不能捕。在淮西。

至正七年 一三四七 二十歲

四月臨清、廣平、深河、通州等處盜起，遣兵捕之。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在淮西。

至正八年 一三四八 二十一歲

海甯州、沭陽縣等處盜起，遣兵討之。台州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命江浙行省參政討之。

是年底回皇覺寺。

至正九年 一三四九 二十二歲

至正十年 一三五〇 二十三歲

至正十一年 一三五二 二十四歲

翼甯、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討之。  
方國珍攻温州。

四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  
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萬，廡州等戍十八翼軍二  
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  
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  
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以兵鎮之。

五月潁州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韓山童  
被捕身死，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在逃。六月劉福通擲  
朱梟，攻破羅山、眞陽、確山，遂犯武陽、葉縣等處。

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爲方國珍所敗，元帝遣使招諭方  
國珍。

八月蕭縣李二及彭大、趙均用等攻陷徐州。李二號芝蔴  
李，與其黨亦以燒香聚衆而反。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與黃州麻城人鄒普勝等舉兵爲亂，以  
紅巾爲號。十月據蘄水爲國都，稱帝，國號天完，建元  
治平。

至正十二年 一三五二 二十五歲

徐壽輝部將陸續陷漢陽、興國府、武昌、安陸府、沔陽

府、江州、岳州、袁州、瑞州、徽州、信州、饒州、杭州。

二月郭子興等起兵於濠州。閏三月元璋投郭子興部下爲兵。元丞相脫脫征徐州克之，芝蔴李敗死，彭大、趙均用奔濠州。

答失八都魯起義兵復襄陽，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同起義兵，屢戰有功，元政府各授以官。

張士誠陷泰州、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元璋略定濠，下滁州。

元丞相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元璋率兵赴援。元帝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又詔使西行，鴆死於吐蕃境。是年在滁州。

至正十三年

一三五三

二十六歲

至正十四年

一三五四

二十七歲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  
宋小明王龍鳳元年

一三五五

二十八歲

正月元璋克和州，率郭子興命總諸將。三月子興卒。二月劉福通等迎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建都亳州，建元龍鳳。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奔安豐。四月常遇春擒元璋。五月廖永安、俞通海以水軍降，元璋遂下采石，取太平。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  
宋小明王龍鳳二年

一三五六

二十九歲

小明王命郭天叙爲都元帥，張天祐、朱元璋爲左右副元帥。九月郭、張二帥攻集慶，皆死之，於是子興部將盡歸元璋。

二月元璋攻集慶，下之，改名應天府。遣徐達攻鎮江，拔之。六月鄧愈克廣德。

小明王升元璋爲樞密院同簽，不久又升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徐濤輝遷都漢陽。

張士誠陷平江，以爲國都，改名隆平府。

李武、崔德等破澤關。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  
宋小明王龍鳳三年

一三五七

三十歲

二月劉福通遣毛貴陷膠州、萊州、益都、濱州。六月劉福通犯汴梁。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

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

九月徐濤輝部將倪文俊謀弑其主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其下陳友諒襲殺之。友諒自稱平章。

元以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參政，使由海道運糧入都。

明玉珍據重慶路。

答失八都魯死，其子孛羅帖木兒代領其衆。

是歲元璋占據長興、常州、甯國、江陰、常熟、徽州、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  
宋小明王龍鳳四年

一三五八 三十一歲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  
宋小明王龍鳳五年

一三五九 三十二歲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宋小明王龍鳳六年

一三六〇 三十三歲

元順帝至正廿一年  
宋小明王龍鳳七年

一三六一 三十四歲

池州、揚州等地。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自安豐迎小明王入居之，因以為國都。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虎林，復陷上都，燒宮闕，轉略遼陽。

陳友諒陷龍興路、吉安路。

二月元璋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十二月自將攻婺州，下之，改為甯越府。

汴都為察罕帖木兒所破，劉福通奉小明王退安豐。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

元璋兵克諸暨、衢州、處州等地，命甯越府立郡學。小明王升元璋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陳友諒陷太平，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國號大漢，改元大義，遂回駐於江州，遣將陷辰州。明玉珍聞徐壽輝被弑，自立為臨蜀王，塞瞿塘，不與友諒通。

李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互相攻殺，元帝下詔調解，皆不聽。

陳友諒犯應天，元璋大敗之，遂復太平。徐壽輝舊將以袁州降於元璋。

元璋擊陳友諒於江州，友諒奔回武昌，遂分兵徇南康、建昌、贛州、鄆州、黃州、廣濟等處，皆下之，又下撫州。小明王封元璋為吳國公。

元順帝至正廿二年  
宋小明王龍鳳八年

一三六二

三十五歲

明玉珍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察罕帖木兒死，其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軍。友諒部將胡廷瑞以龍興降於元璋，改爲洪都府。瑞州、吉安、臨江相繼下。

元順帝至正廿三年  
宋小明王龍鳳九年

一三六三

三十六歲

張士誠將呂珍攻安豐，元璋自將救之，劉福通已突圍，小明王居滁州，陳友諒大舉攻洪都，圍八十五日不下，元璋急撤安豐援兵往救，大戰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而死，其子陳理突圍奔回武昌，元璋親往圍之。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停止運糧至元都。

元順帝至正廿四年  
宋小明王龍鳳十年

一三六四

三十七歲

李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大都，元帝命爲中書右丞相，劄制天下兵馬。元璋自立爲吳王，建百官。陳理降，漢亡。

元順帝至正廿五年  
宋小明王龍鳳十一年

一三六五

三十八歲

李羅帖木兒被殺，擴廓帖木兒代爲相，已復令總制關、陝、晉、冀、山東兵馬，聽便宜從事。元璋以徐達爲大將軍，規取江北、淮東張士誠之地，先取秦州及高郵。

元順帝至正廿六年  
宋小明王龍鳳十二年

一三六六

三十九歲

李思齊、張良弼等屯兵關中，不服擴廓調度，雙方又連兵不已。徐達等下淮安、濠州、宿州、徐州等地，淮東悉入元璋版圖。五月命徐達、常遇春討張士誠，連下湖州、杭

年

壽

州，大軍進圍平江。

明玉珍死，其子明昇嗣立，改元開熙。

十二月元璋遣廖永忠迎小明王於滁州，中途沉之於江，宋亡。

元順帝至正廿七年

一三六七

四十歲

元削擴廓帖木兒兵權，置撫軍院，以皇太子總制天下兵馬。

徐達等執張士誠，吳亡。元璋命湯和等征方國珍，降之。又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北伐中原，胡廷瑞等取福建，楊璟等取廣西。徐達等下山東諸郡。

元順帝至正廿八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

一三六八

四十一歲

正月元璋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爲明太祖，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妃馬氏爲皇后。湯和克延平，執陳友定，福建平。命湯和等以舟師攻取廣東，廣州守臣降。楊璟等下寶慶、全州、靖江等地。徐達等下汴梁，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閏七月元帝出奔上都。八月徐達等入元都，改大都曰北平府。保定、真定、懷慶、澤州、潞州相繼下。

奉元、鳳翔、臨洮相繼下，李思齊降。常遇春攻克開平，元帝奔和林。常遇春卒於軍。元軍攻大同，李文忠敗之。徐達下潯陽。

洪武二年

一三六九

四十二歲

定內侍官制。編祖訓錄。定諸王封建之制。

洪武三年

一三七〇

四十三歲

命徐達、李文忠等分道北征。元順帝崩，太子嗣立，李文忠獲其子買的里八剌以歸，嗣君北遁。

封諸子爲王。

大封功臣。

洪武四年

一三七一

四十四歲

湯和、廖永忠率舟師由西路入川，傅友德率步騎由秦隴伐蜀。傅友德連下階州、文州、隆州、綿州。廖永忠克夔州，明昇出降，夏亡。

元平章劉益以遼東降。

洪武五年

一三七二

四十五歲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趨應昌，馮勝取甘肅，征擴廓帖木兒。徐達敗績。

命鄧愈征吐蕃。

詔以農桑學校課有司。

洪武六年

一三七三

四十六歲

頒昭鑒錄，訓誡諸王。

擴廓帖木兒犯大同，徐達遣將擊敗之。

頒定大明律。

洪武七年

一三七四

四十七歲

李文忠、藍玉大敗元兵。遣元皇子買的里八剌北歸。

洪武八年 一三七五 四十八歲

詔天下立社學。  
元擴廓帖木兒卒。

洪武十年 一三七七 五十歲

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鄧愈、沐英討吐蕃，大破之。命政事啓皇太子裁決奏聞。

洪武十三年 一三八〇 五十三歲

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權誅，坐其黨死者甚衆。廢中書省及丞相等官，提高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燕王棧之國北平。安置宋濂於茂州，死於道。

洪武十四年 一三八一 五十四歲

命傅友德、藍玉、沐英征雲南。傅友德等大敗元兵於白石江，遂下曲靖，元梁王自殺，雲南平。

洪武十五年 一三八二 五十五歲

藍玉、沐英克大理，分兵徇鶴慶、瀾江、金齒俱下。皇后馬氏崩。置殿閣大學士。

洪武十六年 一三八三 五十六歲

召征南師還，沐英留鎮雲南。

洪武十七年 一三八四 五十七歲

曹國公李文忠被毒死。禁內官預外事，戮諸司勿通內官監文移。

洪武十八年 一三八五 五十八歲

魏國公徐達中壽死。戶部侍郎郭桓坐盜官糧誅，死者數萬人。

洪武二十年 一三八七 六十歲

馮勝、傅友德、藍玉同征納哈出，馮勝率師出松亭關，下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納哈出降，東北平。

洪武廿三年 一三九〇 六十三歲

洪武廿四年 一三九一 六十四歲

洪武廿五年 一三九二 六十五歲

洪武廿六年 一三九三 六十六歲

洪武廿七年 一三九四 六十七歲

洪武廿八年 一三九五 六十八歲

洪武卅一年 一三九八 七十一歲

惠帝建文元年 一三九九

晉王桐、燕王棣帥師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顯國公傅友德等皆聽節制。齊王溥帥師從燕王棣北征，燕王棣師次通都，咬住等降。韓國公李善長黨胡惟庸案發坐誅，牽連而死者甚衆，作昭示姦黨錄布告天下。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十一月還京師。

皇太子標薨，立長孫允炆爲皇太孫。沐英卒於雲南，其子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瀋國公藍玉被殺，功臣同死者並衆。馮勝、傅友德備邊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

顯國公傅友德坐誅。

宋國公馮勝坐誅。諭羣臣禁以後法不用刑。嗣君不許置丞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族皆議取上裁。法司只許舉奏，勿得擅逮。勅諸典章，一爲遵守。八月秦王棣薨。頒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後世有言更阻制者以奸罪論。

二月晉王桐薨。閏五月太祖崩，年七十一。太孫允炆繼位，禁諸王奔喪。八月周王橚有罪，廢爲庶人，徙雲南。詔諸王勿得節制文武吏士。湘王栢自焚死。

代王桂、齊王溥、岷王橈有罪，廢爲庶人。燕王棣舉兵反，自稱靖難之師。谷王橧自宣府奔京師。詔削燕王屬籍，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討之。耿炳文與燕兵戰於滹沱河，敗績，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燕王入大甯，以甯王權及朵顏三衛卒歸北平。

建文二年 一四〇〇

保定知府叛降燕。李景隆與燕戰，敗績，景隆奔德州，復奔濟南，燕兵陷德州，攻濟南，鐵鉉、盛庸禦之，三月不下。鐵鉉擊敗燕兵，遂復德州。燕兵犯濟甯，薄東昌，盛庸擊敗之。

建文三年 一四〇一

盛庸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敗之，再戰不利。使人諭燕王罷兵，王不奉詔。中官被黜者奔至燕，具言京師空虛，燕王遂決意南下。

建文四年 一四〇二

燕兵自館陶渡河，連陷東阿、汶上、兗州、濟陽。陷沛縣，薄徐州。燕兵攻宿州，平安追及於淝河，斬其將王真，遇伏敗績，宿州陷。徐輝祖敗燕兵於齊眉山，會召還。諸將與燕兵大戰於龜臺，敗績。盛庸軍潰於淮上，燕兵渡淮趨揚州，揚州降。盛庸敗燕兵於浦子口，復戰不利，命陳瑄率舟師往援，陳瑄降燕。鎮江守將叛降燕。燕兵渡江至龍潭，帝遣使諭割地講和，不聽，燕兵犯金川門，谷王橧、李景隆叛降燕，京師陷。

成祖 永樂元年 一四〇三

永樂三年 一四〇五

永樂四年 一四〇六

永樂五年 一四〇七

永樂六年 一四〇八

永樂八年 一四一〇

永樂九年 一四一一

永樂十年 一四一二

永樂十二年 一四一四

年表

大索齊秦、黃子澄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殺其親族，坐死者甚衆。

燕王卽皇帝位，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徙封谷王橚於長沙。論靖難功，封公侯伯有差。

代王、岷王各還舊封。以北平爲北京順天府。徙封甯王權於南昌。

代王有罪，削其護衛。岷王有罪，削護衛。始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

中官鄭和帥舟師使西洋諸國。

齊王榑有罪，削護衛官屬，留之京師。朱能、沐晟、張輔分道討安南。齊王廢爲庶人。

張輔大敗安南兵，擒其王猷京師，安南平，置交趾布政司。

鄭和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斬之。

岷王榑復有罪，罷其官屬。鄭和再使西洋。

親征漠北。

鄭和還自西洋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

鄭和復使西洋。遼王植有罪，削其護衛。

親征瓦剌。廢晉王濟熿爲庶人。



永樂十三年 一四一五

永樂十四年 一四一六

永樂十五年 一四一七

永樂十七年 一四一九

永樂十八年 一四二〇

永樂十九年 一四二一

永樂二十年 一四二二

永樂廿一年 一四二三

永樂廿二年 一四二四

仁宗 洪熙元年 一四二五

宣宗 宣德元年 一四二六

宣德五年 一四三〇

宣德八年 一四三三

鄭和還，獻所俘蘇門答刺賊酋蘇幹刺等。

鄭和復使西洋。

各王總有罪，廢爲庶人。

鄭和還。

北京宮殿郊廟城，以遷都北京詔天下。自明年起，改

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始設東廠。

鄭和復使西洋。

帝北征，鄭和還。

帝復親征蒙古。

鄭和復使西洋。帝親征蒙古，師還，崩於榆木川，皇太子繼立，是爲仁宗。

鄭和還，命守備南京。

帝崩，太子繼位，是爲宣宗。

漢王高煦反，帝親討之，旋平。

鄭和第七次使西洋。

鄭和還。



A541 212 0019 9026B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

潘公展  
印維廉

主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老墨孫屈 子子子武 遷原子子	管仲 句踐 李斯 班超 諸葛亮	黃帝 夏禹 孔子	書名
張默生 傅斯年 楊杰 游國恩 汪辟疆	王毓瑚 王聚賢 衛希祖 朱文弼 黃秀俠 祝秀俠	錢含英 張舍穆 黎東方	作者
班昭 韓愈 玄奘 朱熹 王守仁	王安石 岳飛 文天祥 鄭和 戚繼光	秦始皇 漢武帝 唐太宗	書名
朱長之 李淵 蘇雷 黎錦熙 段天炯	陳嘯江 鄧廣銘 王夢鷗 鄭鶴聲 蔣天樞	顧頡剛 繆鳳林 羅香林	作者
徐光啓 顧炎武 梁啟超 章炳麟	鄭成功 洪秀全 曾國藩 林則徐 陳其美	成吉思汗 明太祖 孫總理	書名
方其豪 譚其昌 吳其昌 許壽裳	鄭德坤 鄭德綱 羅爾綱 蕭一山 魏應麒 潘公展	李符桐 吳晗 羅香林	作者

其餘書目不及備載



1655780